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

第十五册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
合編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
合編

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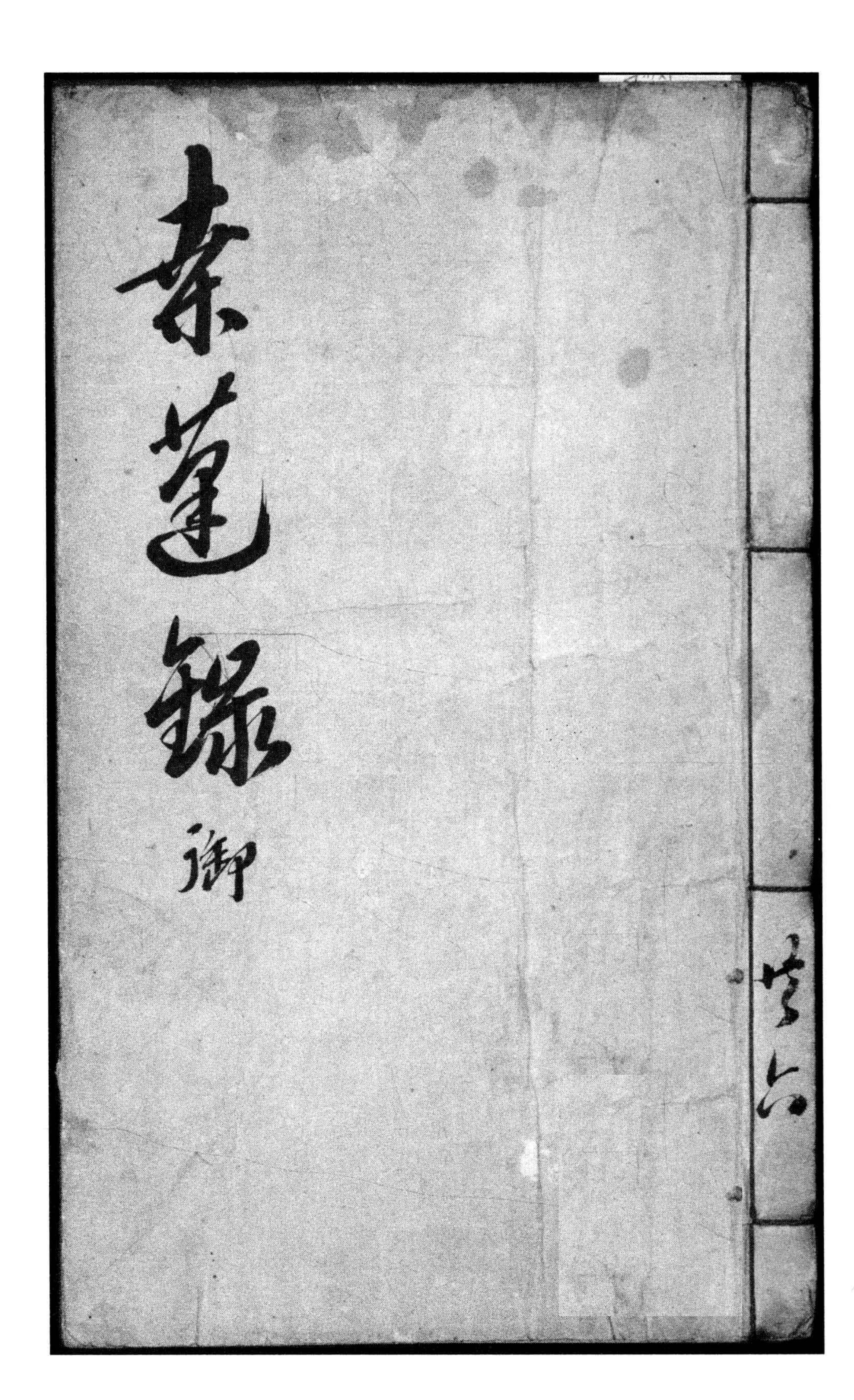
第十五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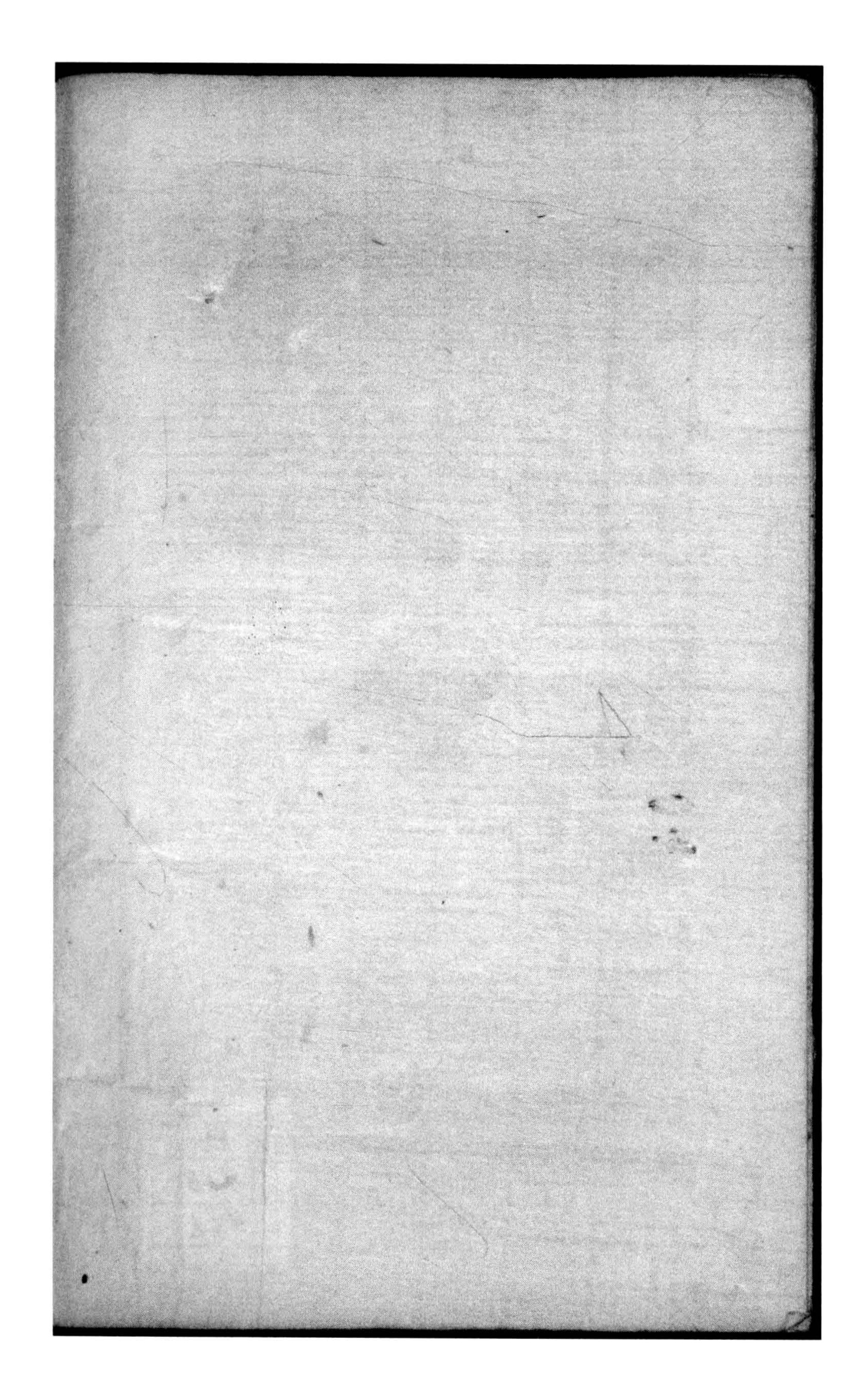
復旦大學出版社

編纂委員會

第十五册目錄

桑蓬錄（二）


桑蓬錄



四養齋外集桑蓬録卷之七

○十二月二十九日庚戌晴今日將呈表咨文于禮部一行雞鳴趂裝束以待而已大通事劉萬權來請焉一行充三十員皆具帽帶奉表咨文詣禮部、、距館所五里矣既至禮部使臣則入大門下馬一行則下馬於門外皆從右挾門入三使臣則詣右邊廳廊布席列坐一行則入主客司門內坐於磚上主客司者禮部郎中掌迎接藩使之官銜也首譯淂酪茶勸一行其味似腥不堪食也已而一官員騎馬而入兩人在前步行作喝導聲而其聲悤疾斷續矣其官

負入主客司而從者數人隸馬隨其後乃禮部主客司郎中云又食頃一宰相乘轎子數三人舁之而入兩人唱導於前其聲大而長後而係矣從者纔五六人直入禮部正衙此則禮部漢尚書李周望也每部有漢尚書清尚書云而已於禮部大廳檐前置大卓卓上鋪綠帒通事傳語令呈表咨使臣以下一行皆詣卓前以次東向而立禮部正衙向西故也而已尚書自衙內步出而呵導如初矣尚書至卓子後西向立三使臣跪坐於卓前階上通事及掌務譯官立於左右先奉咨文櫃以進則上使受而給譯官奠卓上

次奉表文櫃以進則副使受之与譯官又奠于卓上李周望瞷視一行而顏色膚腴如喜如笑若欲与語者慇勤之意溢於面上矣我使奉奠表啓畢向尚書行禮者例也通事及譯官將依例導使臣行禮周望舉手而揖謂之曰除禮亦可知其禮待之意也蓋周望雖雜髮為胡虜狀而本大明遺民也見吾一行衣冠威儀而喜之者其心必有以也口雖不言其心可忖度而知肝膽若相照可貴也且周望鬚眉半白冠面廣顙風采儼然雄偉而不頑憎面有痘瘢且顫掉其首而容止令人可愛而不可惡見其貌可知其

爲重厚長者矣一行因退詣鴻臚寺叅肄儀將朝于
闕則必先習儀者亦例也鴻臚寺衙門西向而庭北
中門内有一屋縹緲如傘南向而覆黄瓦其中設御
榻其中門外鋪氈爲習儀之場一行詣其上以次而
行立初以左爲上通事易其位以右爲上蓋我國上
左而中國上右故也鴻臚寺官員於殿門東高聲唱
朝儀通事以我國語譯而告之依其言行禮蓋其禮
不拜而但一跪三叩頭凡三跪九叩頭明時朝禮則
五拜三叩頭矣今則清人之禮也◎還路將往觀西
洋人天主堂南行過太清門即宫城南門也太清門

明時所揭而今因之蓋元時闕門之名曰大明門而
明代元、時宮城門名曰大清門而清又代明此亦國
之興亡預爲之兆類者也可異也太清門外以石環
數十步作藩蔽如木柵樣中設門而有卒守焉遶石
柵前折而西行自太清門直南三百步外即正陽門
乃城之南門也又行四五里至天主堂、在都城南
第三門宣武門內順治初年西洋人湯若望入來作
此屋爲奉神修道之所自其後西洋學士及畫工術
士諸人相繼而來屢被恩寵仕宦至今不絕云西洋
國者即歐邏巴國也以其在西海外故中國人稱西

洋為燕京畿輔通志云西洋國康熙六年入貢又言
因其地遠不定進貢之期貢路則由廣東今其人有
來昭城中者云又言進貢之物太半是珊瑚樹琥珀
金剛石迦藍香蘇合香油玻璃鏡云矣天主堂前數
十步外以石為門高四十餘丈門上作日月以懸之
使與天上日月旋斡同度焉堂凡數十間而無樑木
每間四壁作虹蜺狀其中深邃內畫鬼形佛像各書
其名号於其上而圖畫皆流動發越精彩生活儼然
若生人焉北壁中間畫天主神像西壁一側繪一美
婦人起立像首餙一邊墮焉以手握其髮其狀尤逼

眞不覺爲畫中人也堂中斑卓彩棟初以爲斑石也以手摩之而後始知爲畫圖也堂上凡十餘間而以一氈剌繡而鋪之上下左右淨潔玲瓏無一點塵令人神清骨爽矣堂高可十餘丈望之依迷焉堂南北入之門以石作虹霓門、上爲三層樓門前有量天針自指十二時樓上有自鳴鐘而制作皆精巧若非人工所造若可謂極天下之巧矣堂之西墻外有一堂其西北壁繪一神像若供佛狀前置卓子而焚香其上四壁畫山水樓臺人物花草禽獸而其畫法之有難以言語形容蓋遠望之則生動變移若在空中

今鄂羅斯館有風琴與自鳴樂云見自鳴琴近亦有自鳴出東國者

樓榭皆若列之人物皆列坐草木鳥獸諸物莫不皆然迫而察之則乃畫圖也世稱洋畫爲神品者蓋以此也而以余觀之人有妖禽獸亦有怪而才亦有然者其畫誠如夢幻變化不可知其何以爲然直可謂妖怪之才矣西洋人亦天主道術於此亦可以反隅知也天主堂古有天琴者日午則樓門自開天琴自彈參琴數操已而聲絕而門自閉其奇巧如是云而今不可見抑年久而毀破歟後庭種奇草異花庭中亦無塵埃殆可惜其穿纏而踏其上矣入洋人所居房則洋人出迎叩頭其人面小而色白如粉深目高

髗鬚黑如漆而踈長且美碧眼秘彩才氣露於面貌
飄飄然少有烟火氣其才之巧也宜矣堂前左邊有
石碑槩言西洋人精於天文巧於繪畫名于天下久
矣自皇明時已欲從其言改曆法而廷議不一終未
果順治初年始蒙恩入仕其道大行已入洋人所居
房時中門一邊以墨畫一犬爲半出門吠人之狀一
行皆以爲真犬矣近而視之後乃知其爲畫也皆大
笑焉三使臣詣外堂卓子前坐椅上矣有大鼻撻子
二漢隨入通官劉萬權比肩坐椅上与使臣相向使
萬權傳語告三使臣曰欲陪大人談話而生長遐方

不知禮焉以此惶恐甬使臣使謂之曰有欲言者言
之也云而見其氣色鞠蹙不安矣已而出門故令萬
權問曰汝何故不一言而即起出也答曰恐失禮貌
不敢久坐云蓋我國素以禮義顯聞於四夷故彼輩
見吾自然慕敬不感而自不覺其畏也聞大鼻㺚子
本獰悍横行於燕京〻〻之人無如彼何但謹避之
云矣獨畏我如此禮義之強於武勇有如是夫大鼻
㺚子之衣服鞍鞭與清人及蒙古人大同少異而其
麤則甚於蒙古悍氣現於皮毛矣遍觀畢罷歸西洋
人叩頭揖而送之歸館所日已過午矣

天主名耶穌毆邏巴國人也名耶蘇者方語謂救濟世上也尊之者稱爲海外聖人以天爲主故又謂之天主蓋其學開口則必稱天爲事無大小理無淺深無不以天爲本其徒之說以爲孔孟以前諸聖人其學本於天故得其道程朱以後諸賢人其學皆不能本於天故遂失其統云其誣罔妄誕可憎亦可笑也又其學術淸淨以無慾爲工以得道坐化爲驗云蓋合仙佛而爲一者也嘗見其所著書有所謂天主眞經天主演義等編其說徃徃神奇不無可喜而究其中畢竟誕妄虗幻不足一

覽也自耶穌三傳而至利瑪竇者有所作堪輿圖
記海內外諸國地界風俗甚詳又自謂乘巨舶浮
海上下天之上地之下無有不遍數十年周流歷
覽而後廻還始著其圖云云又言地形如毬浮於
空中四方上下皆有世界地下世界之人與地上
世界之人足掌相合而行焉今此世界以天地論
之則人皆橫立頭在於東足在於西云又曰如不
信吾言以北斗可知云其說小驚大怪令人瞠眼
而但其術頗精於天文論天地運氣星辰度數者
多有發前人所未道者云是則或充怪焉而但以

銀河為非氣也乃衆星云者殊可駭也歐邏巴又
有 풍보、 者其圖天形也云天有九層最上層為
星行之天也其次日行之天也最下為月行之天
也蓋先儒氏皆言天積氣也氣安有層級又皆言
天非有形也之上皆天也又其可以分層級耶又
豈但九層而已云也又可笑也歐邏巴之國無傳
於古籍至明末自西域流傳始入中國已有其
術學其聘之漸矣其後浸浸然盛行於天下今則
燕中人无不尊尚之我東之人亦往往有尚其道
而從其說者則其害已被於四海矣嗚呼聖賢之

書之言如日星光明者充棟溢宇而人不能盡讀或東閣而莫之窺焉而彼西戎妖鬼之遺噍餘孽迺彼於天地之間肆行而不之禁者奚哉彼雖才高識博而固不過爲恠鬼輩之識字者而已而人多從其道而信其說如彼尤可恠也

余又思之若釋迦生於西方今耶穌又生於西方蓋東方南方即天地文明之地也鍾其間氣生出人傑竟爲休美之方是故當三代之時泰伯逃於南越箕子入於朝鮮當其時南越朝鮮之爲遠夷也與西戎北狄无異也而二聖人之托跡不往乎

西北而必來於東南者蓋必有以是以數千餘年
之後楊龜山李延平朱晦庵蔡九峯諸賢生於南
越之地趙靜庵李退溪李栗谷成牛溪諸先生生
於朝鮮之地蓋東南兩邊竟爲文物休明之地者
太伯箕子已爲之兆爲天之所以、西聖人分主
東南者亦似非偶然也東南於地理爲文明之方
者誠不可誣也醫書有天地國脉圖曰氣聚東南
文明太盛亦天地之一病也云、蓋其說亦有見
矣彼西方則爲幽陰肅殺之地不宜出文明之人
而其所謂出者由前則生釋迦敵以虛无之說与

吾聖學抗衡貽患於世道者至于今焉由今則又生耶穌以妖誕之術騷騷然馳一世而使靡然從之其害又将与佛氏並峙而争長世道之患又豈有其既也哉前後西夷鬼皆出於西方者蓋有以焉昧谷爲日入之地則比諸北方之幽都稍明故耿耿餘氣時或生出螢燐之光而西方始明於落日之時故釋迦則生于東周之夕陽耶穌則出於皇明之末運也西方之明薄於昏故其人雖有微才小智而皆爲異端幽陰之先倡天道地理之不可誣也如是夫然而此乃余之臆見也固不敢以自

信始記之將贈諸當世知言之君子

西洋道術我東近世學士或尊崇之或攻斥之議不歸一多有辨說而余孤陋不得見其說適得夢囈集有論辨之文乃採錄于左兼臚遏見于其下使覽者擇焉梅夢囈南克寬號九萬孫也

禮曹參判金公始振曆法辨曰近日所行時憲曆與古大統曆有大不同者時憲曆清人所行西洋人湯若望所作大統曆皇明時所作曆舊法以一日分百刻而新曆則分一日為九十六刻舊曆一朔節候皆得三十四五時二刻而新曆則夏至前後數朔則或得三

十日零冬至前後三朔則或得二十九日零舊曆自立春至大寒皆爲三百六十五日三時內新曆則自今年立春並計至明年立春之時刻爲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此其不同之大綱也舊曆皆用古法攷諸書傳朞三百章先儒之說皆沕合不差而論者謂舊曆亦有差謬是以節候曆隸之法已廢不能定歲之差退之度只從死法而算出不得變通故以致節候之漸差云云吾未知曆法固不知舊曆之差謬爲幾分也大抵舊曆旣不免差誤故新曆始設置立春自謂

正其舊誤而今見新曆其大法之不可以移易
者尚差謬如此恐不唯不能正舊法之誤必其
差誤者尤甚於舊法也今求好道理則捨新舊
曆之同異莫如隨日影而捡之矣我國西海即
中國東海之東也於日入處尤異焉然嘗登海
上高峰望見日落之狀則正如懸鏡離水漸下
而沉餘者纔如柳葉而世上之光明猶白晝矣
既而盡沉則俄頃之間天地輒晦暝不辨咫尺
異於他處之漸次而暝焉若東海則最近於日
出處嶺南之縣名延日謂迎出日也必尤勝於

中國之見明都出日矣朝鮮地接東方一邊其揆冬至夏至之日影長短則固難矣而春分秋分出入之日則猶可以揆度而知之也必易矣誠能多聚博學之士揆度兩海之邊遵古法而改正之則雖有不中者蓋不過毫忽之間矣豈若所謂時憲曆之違天悖理而不可行者哉頃者參宜玉署時得見歐邏巴人利瑪竇所爲堪輿圖其說云地形如球浮在空中在下者與在上者合足掌而行焉南行漸遠則見南極星之在天上者如中國人之見北極星焉其處則北

極星之入於地中亦如中國之不見南極也云
又自道其躬親往見以訂其言之信爲果如其
說則所謂彼世界之人其足必倒貼于地矣其
建屋也置器也將无不倒貼汲水而倒貯懸秤
而倒垂種種萬物无不皆然矣天下其豈有是
哉然而言之者敢定諸口聞之者乃筆之書刊
傳於天下而莫之禁蓋不待胡虜之陷中國而
已可知其爲腥羶之地矣彼所謂時憲曆是西
洋人湯若望所作云蓋其人亦利瑪竇之類也
大明之末道學不明邪說恣行如利瑪竇湯若

聖之類得以售其誕妄无理之說爲萬聖王作焉則如此類者在所必誅豈但爲違天時則殺之罪而已哉作曆之法自伏羲至周文武幾聖人作之自唐虞至宋明幾儒者損益焉而皆守一法而不能变者以有自然不可易之理故也今不究理之有无數之違合惟誕之好行其法而不疑是則羅睺左班之說太始見子加於伏羲軒轅堯舜之聖而海外重譯迂怪之湯若望賢於作曆之大撓容成也嗚呼其謬矣 以上金公曆辨

夢囈集辨之曰君子之師古而貴中夏非浮慕也爲其聚仁也非謂捨此而他无足取云爾也蓋惟善之從耳若金公之言則凡殷周以後嵩山洛水以外皆泯泯渾渾抵棄而埋沒焉然後可矣如是則論辨學術者多出於六藝之後者何哉日本之劍安南之俑西洋之鞍韉固滿於天下矣皆斥棄而不用然後爲是耶不然則奚獨於曆法而疑之哉其三百六十五日與天會之期也二十四氣隨其天日運行之度數而爲歲候者也然故日在極南則爲冬至在極北則

爲夏至自南而北自北而南〻北正中若春分
与秋分天地之運行如是而已自古造曆之法
有出於此外若乎然而自春而爲秋則每遲自
秋而爲春則每疾其間節候隨之而長短此固
自然而然矣而古曆春分前二日夜晝平均秋
分後二日夜晝平均是則不知合變也春分秋
分之謂之分者以其晝夜之平均也而今但取
日數之均正不計天時之違差違時則殺之罪
施之於誰而爲可哉又云近日之躔勝於中原
之明都冬至夏至則難檢而春分秋分則易度

云者尤所不可知也冬至夏至之難據云者謂朝鮮地據東邊一隅故日之沒于西也易而難識云尒也然則春秋分時地不移於西矣日之易沒也何異於冬至夏至哉猶欲改正之者謬矣盖節候之相遷晝夜之相易在乎日之適於南北也若東西之出沒也則當以王仲任所謂日沒西方時則其下之人謂之晝者爲是矣豈以地之在東在西而盈縮日影哉金公但知花開葉落之爲節候而不知日行之誠足以改度也何以異於見影而棄其形哉地球之論頗如

鄒子之論非可以贋言者然而今宜術曰无此
理也以此占中國之隔設氣數之大變術之以
割棄之科者亦未之思者也今試仰觀乎天則
北極之出地也數百里之間已不能無差異如
漢北交南之地則其差也乃至於五十餘度上
下兩地之人雖不至於相合足掌而亦必屈身
側足矣其屋与器雖不至於倒貼而亦必傾仄
不安矣然而不聞其如此者何也今懸鷄卵於
堂中置蟻其上則回緣卵而倒行其下矣蟻但
知緣卵而行而已又焉能自知其倒哉人之小

也地之大也不啻如蟻之於卵矣大塊載之造化驅之孰能知其所以然哉沈存中云自安南至嶽岱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至於五十度漸漸北行而不止則安知北極之不直在人上哉云北極直在人上云爾則南極亦然矣不待利瑪竇之目見而可以以此而推之矣今攻斥其說之不足復以胡虜之陷燕京為其罪案然則宋徽欽之北狩亦由於沈括北極直在人上之一言耶大明末年道學誠不明邪說誠恣行矣然其所由者久而其事多矣識者則可以歷

推而計之矣今乃以法出於遠夷時値於未世而遂一切掃之歸罪於時憲曆過矣且元時郭守敬作授時曆大明初年用其法以造曆而改其名爲大統曆焉元之授時曆則金公信之矣古之韃靼今之女眞同是胡也又何擇焉又謂曆法自伏羲至宋明守一法而不変云然曆法之失其傳已自夏殷而然矣歷代之改曆不啻數十公之言誠不知其爲何説也惜乎來事公將未及知矣使公至三萬五千六十四年許多산두之積盡落於虛空則庶幾解天傾之憂乎

崇

○又曰西洋所謂天主教者頗行於大明蓋自
古流傳於西域者然其術甚淺不出於神道亦
無大悖戾而當時從之者不多又無文章之士
為之文飾而鼓動之如佛教者想當衰熄矣以
上夢囈集

余時於曆法未知新舊曆之孰是孰非而時憲曆
自崇禎甲申後十一年甲午始行今將為八十年
矣皆五代之初因唐之舊法用宣明曆矣至後晋
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不師古法作調元曆行之
五年漸々差謬於天時不可用故復用宣明曆為

使時憲曆誠有大誤而差違者則似不可行八十年矣其大法則或不至大謬也敫一日刻數之加損則大槩一日十二時一時分八刻子時午時則各加二刻一晝夜合爲一百刻者此大統曆法也損子午二時所加之四刻爲九十六刻者是時憲曆也韓詩曰百二十刻俄頃間蓋唐法一日爲百二十刻一時爲十刻矣此可知一日百刻本一定不可易之法也損四刻不足爲新曆之病也春秋分之謂分者以晝夜之平均云南公之言似誠是矣此則新曆比舊曆似稍勝焉而至於冬至夏至

之或遲或速云者吾未知其理之何以爲然也不敢強爲臆說而竊念皇天既平分四時而日月運行無異於四時南公所謂自春爲秋則遲自秋爲春則速者不知爲何說也大抵新舊曆之不同皆不過時刻日候之少差而獨置閏之法相易數月矣至崇禎後二十六年己酉大統曆則閏在十二月時憲曆則在於庚戌二月此則大差謬也其一是一非必有能辨之者矣組金公所謂曆法自唐虞至宋明守一法而不變云者則似疎漏未之致矣蓋上古曆法只在於尚書堯典四時所見之星

及置閏之法略記其大法其外則經傳無他所記
三代中間千餘年文蹟廢闕無以攷矣而夏禹之
孫仲康時去唐堯纔二百二十餘年而治曆之羲
和已失其職俶迷于天象周之中葉至春秋時魯
僖襄之際至於再失閏自三代時曆法之已多差
謬可知矣自漢以後其法始詳置筭推數上求數
千百年以前必得甲子朔朝夜半冬至日月五星
皆聚於子方之時以爲始曆之端歐陽子所謂此
法之果出於堯舜三代不可攷者蓋以文獻無證
也自是以後漢之太初曆三統曆四分曆建常曆
乾象

曹操之黃初曆劉宋之元嘉曆唐之曆周之
曆蜀之永昌曆南唐之齊政曆周之欽天曆
宋之曆元之授時曆明之大統曆代有其法
或同或異則可謂守一法而不變乎曆法始詳於
漢時而議者紛紜不能定以一法行太初曆者百
有餘年而以其法爲非也劉歆改作三統曆東漢
明帝時又改作四分曆又百年後靈帝時劉始
以四分曆爲太疎於天時又爲乾象曆凡四百年
之間三改其法四易其名則其他代之屢改也又
可知矣南公之誘之也是矣但南公以日本之劍

安南之角西洋之靉靆證新曆之可取者不成說
矣凡土地之所產各有其宜故器用之取諸戎狄
乃禹貢之制也淮夷之纖纊島夷之織貝而戎之
織皮者三代之法也而若至於道術法制則未聞
取法於遠夷也何者器用之可取者固不可以生
於戎狄之地而棄之也道術法制則決非可取法
乎遠夷故也曆法者聖王所以順天氣而授人時
也其於道術法制所關之重何如而可以他之於
尋常器用一從醜虜妖魔任自改易也哉金公所
論者其是非得失則吾不敢知而其所執之正所

見之深則恐非年廿後生所可及也況西洋之駿驥見方輿勝覽非謂眼鏡而謂千里鏡也此豈不可無者哉云云足以資小兒之一笑而已何關於事而不可廢也南公之不嫌西洋之學而惜駿驥者所謂愛屋上之烏者耶南公又以為皇明大統曆継援時曆為授時曆即胡元時郭守敬所作韃靼与女真何擇云云此又大不然矣郭守敬雖不幸遇胡元之世而本是宋民且以名父之子學於大儒博於學而精於術使當時而聖天子出亦當以造曆之任任之矣豈以時之不幸而脩於胡元乃

一視以韃靼女眞也耶使守敬有靈聞是言若謂
南公曰君亦不幸生女眞之時何不自悲而妄論
古人爲乎云尓則吾恐南公無可答之辭也況郭
守敬造授時曆時与許衡王恂同爲之二人者皆
中原巨儒且許衡則學問深奧雖以仕於胡元不
免見譏於後賢而爲宋以後之巨儒則終不可誣
矣授時曆豈敢謂之韃靼之法哉且曆法至元時
而愈爲該詳稱尤精於唐宋時世亦或繼有宋羣
賾之後之效也授時曆又豈可以泚之者耶
至於攻斥地球之論金公之言十分是且當矣無

可復議而今乃甘心右袒於洋學力爭而斷斷不已是以易天下之見不亦異乎以鷄卵蟻子爲譬者自以爲的論而余則不知其成說也緣卵而倒行者豈但蟻子而已凡百足之蟲無不然者矣是豈氣化之所驅使而所以然哉蓋其生性然也見蟻虫之能倒行而謂亦如之則此果何等怪說也蟻虫之外他禽獸有能倒行者耶不能倒行之禽獸則獨免氣化之驅使而然耶公之所謂氣化何其斑駁也其駁人也則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强欲齊之而渴乎其言也盛云可謂明於責人矣而

何不反而息之也天地之氣造化之行理而已所謂理者順而已矣今以倒行而逆施者乃謂之大氣之舉造化之驅云今則所謂氣化在於理之外也安有理外之氣化哉苟如其說雖地下亦果有世界苟有之其人必皆兩其足而七其竅戴天而履地与吾之人不異矣其形之小必不如蟻足之短必不如虫矣然而能倒行矣乎其曰大氣舉之造化驅之莫知其所以然者可謂巧於說而昧於理矣今吾人之坐立行步必首天而足地者又豈氣化之所驅舉而然者耶先云人物雖不合足掌

而必屈身側足置雖不倒顛而必倚仄不安此則猶不敝直以爲合足倒貼矣至於蟻子之譬南極之說則又直以爲合足而倒貼矣其說又何其吞吐崎嶇而相抵牾也未得正理則固非善辯所可得以餙也誠如此夫其所謂不待利瑪竇之目見而可以理推而知之者又可笑也今則以爲以理推之則不待目見地下而必知其萬萬無此理也今公之以虜酋陷中原歸罪於西術之盛行者眞至理之言也而盛氣爭之旁引曲證必欲發明出脫而後止者又何見也崇信其術也故自不得不

然邪又以為大明末葉道學不明邪說恣行其所由來久矣虜酋偸燕京之猾非西術盛行之咎云何其淺之知也公其知道學不明邪說恣行之由與皇明時道學全尚陸氏之禪學名以儒者而談性命之奧理而究其實則乃釋迦之忠臣觀音之嫡傳也當時之風聲習氣果何如也堅冰之至可占於履霜之月不待洋學之流傳於中國而西方之教已被於天下矣西域釋迦之法盛行之餘西洋耶穌之學繼而入來者宜矣戎狄之術亦肆熾盛遍行於天下而莫有禁者則不待虜酋之偸燕

京而已可知中國爲腥羶之地云者豈不信歟此則彼之所必至理之不難見者而必欲以辯說務角勝可謂見其流而不見其源者也又言以虜酋之陷燕京爲利瑪竇之咎則徽欽之北虜也亦緣於沈括之一言耶云夫沈括中國人也其言又無大異者豈以利瑪竇之說比而同之哉公未知其言之本義也歟又言天主教法其術甚淺不出於神道而亦無大悖戾當時從之者不多想當衰熄云吾不知其何以謂之也旣曰不出於神道卽又曰無大悖其所云云之說猶不成奚論義理哉且反

覆論下千餘言無非崇信之者惡人之攻其術乃
立言作文主其說而力爭之披流波而攄埋炎使
之熾盛焉而反謂之想衰熄者何哉自知其理歷
而為此說以開後面走脫之路耶金石之說仲然
後彼術當熄矣其作文而辨之者宣憂其衰熄而
欲扶救之耶凡人之見識一差則言語之際不覺
鄉鄉乖違非辯說文字所可彌縫曩所謂誠非辯
辯所可糾擿者不其然乎
聰敏能文者例好奇故近世該博之士喜聞西洋
之論而樂道之靡然趨附於利瑪竇之下風力主

其論皆匍匐欲歸焉不獨夢囈爲然也而皆不過
文人才子之類其識見不足以高世其議論不足
以動人皆未足爲世道之憂而間或有窮理之士
亦陷於其論曲爲之說巧成義理故惑之者衆迷
非細憂也其說曰天地上下四方本無定位彼此
世界相爲上下相爲東西云又曰朱子所云海浮
水上之說乃記錄之誤也云今若引朱子之言以
折之則彼不肯信服朱子說矣吾請引孔子之言
以質之矣易之係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若如
彼說則天不必尊地不必卑天地無定位尊卑無

定理矣然則湯僚開卷第一句將不知天地之理而謂之者耶若曰孔子但謂即所見之此世界而道之也非指天地之全體而論者云尒則是全不知文義也豈足與論於道哉以繫辭初句文義見之則實舉天地全體而謂之也以理麁之則聖人立言決不折去其一半而只道其一半矣彼無辯說於此則又將以爲記錄之誤哉其說又曰上下世界此世之晝彼世之夜此世之下彼世之上南爲北而西爲東皆然云其所謂晝夜相易者或然說矣而上下四方之相易云云其說益很不須他

引其說每以南北極爲證與正相訟之肯綮也天既有南北極則南北既有定位矣南北既有定位則上下東西亦未易矣彼既以南北極爲訂則東西南北之相易云々不攻而自破若謂地下則北極爲南極々々爲北極云爾則不唯不成說也其說前後異矣漸爲遁辭矣非可與深卞地下之南北易則南方之下則寒北方之下則熱矣天地上下一氣循環而熱邊之下則寒々邊之下則熱一氣豈如是斑駁而乖戾耶南北東西既易焉則春夏秋冬亦將易矣曲々悖戾節々怪異言々反倍

如此至其說者每云是故遠而難知之理非溺於見聞之陋者所可識也此又可笑也讀書之士但徵信而聞見者近矣輒並与見聞之書而做出新說話釀成他義理者非贖於人者也余又有所懼者人間萬事皆效法天地而君臣上下之分截然如天地定位者尤其大者也今乃謂之曰天地上下本无定位此說恣行而不禁則將君臣无分上下无位末流之弊幾何而亂臣賊子不繼出於世也其悖矣

在應按金南二公之論皆偏說也金則攻斥詳

學故并与其曆法而癈棄之其說也隗南公則崇信時憲曆故並与其道術而庇護之其說也通夫大統曆與時憲曆之得失固未可知而四養窩公之記此時已言時憲曆之行將八十年而无差違云今距公之薨行丁未爲百十有餘年則時憲曆之行已近二百年矣而未聞曆日之有差忒焉其法之善而不謬戾於測天之度者可知矣大凡風俗教化則夷狄難侔於中華道德學行則今人不逮於古人固也而至於技藝術數則後出者往往有尤巧者夫曆法雖古

聖人所作而其實不過筭數爾非如心術道學之有関於世道者也苟其法善也雖西洋人之所作何不可用之有哉直以作於女眞之世出於歐邏巴人之手棄斥之則過矣金說大體則固峻正而此一段似欠平論南之敗之也或无恠矣而但所引劒角駿騠等說太不襯著夫劒角駿騠者物産也物産之良取其良而已何分於華夷哉且非徒物産爲然雖人才亦有爲秦穆得由余於戎漢武得金日磾於匈奴聖人之作春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苟才且賢又

何嘗以夷狄而棄之也耶但法制道術不可取
法於遠夷亦不可比之於尋常器用一從醜虜
妖魔之法自改易云者四養齋公之論儘君子
扶陽抑陰之正理也使南公為欲為說則只可
平心舒氣以順理示之曰曆法雖出於夷狄而
其法无差謬則不當以其夷狄棄之云爾不宜
盛氣張皇引喻物產貴賤支離若是也況地球
之說則其然与不然姑毋論決非明理君子所
可形諸口者而乃甘心右袒殆欲寢處而趨其
下風其所為說多有枝葉遮掩閃反非常醜差

不覺自陷於異端邪術之歸且通篇文字全无理致但以文飾言語角勝背馳為主其心術之偏僻見識之鲁莽不足為具眼者之一哂而彼且修然自夸其是而駁人之正論豈非惑歟

金公作曆辨之日四養齋公為日錄之時所謂天主教術猶未及盛布於東國只以地球之說卞難其是非而二公之憂世道而攻斥之者不遺餘力其時聞之者必以杞人之憂笑之如南說者亦似多矣而粵在 純廟朝洋學果大熾於我東自學士大夫文人才子以至閭巷之愚

夫愚婦皆靡然從學朝家嚴立禁令現發則輒誅殛而至死不悔囹圄常滿前後死者以百千計如李家煥金建淳輩皆世所稱文章博學之士而擧不免身首之異處其餘古家世族之湛溺者往往焉作東方之一大劫運至于今猶有遺下種子者不絶于世以此觀之先輩之先見而慮遠也誠深矣

地球之說利瑪竇自以爲身親見之以信其說然吾非利瑪竇安知利瑪竇之果見之也亦安知其不果見之也除非利瑪竇自已知之外未

有能知其見与不見者也大抵此說譬之如佛家之說輪回除非人之自己身死見其死後果似如何究竟固未易卞其說之真妄爾今有痴男子痴女人或病絶復甦自言其身入冥府親見其所謂天堂地獄者雖利唇敏舌而广喻之夫豈有確信之者哉秪堪把作一塲笑話已利瑪竇之目見地下世界云爾者何以異此但以南北極推測之則其說疑或非全無所據而假使利瑪竇之說果信然顧此說知之無益於事不知死害於道否旣為此世界人則只可理會

此世界事而吾悲其猶有多少理會不盡處矣又奚暇去管地下之有世界无世界亦何須下其人之倒行与横行哉古之聖人於六合之外則存而不論若不唯見聞之所不及抑亦論之无所益祗滋民惑故今世之好奇者盡於斯爾之也

所謂天主之教目未嘗見其書固未知其說之果何如而其術之能盡惑民志至死不悔者誠有庬說不得若文人之淺薄而好奇者見其書而悅之則或死牲焉而至於村傖里婦之目不

識一丁者率然以諺字譯而讀之顧安得悟解其理趣亦何有可樂於其中而一見其說則鮮有不迷惑而莫之返為其術者既現發治獄之吏以條刑臨之曰汝若從今棄而不學則當活汝云尒而往往視死如赴樂地終不肯一言退步豈非大可怪乎或言其術貨色皆相通故愚民亦惑之云而此亦恐不然夫好生而惡死常情也非徒人也凡有血氣之類莫不皆然今雖至愚者若以左手授萬金之貨而以右手加刃於其頸必死懷其貨而受其刃者若与之以毛

嬙西施之美色而從而殺之云爾則亦必莫有願之者矣非區區通貨色可以易其欲生之心明矣夫貨也色也皆有生而後可欲者爲死其生何事乎貨色哉且峻法嚴刑之所加自非服義死節之烈丈夫雖指無爲有罕有不誣服者爲其痛楚之急於身而莫免於目前不暇復顧其他也彼所謂天主教者果寔施而能令人殉其術而不悔乃爾也此真可謂詭說不得者也蓋聞洋人於畫法多奪神造雖尋常墨畫見之者疑其爲活物云以四養齋公日記中往見天

圭堂參觀之亦可證此不但畫法之工意者其
中必有別般妖幻有非常理可測者須令其學
之能令人無智愚皆迷惑其心者無乃箇中有
一段妖幻之意在乎言語文字之外而有非常
理所可測與其所爲畫法之眩人者同其類者
歟儘妖且怪矣雖然苟燭理也明定力也固者
雖見其書必先逆其學之理且不見其書之爲
何說話則顧先以闢其如何是邪如何是悖理而
明其爲賊也愚意則以爲憂世道之君子宜取
其書而詳究之或作爲文字一一斥破使邪說

惟論无所逃其情僞布之方域而曉諭之使愚蒙之徒明知其術之爲邪爲惟而不之惑焉恐未必不爲闢邪扶正之一道也未知世之君子以愚言爲何如也

追說

以上數条皆在應此録起草時所記管見也所謂洋學之盛在 純宗元年辛酉其時有周文謨爲名者以其書布諸國中蓋倡術之魁也或曰文謨即西洋人或曰入西洋持書来者未有的知其本來行逕者文謨竟誅死而其時學之

者閭巷小民外其士族則南人爲多坐死及嚴
者甚衆老論則建淳其著者建淳卽清陰先生祀孫而或
曰建淳自願棄其學不當在死科而從前南人
死者已多故嫌於偏黨之譏不得已置辟云未
知果然否也伊時余年菫八歲其邪術樓槃傳
聞者未詳其後這術亦浸熄雖往往有種子而
不至濫觴矣余於今年已亥春始脫藁是編而
會是年洋學復大熾而畿湖關東爲甚京師五
部內遠到於左右捕廳者殆無虛日前後置辟
者亦已數十而其勢如火焰而草蔓畢竟之繼

禁止與否未可知此固氣數使然天其欲使我東方陷爲妖魔惟鬼之域也歟誠有識之所可撫心而長嘆者也略記傳聞更錄臆說于下段云爾

聞爲其學者或全家無男女老少皆習爲而大率女子爲尤多學之者自稱爲聖學稱其書曰聖經且曰人以爲無父無君之學者非也但以天爲主而父母與君爲其次爾又同其學者則男女雜處衣服飲食貨財無彼我故世人皆以爲彼通貨色而其自言則曰通貨則有之而通

色則吾又不祭其父母祖先其家常有木主者皆埋棄之或云當祭日則設饌而為人觀便自食之或云其家夜設位掛像拜跪若醮事者往往而同類無男女皆會若一家人或云為其學者不食他人祭餘及祀神之饌又曰道成則死歸天堂又曰以斬死為榮或云非以斬死為榮雖斬死而終不改其學尔其種種可駭不可以常情度之者槩如此被逮之家无驚惶色无逃避意輒欣然就係婦女童孺輩或懼曰今而後上天堂去矣亦或有自首者或士族及閭閻婦女之平生不接外人者猝然為捕校輩驅出繫以徽纆而了無驚慟羞愧之容及逮到也捕廳及刑部百

般誘諭曰汝棄而不學云尒則當特放否則磔
死而縣十八九至死不變加之以虐刑至流血或
折骨而未嘗爲痛楚聲但仰天呼耶穌而已曰
有妖藥服之則雖酷刑死痛楚故兒女童稚之軟弱者皆耐刑不服也或曰始學其術時亦有
妖藥服之能易人心性云云被逮人家例籍其邪書邪物
而其物或有冠服之奇衺者或有如項珠者或
有以沉香降真香樺榴等美木作小小十字木
粧以金銀又作小小人形而斬頭懸其十字木
血淋漓狀或有障簇繪像亦爲斬頭流血狀者
蓋皆是耶穌像也耶穌嘗斬死故設此像以奉

之云或有數寸許物如千里鏡者以小孔窺之
則見樓閣彩雲玲瓏璀璨指以爲天堂者云其
外亦多奇詭不知名之物云且聞其書驟看凡
大段悖說皆勉人爲善多有守戒似與佛書彷
佛而其中醫藥卜筮耕植及方技雜術則无不
神妙其悖戾之辭在最下段云云傳說此皆暗中
摸索竟未知其如何而能迷人也
大抵其術以傳聞參之蔽一言曰至妖至怪而
能令人易其欲生之心若終未得以劈破其肯
綮世皆泛論曰通貨色故惑之而徒以通貨色

必無騈首殉其術之理者。旣有前說甚明矣。惟其所謂登天堂一說，卽渠學之究竟處。其繼令蠱惑民志者，似在此一款。而若徒以文字教之口舌諭之，而無目見身履之驗，則雖至愚者，斷無確信認眞至死不悔之理。愚意則有一焉。蓋幻術左道者，從古有之。自周穆王時西極化人云者，皆可證。如漢之張角、左慈、于吉輩，如唐之張天師、張果之徒，抑亦其流而已。皇明時徐鴻儒黨之白蓮教、王森之聞香教者，亦皆爲類之濫者耳。後來漸狃於見聞，術者亦駮雜無他

奇世又不以爲神今中國以幻人爲戲具雖千詭百怪視之尋常只作一場笑資我國人之燕者亦觀之甚熟不以爲怪（只以此等蓬鋪中觀幻術余亦可知）者以習見彼俗不以此爲奇而特爲戲玩而已故也今若使我國人不入中國而卒然見人有能幻者則未有不大以爲神異而認鬼認仙者也雖稍有識見者尚或有驚若之慮況閭閻愚民乎況婦女童孺乎意者挾洋術者必欲人之信其術而至死不變故方教人其術也先以幻人之術籠絡迷蠱之或白地辨出財貨飮食或變

化百物或假設幻惑令學之者服其神通然後乃設爲浮道升天堂之形狀使之丁寧目見爲屢見屢驗浸浸然認以爲眞故也且聞爲其術者大槩免艱乏衣食之患云若果爾則於此見不惟通財亦似有眩幻取財之術也世之人以爲一見其書則便迷惑云者皆魯莽者無理之説也愚意則欲闢其術必也見其書而後有可闢之端緖耳見其書則從其學云者萬萬無是理矣

或問國家之禁洋學固也禁之不從令則殺之

固也而若十人學之則殺十人百人學之則殺
百人千人學之則殺千人猶可行得而若一頭
誅殺一頭熾盛以至百萬千萬億萬而學之則
其將何以盡戮哉若謂之盡戮則人之類殆滅
矣若置而不問則又將環八域而爲邪術恠學
之世界子以爲將何以則可以禁諸余曰然此
固余之所欲論也夫民猶水也水之橫流也流
細則猶可以遏之流大而遏者潰矣必須疏而
導之隄而防之使由地中行也祛人之惑者先
破其受惑之端釋人之疑者先明其積疑之源

故見杯中弓影而謂之蛇者雖提耳而告之箠扑而威之以明其不然其心則將以爲蛇而已若有人以杯盛酒以弓照之使其人見前者所見而疑之者如是而已則彼將釋然解其惑矣予又不見夫童子之玩具乎適燕市者嘗買玩具來有一物如鵝卵傍開一孔以玻璃障之側目而窺其孔則其中甚寬曠或有山溪花木樓臺人物禽獸種種如活景謂之卵鏡售之者操而誑童穉、、單爭取玩一窺輒費一錢而不之惜皆以爲神奇及有一長老取而剖示之乃

外殼裏剪紙作物形皆拙劣可笑俄若摣錢而爭來玩若反擲而不之顧矣此誑惑之要法也向使長老若不剖示而只以口舌諭解之則童子必不信雖據而禁之其心愈欲窺之也此雖小事可以喻大今洋術之盡民蓋類是但無剖而示之之長老故耳問者曰然則不禁爲可耶曰烏得以不禁哉但宜禁之得其方耳今夫邪書爲其術者則固惑之矣不爲其術者則爲一見輒惑之說所動畏而不敢窺此所以終无由得其闢破邪徑之道矣愚見則假使張這書于

通衢之上令人〻而見之決無人〻從其學之理苟欲祛民之惑朝廷自宰輔耆德以至薦紳之有文學識見者通同會議下及章甫之才識通辨學術高明者姑勿諱秘其書隨存收取徹頭徹尾爛漫討論卞析則其邪正是非必有不能逃於哲人通儒之目譬如狐狸鬼魅之莫敢隱其形於寶鏡之照於是乎逐段辨論逐句闢破歷擧其悖亂妖邪之大綱曉諭坊曲使人〻洞然知其裏面无他奇而爲邪爲悖而已也且招致爲其術之自謂最精者幾人又姑毋臨之

以刑與之從容盤詰鉤得情狀則其幻惑迷盡之根由亦必有覷得之道既究得其受惑之由則其劈破之方亦將有次第理會者苟劈破民志之惑者恐雖今之不學民志苟定收其書而焚之亦易與耳（至若天文地理醫藥卜筮種樹稼穡之方可裨於民者雖採用亦何傷也）若是而猶有迷不知悟者以法誅之可也今聞洋學者逮至庭理詰之曰汝奚為邪學曰吾為聖學甫曰汝奚取乎是學而為之曰欲登天堂耳曰汝若從今自願不復學而辱天主則赦之否則戮矣洋學者執不肯回不得已加

之以酷刑若或服而辱天主則赦之不服則置
辟然蓋服之者十无一二焉如是不止不幾乎
殄滅人類乎且禽獸六畜尚不可以多殺況人
命哉且彼所以爲此者非性之惡也乃惑也惑
而不知悟以至於死誠可哀也不思所以袪其
惑使返於人道而一切戮之亦非仁人君子亦
子視民之義譬猶醫師之治病必攻其受病之
源而後一服藥一下鍼而便療矣若不審病源
而頭疼則鍼其頭心疼則燔其心耳目口鼻百
體無不疼則无不隨而針燔是將體无完膚而

病終不可已其人即斃矣今之治洋學者類是是以愚夫愚婦見爲其學者日肆於市而學之者愈衆也又見其皆死且不悔也殆將以爲是必有真箇可欲有甚於生者存乎其中也是所以殺之愈多而民惑愈滋耳故曰其術未廣則惑而防之可也此流細之可遏其術既廣則恐未有以一殺字禁之必祛其惑志而後可矣此流大之可導也然余又思之耶穌之術与釋迦之道其精粗優劣固不可知而際乎大同而小異皆天地間氣運所醞釀吾恐其學畢竟不得

絶種於世与彿家同其流毒誠可憂者也但慶之亦無如何耳姑記臆說以俟知者已亥夏六月追錄

○三十日辛亥陰午後大風酷寒巳時禮部官領歲饌三盤而來提督及通官皆下庭迎入譯官言歲饌皇賜也三使臣當率一行領受於階下因行謝恩之禮云副使令公令譯官傳語于禮部官曰使臣撼頓於千里行役瘦困之餘昨日觸風氣不平難於親受以權道令譯官代受何如禮部官固執不許而副使令公稱病竟不出上使書狀不得已着官服降階領

度行三跪九叩之禮云其歲饌各一盤各果餅二十餘器其果品棗梨楂果蘋果葡萄櫨橘柑柑各一器其外不知名者又屢十器又以羊酒雞猪各賜三使又皆分賜一行蓋例也○提督通官等每日辰時後始開館門申時即鎖之而若有事則早開晩閉焉異域餞歲羈旅難抑相對愀然而但一行皆明張燈燭喧嘩不眠以慰寥寂故國人聲滿耳不覺爲身在異域矣吾人言明日正朝賀禮例當於三更入闕若稍晩則必受困於通官云故二更末一行皆起梳洗而坐以待曉焉

皇極殿在明時，此太和殿正門也

四養齋外集桑蓬錄卷之八

○戊申正月初一日壬子。陰。鷄未鳴，通官提督來開館門。三使臣率行中充三十員，皆公服行三里，至東廠門外。繞宮城外墻南，過三百餘步，折而西行，又過百餘步，入東華門（東廠東華，皆宮城外墻門）。燈燭之下見斑紋紅錦衣者，或執梃棍，或操樂器，挾路塡衢，不知其數，蓋幸行時掌儀仗之士及掖庭衛卒也。循東墻入一門，行六十餘步，又入一門，一行皆下馬步行，行四五十步，至五鳳門前（皇極殿正門也），詣西廡廊檐下，列坐以待天明。是日，氣極寒，又大風，飛沙石，撲於人面，殆不能開

睫渾體凍直不能言語矣始入時各率奴子及驛卒而來矣坐既定有官領率禁徒軍數三十人以鞭箇々驅出三十員外不許留一人而或慮有隱伏者以火燭之上下巡檢明知其無有而猶循環計數人員偵察搜覓至天曙而不止見此一事而其法禁紀律之嚴明可知也後聞驛卒輩言禁徒軍驅出東華门外而止東華门外護衛宮城之卒着班衣持棒結陣環々城云時夜未及曙矣黑暗中見琉璃燈雜々往來矣已而持琉璃燈者百餘人自五鳳门挾道左右結陣成列云人言皇帝將往堂子行禮故結陣云蓋堂

子者奉神之所或云鄭將軍之神自崇德初年始定式每年正朝率親王以下副都統以上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叩之禮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以次分日立長竿而祭之又瀋陽有堂子崇奉者已久云吾人言皇帝謁堂子歸而後當朝參云一行彼此苦待矣晨光將開而猶不出吾人言康熙時則鷄鳴即出矣今則晏出如此其不及前人於此亦可知云初譯官為三使臣鋪席而困地於先藉落幅紙油芚而後鋪席於其上又鋪氈於其上而坐矣彼人指油芚而譏笑不已蓋笑其不敬寫文字之紙而藉之以坐也余

知其意告于副使令公曰曩見東岳廟立一碑誓世
人之爲不善事者其條列之目凡十事而戒毋践踏
寫文字之紙云若列于其第三條目此中國古俗也
不践踏寫文字之紙者其意甚好况入人之國而問
其禁者禮也今以此見誚於彼人殊可愧也令公曰
然即令付撤去油芚上使書狀亦撤去而尚爲三重
茵矣蓋藏法閣老以下入闕者皆自挾單席而坐而
我使以外國使臣坐三重席似僣矣而此則彼人不
問焉天欲明鼓聲鼕鼕出宮中五鳳門上亦擊鼓以
相應如是者三而後胡皇乃出通官請一行今祗送

於庭右一行以次立于西庭磚上矣而已紅衣軍自
五鳳门至大淸门挾路結陣扈從百官及馬軍先行
焉其次琉璃灯二雙前導胡皇乘黃屋轎隨其後者
而寂、無聲黝暗中但聞馬蹄響其嚴肅可見而威
儀頗簡尊矣過數食頃後鼓聲從太淸门外震天地
而入西面官員數百馳馬先入其疾如飛紅衣步卒
持杖荷棒挾路排列者不知其數而皆齊整不亂次
其次旌旂入來其次儀仗鹵簿入來步輦始過而騎
士挾輦左右陪從者又不知其數威儀之盛大雄壯
与出去時草、若異焉蓋朝班及軍伍出去時則待

於宮城門外故也最後五大象皆彩鞍錦障泥一胡騎其項執鞭而入即馴象之象云象高二丈餘長可二丈半鐵蹄而渾身無毛色如白灰頭長二尺餘鼻長幾二丈而垂於地兩牙橫垂長三尺餘其口由鼻內而上而在其中為裹蔽於藁以與之則以鼻卷而納諸口地理誌所謂鼻為口役望其頭而如尾云者誠然矣儘厖然大獸也日出設儀仗于五鳳門左右文武百官皆入五鳳門內通官導一行從五鳳門之西貞度門入行數百步入太和門門以石砌為高臺臺上為門門之左右廡廊不知為幾間也從太和西

掖门入渡石橋其橋首起於太和门尾接於太和殿
庭畔幾四五十步水満橋下自導北海子穿宫城而
入名曰裏河者也過橋至太和殿西庭東向而坐
矣通官来謂吾人曰闕庭朝參之儀不可亂次失禮
爾們使臣三老爺立前行其外則分三行一行九人
次序而立三跪九叩之禮依鴻臚寺習儀而慎爲之
禮畢必聯武而步三四步而後旋立背御路左旋趨
而出必毋失禮也再三申飭去而後来叮囑者數次
蓋使臣失禮則於渠有罪責故如是云時文武千官
分東西向而坐其所戴着帽服与平時无異而但平

時所戴帽則上綴紅纓若我國象毛飾于帽上中央矣朝服之帽則上以紅纓金頂之若紅纛然中插數寸方帽子或以銀或以金或以玉或以璊瑚或以琥珀蓋表其品也所着之裘亦屢等而貂裘最高品所謂胷褙卽古所稱裲襠着以五綵繡組繞頸前短後長覆肩處綴而垂背者圓无纓條故風捲之輒覆其頭上其繡与我國之胸褙彷彿而其狀若被氅然若荷枷然貌樣絶倒人人掛兩串珠於項而一細一大或以蜜花或以琥珀或以錦貝頭後又垂五綵圓組之飾以珠玉者而長四五寸褲皆以紋錦爲之此皆公服也

武言死論文武有渾方者懸羽之

故無官者則不然矣五鳳門之內則雖王公不得乘一人故尤不雜遝殿庭之廣闊不知爲幾百步而文武官盈庭幾無空地彌滿其中望之若蜂屯蟻聚頭皆戴紅故渾庭皆紅中有插孔雀羽者即表武官者也旌旆儀仗挾御路而成列金銀耀目錦羽翻風其所列儀仗多有不知名者其中有形圓如月塗以黃金而長其柄若團扇樣者幾數十而列于最上層矣四面衛士傳道皇帝出殿上而其出入皆自殿後注來焉殿高庭闊且殿上之簾箔階下之旗幟隱映蔽翳依微之中纔見檻外侍衛之臣而已殿上動靜則

漠然、可知矣百官及各省而上正朝賀表皆、感于
亭子按(鑾)儀使舁亭子教坊使奏樂殿外鳴鞭而詹下
讀表皆倣皇明時儀注而但節奏簡略已而旗幟儀
仗三起三伏若有號令之狀輒有呼唱之聲坐於殿
上而聞之若自天上爲但見殿陛之上有衣黃着列
立跪起狀吾人云此則諸王朝參也唯諸王乃行禮
于殿陛上皆着貂裘故色黃云既而百官行禮而以
次趁諸品石下北面立而皆有序而不紊鳴贊官呼
唱百官一時行三跪九叩之禮千頭紅纓若滿庭開
花焉嘗聞清人朝參時千官百僚一時跪起無相參

差且依中原古禮跪則齊跪兩膝起時齊起云今日
見之蓋韃齊頗熟於跪起之節而猶有参差不齊者
或有頸纔至地卽擧反又俯伏者本色不可藏矣禮
畢各歸庭西邊班相向而坐又次乃引我使行禮通
官引導漸進至御路左邊就位而立庭之左右立尺
餘之石各鐫第幾品所謂品石也余隨後立于第四
行之末即正九品第三石也望見殿上則依俙雖太
和殿三字殿屋覆以黃屋棟楹皆塗黃金朝日照之
炫轉恍惚所謂御榻杳然不知何狀殿高不知爲幾
許丈廣難測其幾許步而前楹凡十一間一間之廣

幾五六丈其高望之若在半空焉前階凡三層臺而
皆以石雕鏤作欄一臺各十餘級自庭升殿殆過十
丈三臺之石欄亦与太和殿間數同焉而每間置大
金爐彝者、烟氤氳東西廡廊之深嚴宏麗上下石
欄之縈繞奇巧皆不可形言也殿左四五十步有門
紅衣軍守之諸王出入于其門矣待臚唱依通官言
行禮、、既罷胡皇入去而但見黃衣儀仗繞殿左邊
進而去而已百官始舒氣緩步而出御榻雖處不知
過處位而鞠躬之禮亦不足責之於渠輩也我一行
亦隨而退歸嗚呼太和殿即皇明時皇極殿也古天

子朝諸侯之堂而一胡商儼然坐其上已可憤惋旣我輩以皇明遺民平日讀經傳講義理其自視与視彼也何如而今過甘心拜禮於下俯昂今古無地灑涕箕子麥秀之悲比諸今日猶爲歌后矣罷出至東華门羣胡罷朝而歸者雜遝塡咽于门故一行止於门内以待少間三使踞坐于繩床而羣胡過者不問焉其中識體貌者則尒開眼視之而過或雖大官而來立於前熟視而去蓋其俗略於細節故然也而亦見待我使也禮敬而不慢矣未時罷歸上房盛備酒饌饋一行焉

○初二日癸丑晴大風極寒自禮部計使行人口馬匹之數列書支供物件以來

朝鮮國正使副使書狀官三員每日各鵝一首雞一首魚一尾麪一斤豆腐二斤淹菜三斤黃酒六壺淸醬六兩乳醬六兩醋十兩醬果四兩香油一兩灯油一鍾茶葉一兩花椒一錢塩一兩米二升柴則正使三十斤副使十七斤書狀十五斤炭則正使二十斤副使書狀各十斤也肉三斤羊一隻酪一鐥則三使合兩賜之果則五日一次合兩賜之兩蘋果五十斤梨五十斤綠果七十五斤葡萄五斤大棗五斤大通官三員押物官二十四員每日各雞一首肉二斤麪二斤淹菜一斤豆腐一斤淸醬二兩土醬四兩黃酒一壺香油四錢灯油一鍾茶葉五錢花椒五分塩一兩米一升柴十斤炭則大通官七斤押物官五斤與於朝參而受賞之三十員之從人三十名

每日各黃肉一斤八兩豬半斤醃菜二兩鹽一兩米一升柴四斤黃酒則合六壺灯油合六鍾未受賞之從人二百八十五名每日各黃肉半斤醃菜四兩醬二兩鹽一兩米一升柴四斤馬二百四十三匹每日各大豆四升穀草一束약草一束柴二斤合五日所給者米十七石四斗大豆四十八石六斗也

嘗聞留館時分給三使臣者各有差等云矣今番則一體磨鍊無有差等求得文書於通官而見之則蓋去年七月怡親王稟告而新定式焉怡親王者即雍正帝之第十三王允祥雍正帝愛允祥國事皆委之允祥亦竭誠輔政故民倚而信之云

今日副房文設酒饌饋一行

○初三日甲寅晴日氣稍解所入之館足以容一行而猶不無狹窄苟艱之弊馬則皆露繫焉其屋之半使民亂居者猶多矣使行非今番而已今若不得變通則有因不得變通之慮故一行相議使舌人通于提督請復空出給貰之屋則提督文移于禮部禮部將陳達於皇帝而變通云提督一員來待副提督則使行到館初日暫來其後則不復來云

○初四日乙卯晴提督分送雜果於三使臣故各以紙扇答禮○有金常明者本我國人子孫也其曾祖

某甲被擄於丙子難而不得還因為清人常明房顯達仕路被眷遇於雍正帝故去年使臣回時以史冊辨誣事懇請於常明、、許其居間周旋矣今日常明令通官請見譯官金時裕、、以將往于常明之意告之副使令公謂時裕曰今將率名而來者專為史策一款也明年臘月可以畢刊之說既明言於常明之去年書而今既過其限矣今行若未得其刊本而歸則君所云去年周旋云、之說不免為偽飾之言而別啓請以來之意又將歸虛君豈逃其罪責哉君往見常明諭以此意善為說辭毋有虛還之弊也

蓋去年十月初五日晝講入侍時洛昌君啓于榻前曰小臣頃日入侍時以今番使行別爲加定譯官率去之意稟達而 聖教既許其依例加定率去故其時加定任譯金時裕以率去之意定奪親承許可之下教而司譯院自前定式防其別加定故不得循例加定數外率去而第伏念史策下誣事至重且大去年彼人之貽使臣書雖以明年冬爲期而異國事情實難預度必使任譯輩居間善爲周旋而後庶有可望而任譯中以此事自初擔當詳知事情者惟李樞金時裕二人也李樞則先以賫咨官今入燕京姑未

知回還之遲速金時裕則死故而在別加定則雖未卒去而金時裕則今番不可不卒去故敢此仰達矣上曰今番則非可別啓請而史策事至重加定之他譯官則不可卒去而金時裕則別爲卒去也以此帶次之外卒金時裕來故令伝之言如此也時裕往見常明諭以此意常明曰史記修正則今雖纔畢而未刊之前先納于皇上、、親覽若有未盡處則改付標以下總裁官更修正以納而改時或添入或刪去故字數行數次、相違改一行則輒至於改一卷以是之故自然遲就矣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畢修全

狀獻于皇帝矣今始隨四匣未及隨者多以此刊
之所以不易也俺之先祖事莊穆大王六年（常明之謂祖仁廟朝仕為兵使云、）俺視東國若吾君焉吾於此事豈敢一毫
歇后哉吾今亦有関巡之道銘諸心肺而不忘焉君
其少竢也吾將有商量者耳云、其言頗有推托彌
縫之狀史策今行亦未得、去者决矣程璵白愛來
兩人之言果信矣史誣之首末略記于左
竹泉金判書鎮圭氏撰其先府君光城府院君行
狀曰 顯宗大王時宗室楨等上疏言皇明時野
史有誣辱我 仁祖大王之說請下誣於清人

上以問諸臣、、多有言當下諭者府君曰此事
与宣廟朝以國系被誣往下皇明之事道理也
時勢也事體也皆有異焉所謂道理不待臣言而
殿下亦必知之大抵若於其作野史之時而下破
之則當爲天下萬世之正論而今明人所作者而
清人改之何能有辭於後世哉所謂時勢者明人所
著者今易世之後請改於清人則彼其肯許之乎
所謂事體明朝會典若有爽失則固宜辨矣而野
史者不過一人之私言何可辨哉欲請改之則野
史非國家之所知也欲請禁之則此非我國所可

請也請改不可請禁亦不可將何辭而示之哉蓋此時楨枏兄弟旣懷奸謀欲干國政以野史稗說之無徵者聞於 上將以張大其事也其所謂誣辱者指 仁祖癸巳反正事也其書云記其時登州巡撫袁可立查覈我國事之首末而已寔无可辨之誣矣楨旣倡其議諸臣以其事關先朝爲重皆囁嚅難言而獨府君指陳其不可甚明至 肅宗初年羣小當朝其議復起而贊成之竟使楨之弟枏于燕請其事致詰問禁書得見之由大受困責人服府君之先見云云

前使行時許改史誣朝報曰禮部等衙門謹會議
莊穆王被誣事朝鮮國王姓諱(今上御諱)奏聞云臣之
六代祖昭敬王(宣廟御諱)立世子琿爲嗣矣後琿無道
王大妃教廢琿擇昭敬王諸孫中賢有德者近綾
陽君(仁祖御諱)立之即臣四代祖莊穆王也壬子年陪
臣往使偶得皇明十六朝紀爲名之書而記本國
癸亥事直以簒逆書之臣之祖父(顯廟御諱)自得是書
常腐心竊痛欲奏之皇朝而請釐正不幸奄忽未
成其志至康熙十五年臣先父(肅廟御諱)奉遣戎申籲
皇朝而請改之禮部回咨以爲該國癸亥廢立事

始末莊穆王事蹟自有定論不採野史之私記入
之信史又於年進貢時更具寃情請命史官更爲
釐正若果改刊因請頒示禮部回咨以爲莊穆王
事蹟始末史臣之微寃攢修之意前日奏咨甚明
當奉皇旨施諭云臣之先父奉咨文辭意每以未
得快見釐正之正史含恨而沒臣奉其遺意豈一
刻忘乎心哉今聞皇朝方修明史秉筆之臣自當
據實記之或恐外國事有不及盡知者今敢陳先
祖莊穆王受誣之大綱以冀皇上垂憐察焉若明
命史臣刪去訛謬誣罔之說明載寃蹟以成萬世

之信史因將刊本宣示小邦則不但臣之受恩啣
結臣之先祖父必將感泣於冥冥之中云云 此以上我國奏
聞故康熙十五年朝鮮國王姓諱 肅廟御諱 奏聞以爲
先祖莊穆王被明朝野史誣謗請刪改禮部議回
咨以爲本朝撰修明史是非必公該國之癸亥廢
立事蹟始末自有公論不宜旁採私記以入信史
因奉旨施議有文案又故康熙十八年朝鮮國
王姓諱 肅廟御諱 奏聞以爲憂慕冤誣情鄭請被鑑首
禮部議以爲朝鮮國癸亥事蹟始末宜以宗撰修
雖有誣罔之說私記訛傳者不宜載錄況朝鮮所

賀去之十六朝記若野史也不足憑據康熙十六年禮部奏請收其書聚諸禮部而燒之既以咨文明諭該國王則非可以再論以此意回咨奉皇旨依議施行又有文案今該國王姓諱今上御諱奏聞以為先臣莊穆王乃奉大妃命擇昭敬王諸孫中賢有德者迎立之一國臣民無不感服稱美隱至于今不衰而皇明十六朝記直書以纂逆臣今聞皇朝修明史陛詔修史之臣改訛誣之說云云臣等謹攷自古稗官野史之所記蓋録閭閻傳聞之說家自為說人各異辭非修輯正史者所可盡取朝

鮮國癸亥廢立事明天啓三年椵島鎮將毛文龍據朝鮮政府移文奏於明朝當時廷議不一登州巡撫袁可立奏請遣使查覈其冬毛文龍送呈朝鮮國公決十二通又言彼國自宗室至八道臣民一辭皆稱仁祖御諱恭請統理國事云皇帝遂封仁祖御諱爲朝鮮國王以天啓三年十二月禮部奏請疏所載也今朝鮮國王姓諱今上被皇上綏懷之恩款曲陳達冀昭雪先祖皇上念其情事懇切命臣等會議伏念奬善釋寃聖王勸世之大道闕疑存信史官記事之良法況外國疑事宜在闕略朝鮮國王

姓諱仁祖之立明時諸書所記不同而毛文龍請封
之疏有彼國臣民一辭稱仁祖御諱爲恭者亦可訂纂
逆云云之爲証也臣等請將該國王姓諱今上奏聞
付之史館令撰輯諸臣朝鮮國癸亥廢立事刪去
雜說精攷書籍作爲匡論以慰該國王奏請之誠
刊後宣示一本之請史冊出境雖有嚴禁条目而
我國家德澤惠廣四海一家而朝鮮輸誠最早效
忠最勤与內地無異待明史畢刊之日將朝鮮列
傳中記莊穆王事者須示該國王以示聖朝撫遠
方爱小邦之仁皇上推誠布公之意其進奏禮物

還給來使使之帶歸恭俟命下之日行文於該國
王爲可雍正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會議以呈本月
二十八日奉旨依議施行云云郭如恒出示
之朝報乃此也
○初五日丙辰晴金常明兼北京都城九門收稅官
往在西門外收稅所使通官送言於金時裕要見御
醫云金時裕率御醫吳持喆往見蓋常明有脚疾欲
論鍼焫也時裕又以史冊事言之常明答曰君既以
本國事托於我我之心力所及處豈敢不竭誠圖之
云其言每如此而已他无可圖之階惟恃時裕之舌

而已矣○首譯韓興義送洞庭橘及柑子一器于余矣

○初六日丁巳晴上使得幻人設戲請一行觀之故往見焉置一卓於庭中幻術者立卓前出磁盃一隻於囊中倒持而遍示座中以示其空虛後置其盃于卓上又以一盃覆其上出紅袱覆其盃上以手劃卓畫符念呪仰天揮手於空中向杯作擲而盛之之狀者數食頃而已去其袱開其上覆之杯則酒滿盃中使傍人嗅之就嗅之酒臭觸鼻其人因自飲之又遍飲傍觀者味甚冽云時我國下人觀光者幾三百人

而無人不飮〻輒有酒氣愈飮而酒愈不窮矣旣空其杯乃請其酒一盃於譯官故持酒滿斟其盃以與之則受而置桌上又以盃覆之又以紅袱幕之盡待念呪如俄時樣而已捲其袱擧其盃而倒持之盃乃乾矣又出圓珠五箇執於左手又伸右手五指以示人卽握空拳兩手相向間一尺餘矣少頃開示之左手之珠忽在於右手中矣又自其中出鹿皮乾者一條長尺餘其狀略如蛇皆示之人使知其爲鹿皮也以手撫摩則其皮漸蠕〻而動擧頭搖尾旣而躍下桌子上跳上於傍人之肩特上而行復走下桌上開

口吐舌眞帨也又出圓繖帶一条以刀斷其中而兩
分之与人遍視後還持之執其所斷兩端而念呪焉
而已兩端自續無痕跡持來詳見而終未見斷痕也
又盤其帶于卓上覆之以盂而已擧其盂則帶變爲
蛇蜿蜒鋪卷開口吐舌寸餘欲爲噬人狀又於地上
畫符於四方及中央五處取其土置卓中覆以袱呻
喚者久之拂其袱則棗栗无數散落人皆拾而啜之
幻者取其棗數枚使在傍驛卒開口納其棗於口因
令開口少焉令吐之棗皆變爲馬糞或化爲蜂飛去
矣又以袱冪卓上食頃以手探袱中取出梨柚數十

箇譯官等爭食之又覆氊于地上畫符於四方及中央又各分書金木水火土五字各取其土鋪之氊上手揮空中作持来以盛之狀若久之少舉氊出置盡磁器凡數而各盛雞果沉菜醋菜魚羹肉羹者數十器而菜湯皆有汁滿器流溢于地人爭取喫先取者亦能爲又執袱念呪而拂之黃栗多撒落終則黃雀數十飛出或捉而遍觀焉又灌水於掌中握拳而以口吹之又倩傍人吹之食頃開其拳水化爲氷大如鷄卵納於傍人之口而已吐之皆爲壓灰矣其外変化妖誕奇奇怪怪恍惚難狀不可殫記也又有雜戲

之人置畫磁器於一丈餘長竿上擧其竿于空中遍旋庭中奔馳而碗不落或高擲空中復以其竿承之百不一落又開函出假人長數三寸者手足面目依然似人置之碗邊假人自以兩手扶椀以繩係假人之頸遍行於庭中而假人扶椀而抱之竟不落焉又垂長繩於空中則假人躍而抱繩上下惟人所使又置畫椀於丈餘木上又揷丈餘之竿于木下又揷丈餘大竹於其竿下如是者八九層高幾十餘丈椀在其上幾落而還安持其竿跳馳巡行于一庭見之者懍懍不勝其危而椀終不墜矣又有一漢子持長劒

以右紙之塗以唾津口念呪語輒納劍口中下插于胸膈數尺之劍盡入使不見其柄踊躍遍行過食頃後拔之又有一老胡合兩劍插吞如俄若狀巡環久之拔出驛卒言其劍端有染出若大便若云其胡面青色氣塞然久而後定悚懍不忍見也大抵其術妖誕不可究識中原之人以幻術惑人其法已久魚豢魏略所云黎靬多奇幻之術口中吐火自繫自解云若唐顏師古所云吞刀吐火種樹種菜即地開花摘棗而食屠人斬馬殺而復生之術云者列子周穆王篇所云有化人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若皆

謂此術也
○初七日戊午晴日氣溫和春意已生矣
○初八日己未晴副使令公房与書狀房只隔一間
而留館四十日竟不一往訪獨与余放書冊抄文字
以消日閉門絕跡人或怪之而今公亦不之改焉○
十三王通於館所要見針醫及善華語之譯官云使
金時裕与吳持誥往見蓋十三王之子有積年瘡腫
欲邀醫問藥也金時裕夕返言十三王之宅其門以
石築而雕鏤之畫以五彩極玲瓏門上爲樓焉王方
入闕未返告來由於閽者閽者導之坐於門内一室

守護之軍執弓矢列立門内矣已而傳云王來矣門
内衛士奔走出迎王乘人轎來入于内少焉使人召
之隨之行從粉墻下過三重門則有山頗高其上有
小屋極蕭灑王於床上藉錦茵而坐又置二錦茵於
側命兩人升坐燕俗於諸王則一跪三叩而兩人以
我東之禮拜謁于階下王屢命登席讓不敢侍坐於
床前隨所問而對之矣持話略言療疾之方王甚悅
請明日復來云王隆準美鬚髯氣象表逸眼彩射人
而接待款謹言語溫恭云彼以皇子居親王位總理
天下事其尊貴何如而能不自滿如此其地逼勢礙

而能不與於兄饑兄饘相鬪之變上不失友於兄下
不為怨於民者亦豈无所以哉
○初九日庚申晴曾因館守使提督文移禮部
矣今日始變通々館之西北邊墻外人家開而廣之
更退築垣焉○胡人牽弄猿至犬身而手足如人面
如老嫗狀其胡人以索係頸而牽之鼓缶而使舞之
猿應節而舞其人置大櫃於庭中猿儇舞自開其櫃
櫃中有朝士冠服甲胄婦女衣裳等各色衣冠滿貯
焉猿以次出而戴着各隨其服色而倣其形狀着儒
冠則雍容披武服則雄猛鬆婦女裙裳則嬌態最末

作老嫗揪着短裳杖蹇傴僂而行依然老嫗也驛卒
以杖戲侵之則怒而努目裂眦奪其杖趁而拼擊之
其主胡牽其裳使不得自由輒不勝其姑力甚而歸
嘷焉欲聞其啼聲使主胡教之啼猿嚬不肯啼主胡
以鞭鞭之使啼而但作痛楚聲蹙眉欲啼終不肯啼
焉〇金時裕與吳揚喆同往十三王家見其子之疾
而命藥焉王令宦者諭之曰私室之頻頻請見極知
未安而至情所在不得已焉且吾視東國與他國異
焉君輩毋以往來為嫌亦勿以貴公子難於用藥也
仍請避日看病云

○初十日辛酉晴留義州時譯官卞仲華入燕還言濟州人漂到于琉球國琉球國付送於北京貢使我使行到北京則當逢着云矣今日始聞濟州漂海人与琉球使臣昨日同入北京留在於三官廟云行中使洪萬運韓守岳往見漂海人又入見琉球使臣謝其救濟人命辛勤率來之意余初欲同往見琉球人之狀矣更思之則有若薄其身若然迺止不往焉洪萬運往見而還言漂海人之居住人名及數呈文禮部〻〻奏聞于皇帝受皇旨而後當送于我使行所在處云又言往三官庙琉球使所在處則彼亦有提

督府之以入見琉球使而致謝之意請于提督〻〻曰汝輩豈可自歷而入見之乎於此名見之可也蓋其意重朝鮮人而輕琉球也即通于琉球使琉球使具冠服出見而不削髮而辮之以黑繒纏頭而垂其後如着幅巾樣衣服以綵緞爲之而廣袖垂膝着傳衣焉相揖若平交然略接數語而罷濟州漂人凡九名也見萬運等驚喜若逢父母來伏於前聲淚俱發不能成語云◯幻術者又來上使与一行觀之其奇觀不過与昨所見者同細察之皆妖誕惑人之幻戲而終不覺其妙理也

○十一日壬戌晴副使令公於伐戌來使時欲求中國名畫圖像而屢請名師屢畫之終未彷彿故止之矣今聞西洋畫法獨步天下今洪萬運往天主堂見西洋人請畫令公之像洋人辭曰吾以海外之人方被天子恩眷天子令別營作天主堂於角們使館之右屋既建矣而使我任丹艧之役案先整隙無以從勤請之意燕京有善圖像者吾當紹介而薦之云矣今日有馬建者來畫洋人所送也乃賜席坐其人仰視令公之貌圖出草本於前而又不甚彷彿其人曰初畫也不能肖焉明日當更圖之公賜紙扇以送○

呉持喆往於十三王家得饌果分獻于三使臣中多
異饌奇味矣
○十二日癸亥晴馬建又來畫令公像比昨日所畫
者稍似彷彿而猶未肖焉建曰吾畫王公貴人之像
前後不知其幾而一下筆无不彷彿或初畫出不能
十分肖至再畫則亘无不肖矣今老爺之像則再試
而猶不能摹出蓋大人尊相果難畫矣吾技止此未
可試也西洋人弟子中有善畫者俺當率來云○金
時裕呉持喆往十三王家王問於時裕曰汝國与倭
國至今通商買乎時裕曰設市肆于境交易物貨者

有定式至今行之而但倭國所産之銀比昔五之三故我國无銀也王又問曰聞汝國〻用漸縮於古有不足之憂云何以然也時裕曰連値歳儉不惟賦税漸縮幸被先皇帝庇撫之澤境内晏然百姓繁庶以有限之地養无窮之民〻産之貧窮國儲之窘之由此故也王曰汝言是也此天下皆然云

○十三日甲子晴馬達与他畫師葛哥來又圖此畫像一本而無勝於馬達所畫者令公謝遣之○金尚明因金時裕得眞花獻于使臣花産於哈密地者云哈密距北京萬餘里過節久矣而味甚甘色不變若新

摘焉○今日胡皇遊圓明園云圓明園在皇城西三十里外与熱河暢春園皆皇帝遊宴處也三處皆有離宮云

○十四日乙丑晴厨房買苣蕩供於朝饍其葉大且美如夏摘焉○所處館舍後墻之北大路也蹏轍之聲終日喧聒若雷焉

○十五日丙寅晴自禮部通報黄海道兩江漂風漢人領来譯官趙光璧去年十二月晦日至鳳凰城押付還去云而不得聞故國信息尤爲沓沓矣副房備樂飯食一行初更上房又設小饍請一行列坐庭中

飲酒遨遊而罷是夜明月依然如故園枕上思家轉輾不能成眠墻外巡軍擊柝戒更達夜不休蓋唐時夜則金吾軍自初昏至晚傳呼又於六街上街街置鼓以防奸賊明時夜則每街軍士守所掌之地而傳呼至曉而罷矣今皆因其法而嚴更不如我國之稀踈矣○曉後蹔眠夢見老親及姊氏覺來思慕倍切憂虞多端終日不能抑焉是夜又夢靜齋尹公

○十六日丁卯晴提督始開館門使外人出入許通交易舌人言高胡華及廖班等（廖班如我國書吏以江南人立番於北京云）請欲與我國人交易物貨者各出銀貨納賂于提督

然後始開門許通者例也而前則提督一負而已故賂銀不過一千兩猶足於其心矣今番則二負將分半故倍徵於前日高胡牽與提督爭不决以致通門之期遲於往日云自此以後各色書畫雜佩器玩奇、怪、侈靡之物自朝至夕日、塡門盈庭欲奔賣於鮮人而其中春畫者尤多一日所入未知爲幾車蓋隋煬帝日事荒淫命畫師圖男女押暱之狀以爲玩自是因爲風俗其畫不絶于世今中原禮義掃地淫風滔天此圖尤盛往、刻以金銀珠玉貯以綉函錦匣爭爲奇玩我東之人亦多貿歸者可惡也○因

譯官聞舉人晁有瑰若自南方入北京以神於筭命
聞焉云故告於令公而請来公問其子弟八字往事
多有巧中若自謂江南鎮江府人而欲見金臺勝地
来遊北京云善飲酒疎曠不修飾矣日已暮以明日
復期而送之
○十七日戊辰陰晁有瑰又入来略論八字罷以紙
扇謝之○禮部招所任譯官去又招濟州漂人九名
於琉球國使館尚書以下皆會使譯官傳語詳問其
姓名居住漂海始終一一記之然後將以奏聞也問
曰汝輩九人其姓名九人各道姓名又問与汝之奏

於琉球國之名一字相錯偹也答曰吾輩往琉球語
言不能相通故若是不同也又問汝輩是朝鮮國何
方人同行若幾人如何乘船如何遇風如何漂到于
琉球國所持者有何贖貨同行中或有死者否汝輩
船上或有奸情欲反事否耶從實直告答曰吾輩同
行者是九人皆濟州民也欲貿米去同乘小船泛海
因遇風漂到琉球國蒙大恩好々生出以至於此而
無一傷者無他姦詐之事也又問將貿米欲往何地
答曰往我國海南地矣又問海南地在何處答曰在
海邊陸地也又問何年何月何日發程何日遇風何

日到琉球國也答曰雍正三年二月初七日起身於家其日午時遇惡風漂蕩海中四十餘日三月二十八日自泊於一沙渚乃琉球國地也良久後始有人來問知為朝鮮人乃與飯使喫之因即通奏于本國王城往來二十五日始到琉球國王城即四月二十七日也因留王城外民家繼給衣食相接甚厚留一年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與琉球使臣同乘船越海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到福建下船九月二十六日又發行六年正月初九日到北京耳又問汝初欲貿米之物持銀子來乎答曰非銀子但載如干海菜十

餘石于船上漂風後皆入於海矣問曰船未破矣載來物貨何爲投諸海也答曰猝遇惡風死生未定海菜何惜焉如是屢次詰問後始參聞云其詳密如此矣琉球國正使耳目官毛汝龍副使靖羲大夫 민령그 云○唐琉球來求開市橘文而雜人之擅入朝鮮館者一切禁之又禁犯法買賣者蓋中國禁物史冊 흐ㄱ 힐

不조 大花緞西番大緞兵器水銀焰硝牛角灰色氈帽毛氈也我國禁物麤細布彩緞席大厚紙貂皮土豹皮海獺皮 以上杖一百徒三年 牝馬鞾皮石硫黃馬銅正鐵 以上杖一百流三千里 也並不許渡鴨江持去者也

○十八日己巳朝晴夕陰嘗聞皇明史有刊行之本云故使譯官購得矣今日始得初卷來蓋我國人求書冊則序班輩求得以入而每書先納初卷必定價決買而後始持全帙來爲其預納全帙則或有盡覽後還給之事故不肯盡納也明史列傳凡二百十卷各以類分倣漢書而見其目錄則可笑者多如方孝孺者不入忠義傳而乃與姚廣孝同入一編如丘瓊山薛文清輩皆不入儒林傳李東陽之徒亦不入文苑傳如此類甚多其是非議論不見全帙而可知其大綱矣第一百七十二卷始列外國列傳而我國居

胡應麟明萬曆中人非清人也亦誤

於蒼皇明時太史院所列之序則安南國爲中原縣邑故首安南瓦良哈以降附之故爲第二朝鮮識禮義而大國也故爲第三矣今移置第一焉知禮義邦之可尊敬也其書呂齋胡應麟康熙時編次獻于史局者也今方修明史故下此書于史局參考云

○十九日庚午陰在平壤時所見雍正帝回答咨文中誣辱一款極爲驚痛故入燕後嚴飭首譯使之得納內閣議叅文字及禮部送于瀋陽之移文而必使得踏印文書若處有中間僞造掩瞞之患矣今日始得納踏印文書副使令公命寫字官及畫員取其文

書及踏印以他紙依其樣模出擬回還時附諸別單以奏達爲

其文書曰議政大臣和碩怡親王允祥等謹奏該臣等會議得先經戶部議覆奉天將軍噶爾弼等奏稱買賣人胡嘉珮等拖欠庫銀一案經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奏奉旨胡嘉珮等於限內能完錢兩盡行從寬如限內不能還完將胡嘉珮等依議治罪餘剩拖欠錢兩要過銀兩各官俱行革職不論要過銀兩多寡一體着落賠還家產盡絶時再行奏聞另

下旨意餘依議欽此欽遵行文康任將軍綽琪嚴加究訊據買

賣人胡嘉珮所用朝鮮國買賣人李明基等二百四十七人賒欠貨物銀六萬七千三百八十餘兩現在文書賬目可據將此項追取可以償還所欠庫銀但朝鮮買賣人非內地可比其果否賒欠虛實尚在未定應令盛京禮部行文朝鮮國查明曾否賒欠胡嘉珮等貨物等因於雍正四年七月十七日題本月十九日奉旨依議欽遵行文去後隨據署盛京禮部事務殷泰奏稱賒取胡嘉珮等貨物若照依戶部行文朝鮮國查明則小國畏懼請止將胡嘉珮所呈賬內人名開寫行查俟查覆到日再行奏聞等因具奏俟經戶部議應如所請題覆奉旨依議欽遵在案續於雍正五年三月內原任將軍噶爾弼奏稱照原任將軍綽琪所奏將

發往之胡嘉珮等十二人內掌管賬目二人調回送往京城一名送往
朝鮮一名對質訊問等因經議政議應如所請議覆奉旨依議欽遵
在案又於本年七月內據該將軍伊禮布〔希一曰〕等奏請將胡廷瑞等十
人解黃朝相之子黃玩送至朝鮮對質等因議政議此項銀兩俱係正項
錢粮如不將胡嘉珮之蝦計胡廷瑞等送至朝鮮對質恐欠銀人等推
諉不認應預先行文朝鮮在於中江處所對質訊問等因具奏奉旨依
議欽遵亦在案今署理盛京禮部事務殷泰奏稱據朝鮮國王咨
稱賒欠胡嘉佩貨物商人李明基等二百四十七人內或因負債並刑或
俱失其名只記其職役年貌或有業農不事行商平生不識遼瀋路而
寃入其中或自已無所負而混被同行人並錄又有死亡逃散歲月已久

子姓親黨無一見在其首察者皆自引伏論以事
理所當一一懲還但累歲饑凶之餘莫保朝夕勢
難嚴督伏念天朝覆燾之仁曲軫海外小邦勿問
輕重牽從寬免只得仰特皇恩一一據察回覆煩
乞轉奏施行等因將原文具奏前來查朝鮮國李
明基等二百七十四人賒欠貨物銀六萬七千三
百八十餘兩洵係正項銀兩理應速行嚴追以補
國帑我皇上軫念遠邦屢加撫字惟恐行文查究
易生小國畏懼又以買賣人胡嘉佩等所開賒欠
銀兩或有不符故將賬內人名開寫令胡嘉佩等

夥計胡廷瑞等与朝鮮之人在中江地方對貿賡
事皆核寔情亦得平允是聖仁寬大綏柔外服者備
極周詳該國王自應仰體聖慈將賒欠銀兩逐一
查明應追解者即行追解方為允協乃據署理盛
京禮部事務殷泰轉奏朝鮮國王咨覆來文內稱
負債正刑者趙尚桂等三人又如太醫尉子晴倌
等俱失其名只記職役年貌僻或有業儒業農不
事行商生不識遼瀋之路而竄入其中又或死亡
逃撒歲月已久子姓親黨死一見存或自己無所
負而混被同行人並錄其所謂首寔者皆自引伏

今因饑荒之餘難於嚴緝等語該國王現稱趙尚
柱等為負債正刑是負債之風因其素習則賒欠
胡嘉佩等貨物銀兩不問可知至於太醫廚子哨
官等既屬該國官役則版籍備載不難按伊職業
逐一查明何得稱不知其名希圖塞責況胡嘉佩
等因行商貿易以致李明基等賒欠貨物銀兩非
李明基等進內地行商又安得稱不識遼瀋之路
以為推卸之計乎若云自己死所負而混被同行
人並錄是其同行者即係通欠之人何不詳查姓
名令其清還欠項也該國商賈即或有身故之人

亦無有嗣續可訊詰胡嘉佩行商時距今不過十五六載並非遠年可比何得稱歲月已久子姓親黨無一現存也此項欠銀関係國帑雖絲毫不可假借其首案者既自引伏則當令其償還又何得巧借餓死為辭不行嚴督乎觀其詞意支離種種揑飾是商人李明基等賒欠貨物銀两之處確案無疑相應仍照前議將胡廷瑞等十二人併黃朝相之子黃琓送至中江處所與朝鮮商人質訊明白按應追之數嚴追以完庫帑可也為此謹奏云云

雍正五年九月

初五日奏聞本月初六日雍正帝降旨云胡嘉佩等之与朝鮮人債銀六萬餘兩乃内帑之財而朕慮胡嘉佩等所奏不實或恐害及於外國故使行文而問之今内地貿易人与朝鮮用債人對面中江之界明白質定使中外之人不得相推諉而息紛擾矣今見朝鮮國王回咨其言辭支離意多巧飾以此觀之則該國人用銀也顯然无疑宜如議政大臣之議使中外之人對面質白孜其數而督捧也（此下有稱言肅廟而誣辱景廟之說很褻憤痛故拔之）見此咨之推托

牽強之說必其陪臣所為非該國王口氣蓋因不能自主張也如此積逋數明之事該國王必不能辦得今若以不能辦之事任之則非朕綏遠之至意也此文案毋固質下其朝鮮人當報之銀皆特寬減此則朕所以加惠於外藩非踈法於內地也云云

在應謹按此事其本末段落固未可詳而槩以此錄所記文蹟見之不過我國商賈之欠債於彼國商賈而不償者也其事至瑣而顧兩國所以處之者胥未得當故葛藤至此耳何者我國

商賈所欠之債初非宜用中國公貨即与彼國
商賈私相債假者也其所用銀兩又未必其公貨
而其後彼國商人自負公貨罪將不測故乃以
鮮人許未捧宿債現告彌縫欲爲死中求生之
計甭公貨之移徵於欠債人在內地人則固无
怪而亦一有司之責而已安有堂〻萬乘自以
爲〻天下民主者乃以移徵賈隨債事屑〻然
行文外國者殊可笑也此則彼國之失然彼紅
兜郞又奚得以負天子體貌責備者亦不足怪
也至於我國之所以處之也尤有大未得其當

若我國以禮義聞於天下若而國人之私自欠債於他國人而不償者其禁錮之誅潤民習之狡猾已延貽着雖無彼國行文之舉為其情現發則朝廷宜一一查明置之辟以懲之況彼既有行文宜以內帑銀噴之則其事不可但已第我國自中世以來國綱解弛民力凋殘竊想其時比諸今日貌樣則猶不至甚敝然頗近十萬銀貨之一時徵出則似難矣且負債者之或罪死或物故或（元）姓名或混入云云亦皆無怪而其真寔負債而身在者既皆自服則未知其數為

衆人而國須明白查覈可徵則徵之不可徵則誅之又不當以歉歲為辭而已也若以適逢歉歲一切宥之則從前許多不歉之歲而不償者果誰之罪也縱未能如數徵送而政須明的臚列善為辭令以回咨曰債錄若干人內罪死者若干人物故者若干人混入者若干人死姓名不可考者若干人而其身在而自服者凡若干人固宜一一徵送而伊輩用債後皆蕩折資本且值歉荒難徵無地惟當以法誅之而已待皇旨稟定使債人等與上國人給債者相會于中

江對面憑驗後可徵若徵後用法不可徵苟並當即其地對給債人梟首以示法綱云介則彼必有所以答之者矣豈可徒以歎荒推諉宜請寬蠲作哀乞可憐之狀哉今以其往來文案觀之我國之辭言、鶻突胡塗而歸趣疲懦彼國之辭言言明快綜核而歸趣驕蹇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者也畢竟雍正帝所謂寬減之敎直置我國於不足責之科是雖曰蠲給其實乃蹴爾而與之類耳真所謂長歌甚於痛哭者其爲耻辱憤惋豈啻辱罵詬責之比哉噫其時

謀國而主其事者未知爲誰而適不忍於我國
買豎人首級而陳吾　君受難洗之耻辱至此
而莫之悟何也惜哉
又念我國北通燕京南連倭蠻象譯之往来商
賈之販易即交隣間大政而國家紀綱漸頽風
俗益渝朝家所以驅御此輩者任使則不能擇
賢能閱市則不能糾奇衺浸々然蠹弊日生或
賣買禁物或偸竊公貨或換弄真贋或矯幻文
書種々左右譎詭中間圖利之竇不可以摟數
小則貽羞朝廷大則貽害國家往々犯罔赦之

罪而不但不甚顯發雖一或現發亦罕有死於市者蓋此輩生下來所見聞者惟利耳初不知世上有道理者為何件物自非天禀之拔類者鮮能免其習曰中且不論以公以私皆其手中弄東貨者也又自知其有積孽不死後日之慮故每以財賄玩好媚事貴勢不遺餘力以為狡兔營窟之計貴勢者皆中其計若一朝有意牽然來拖佛腳則雖心知其罪犯之難逭國人之所共欲殺而從前重賄奇玩已鉗之矣沒奈何遲勉左右之不敢暇顧於國計身名百般出脫

之此其所以死不降遁者也若是而曰國有三
尺則吾未之信也噫
○二十日辛未晴燕中百各司今日始開印治公事蓋燕法本以正月望後擇開印日而今年則差退於前云○金常明從胡皇往在圓明園矣今日自圓明園暫還收稅所云故送金時裕問史冊事常明曰吾自有周旋之事君毋亂吾意也時裕問何以周旋則終不言但云今日天下事皆在十三王之手吾薦吳持詰及君使療其子之疾安知無所以爭云云常明之心時裕之舌皆不可信也

○二十一日壬申晴晁有䂓書於余請淂清心丸故淂三丸送之○有一漢持一彩舟來其長四五尺飾以金銀珠玉上爲樓榭兩列坐數十美人於其上人長數寸許下通一穴納鑰匙于穴中開其鎖則美人皆生動或舞或行又兩美人分立左右打鼓擊鉦其聲錚錚然又有木鹿自行蓋巧制也正使買一西洋畫簇簇畫一年少美女最逼真右手持扇左手褰羅帷陛外若有所思若向人欲語嬋娟妖艶驟見不覺其非眞見之者心醉不欲離畫猶如此况眞乎誠傾國之尤物不宜近之也

○二十二日癸酉晴西洋人新營天主堂而甚近於我館所副使令公必欲得西洋人圖像又遣洪萬運往請吾隨往至門外通于西洋人西洋人出迎乃前日揖送於天主堂者也每入門必揖焉讓客先入至其堂寒暄畢洋人導我到新造天主堂役尚未畢各色工匠方張執役於堂中設浮階畫板子之役亦未半矣其制度之宏傑不及於宣武門內所見者而其巧侈則尤異焉遍觀畢洋人又引還其室呼童進茶矣洪萬運以副使令公之意懇請圖像洋人曰吾既受皇旨掌爲此堂之役豈可棄其所任移心於等閒之

畫我誘之萬端終不肯諾矣西洋人姓浪云

○二十三日甲戌晴

○二十四日乙亥陰我國表咨自内閣譯以清書今日始奏聞于圓明園云

○二十五日丙子晴令公又命往見西洋人乃與洪萬運往西墻外洋人所在處洋人浪姓者入闕方罷朝出又以圖像之説再三懇請而其意益落、蓋其貌已是天地間一別種且有所守之志難以變通不可回矣吾語萬運曰徒自辱而不如止之遂還焉有講堂臨路傍衆口誦讀之聲喧聒一洞遂入見之群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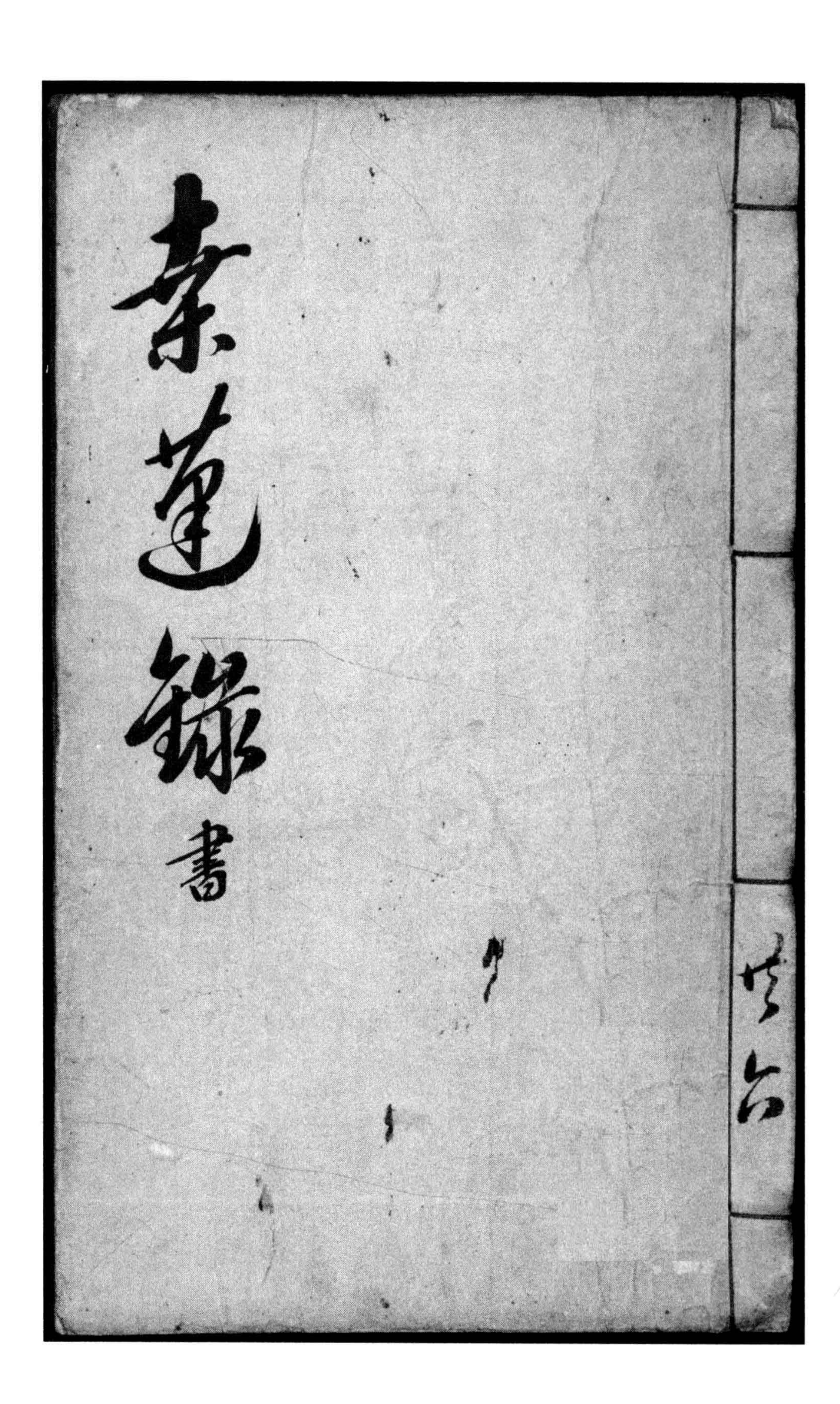
凡十餘人聚坐讀書而房中重席之上鋪貂皮爲師
席而虛無人俄者出去云童子之坐東壁者最長眉
目又淸秀可愛問其年方十六方讀李白書使之一
讀字音与我國異者幾半而無吐但嚴其句讀而已
案上有作文起草而未畢者問之則渠之所作云卽
所謂八股文也其法与我國所謂義疑心者頗類焉
其外童子或讀孟子或讀韓文矣
○二十六日丁丑晴上使買一鸚鵡其大如鳩綠羽
紅嘴鷹爪鷹眼形容閑雅可愛而但不能言可欠也
○二十七日戊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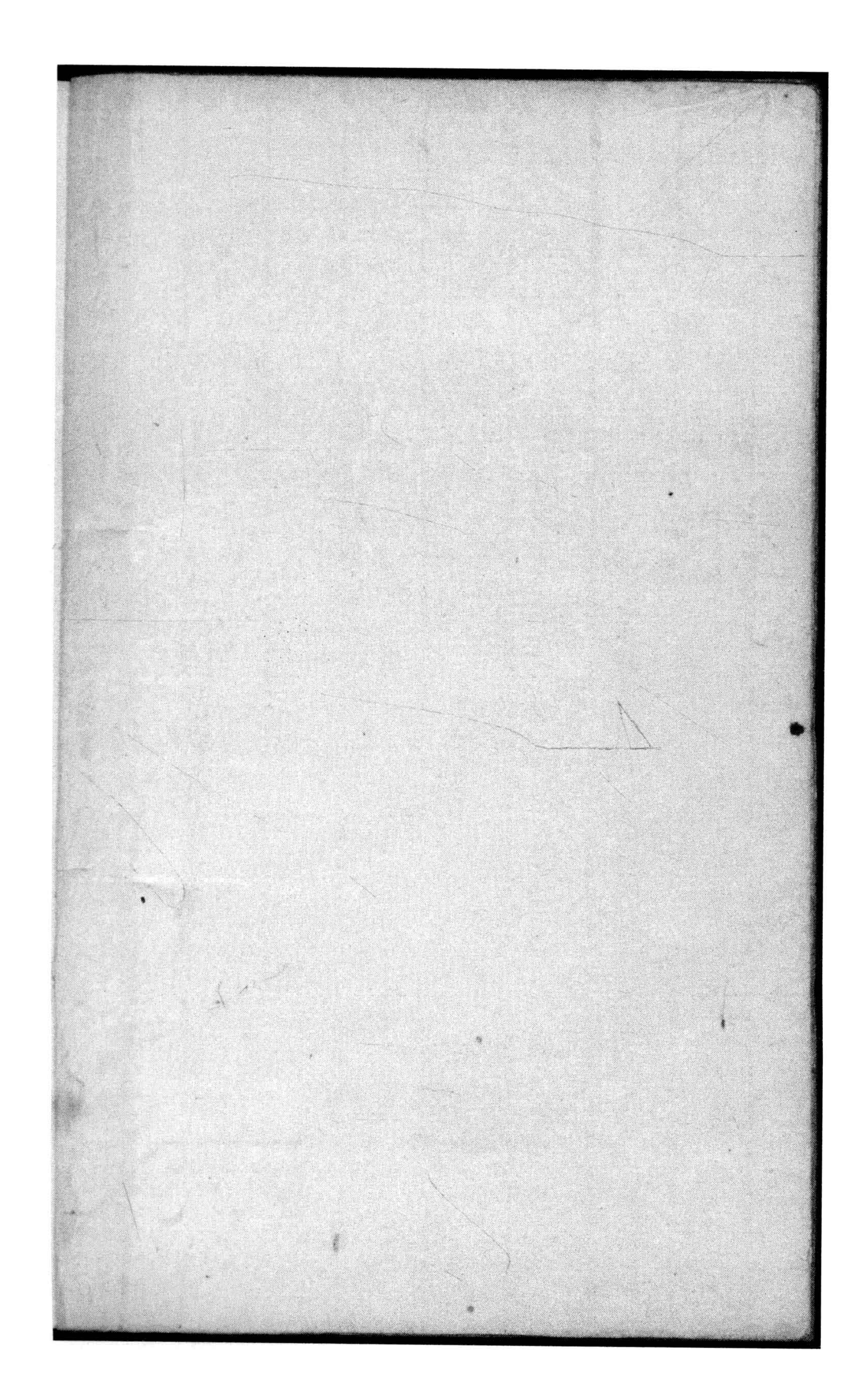
○二十八日己卯晴始送方物呈納文書于禮部

○二十九日庚辰

○三十日辛巳




桑蓬錄
書



四養齋外集桑蓬錄卷之九

○二月初一日壬午

○初二日癸未

○初三日甲申晴雍正帝自圓明園還都城

○初四日乙酉陪表文方物文書禮部呈達于胡皇後表文則即下禮部而方物文書則久未下云使臣令譯官探知其故譯官曰自前有方物文書不即下之時而如此則不無意外之好事云而不專信矣今朝禮部送一文書而諭之曰方物文書昨夕始下兼有蠲減之皇旨云其文書曰正月二十八日呈方物文

書二月初三日下皇旨曰朝鮮年貢之法歲貢米百石也朕念該國道遠輸送赤易白米三十石粘米三十石除減每年使貢粘米四十石所退以供祭祀之用以此永爲定法行文知委於該國王云閱西一道精擇遠輸之久弊自此大除國家之幸不可勝道而但胡皇之遺惠也太允端彙日十三生向我國用道之不足于金時裕之意今始覺其有謝理也今日燕中大小事權盡在於十三王者又可知矣

○初五日丙戌

○初六日丁亥陰日未曙衙门提督來謂方物呈納

文書始下云所任譯官等將輸納方物內凡正貢米一百石人情米八石則以行中刷馬五十匹駄去紙席苧紬之類則自衙門出車馬載去兩首譯以下分掌各領一時呈納焉譯官謂余曰米則納戶部〻〻在宮城後太液池傍方物則納于闕內各庫故呈納之後例入後苑觀玩上舍欲觀太液池則往納米處欲觀後苑則隨往納方物處云余心以爲闕內後苑必多奇觀太液與後苑不可兼觀則寧觀後苑遂與諸譯官從東華門入自宮墻外凡引水鑿濠若廣十步深可泛舟左右石築斬然又過兩重門渡石橋左

旣五鳳門而北折行五十餘步入前星門（太子所居闕內）北行數十步又折而西入過數十步路左有外太僕司其中重重長廐不知爲幾間而以百千計者皆駿馬也又北行過數十步到內太僕門外以方物所䭾之東未及到一行留待內太僕司與東翼門正相對東翼門即太和殿東門也門左右官人列坐者凡數十餘人余獨率馬頭壽萬入內太僕遍觀焉而已方物車輛皆至一行至東翼門升層階階高六七丈至門侍門卒禁不得入一行環立于階上第一層矣官員指導但招入首譯及掌務譯官方物則使我國人擔

入其外則一人毋得妄入雖彼人入門者皆以紅木牌出示而後乃許入闕庭嚴肅不敢喧嘩寂无人聲矣有一少年前立一官者自内而出至門守門校貟列坐者皆悚然俯伏問之則胡皇之弟康親王允禮云其人眼彩閃氣瞻視不常準高目長貌秀而癯不肥大矣見吾一行而問何說話官貟皆俯伏聽之跪而對焉又有一老胡自内至門遍觀焉康親王亦敬而禮貌之官貟等俯伏侍之如康親王焉亦宗室諸王云行紬則皆納于太和殿左廡室首譯以下出來一行下階北行五十餘步有一宮殿其左有庫与掌

庫之官同入庫中庫座築東西兩重白面〔綿〕紙則納于
東庫壯紙白紙則納于西庫皆使我國人搬入矣東
西庫皆五六十間而其中充滿者皆我國紙也掌庫
之官出示一張紙而謂之曰此紙蜀之古產今則絕
種云其帋面則黑而照人如鑑背則深紫色而滑潤
異常眞文房之寶玩也其庫皆爲兩層樓而每間中
出一門門皆以鐵門內又以鐵爲細網而張之若簾
不雨則不閉門蓋令曬風陽以防燥濕也門甚高鐵
條自上垂至地使以此開閉矣呈納畢罷出余謂譯
官曰何不入後苑宜欲出去也譯官曰雍正帝苟察

不似康熙帝之寬大故掌後苑之官不納外國人屢懇而終不許无奈何云不往户部若還可出也還至前星門前門左又有一門入其中即狗監也有狗十餘頭皆臥錦席上而皆以鐵索係頸見我國人而怒起欲噬之掌者叱而引鏁索猶作身磨牙得氣勃勃掌者曰此則產南方之盧獒一能搏虎云其大如駒矣來路市街我國人多聚着有觀玩者問之曰有死龍故觀之云就而見之長五六尺而角長數寸背腹皆有鱗五彩不分明而隱隱可見四足五爪尾頗長大抵奇異矣又懸穿山甲若頭如雉嘴如鷹長一尺

餘鱗大如錢而脛如石被於一身尾長五寸背廣四
寸矣
⑪初七日戊子晴是日胡皇往神農祠親祭節中國
古禮云○余兒時髮見讀禮通考於他人家其後每
欲得見而我國最罕有終未得見今行至豐潤縣一
胡持天下名山記五匣來賣見之則蓋集中國古今
人遊山記分十二省以地類聚者也中原山川之可
以遊覽處无一漏於是書者東方人得是書則天下
名山可以臥遊矣以故極欲買之使馬頭及譯官論
其價冊主要直銀子三十兩譯官爭之而終不下故

不得買入北京後余請於譯官求此二書令公聞吾言亦欲買之嚴分付於譯官而此二書皆元有云不爲得納馬頭壽萬明知吾之有癖於書冊又見吾求此二書而未得也從容謂余曰燕法惟序班賣書於我使行他胡則不敢持書冊入館序班皆以江南人上來入舊故爲其自遠方來使之賣書冊而售其贏者也不得以他路求故路窮求之而未得者多矣北京有王傳章者自前相親求書冊未有不得者潜求於此人則必得小人前有給債銀兩於彼而彼未償也故今番請以書冊償之云捧書冊則可以捧債爲

章云云自義州壽萬每請貸錢言入北京後將捧債以報云故不信也越江後屢見胡人輩責債於壽萬者多故余責之曰汝欺瞞胡人多用債錢矣汝安有給債於胡人之理哉壽萬曰但錄冊名以給請觀前頭云亦不之信也而試錄二冊名以給矣數日後壽萬來告曰王傳章來謂所求二書姑未及得而適得他書好者汝老爺必喜之故持來云矣余使持來見之一則八大家一則康熙所選朱書類聚也余自在東方時唐板八大家無數見之而板皆刓細不足觀今行亦不得見好本矣王傳章所納者果是稀本也

余買之朱書類聚内閣本也紙厚而字大副使令公買之矣序班龔哥范哥兩胡知其狀挺毆王傅章而捽曳之裂其衣裳又怒余之与王傅章交易也至余前問緣由言不遜云余呼軍牢推出兩漢兩胡尤大恚捽余寫狀於小紙呈于令公〻〻笑曰与王傅章序班交易余亦與有責焉分付譯官呼軍牢驅出之序伴僉怒往呈于提督去云其後不得復聞消息矣其狀曰會同館序班等齊訴于二老爺座前俺等於衙門所任清閑倍於人即貢國使入京時掌絲幅之出納徒爲辛苦兄一所出又任書冊買賣而竊食無多今

姜進士貪小利求什物於吾輩不能成其慾今交通
小賣買人王傳章私買書冊欲分其價何貴國進士
貪財圖利不顧體面有如此哉若提督老爺知如此
則其罪將安歸謹告二老爺詳審施行云云其辭誣
可妖妄還資一笑而余亦犯入人國而問禁之戒不
無歉然矣富芘两漢皆身短口捷性甚邪毒江南人
大抵然矣云曰此讀禮通考名山記二書竟未得買
可恨也余今行所得頗不少而並除治行引用者其
外則盡買書冊凡一千三百八十餘卷積于寢房滿
半間譯官輩見之皆曰以軍官買書過千卷前未之

前聞雜使臣尚無癖於書者亦不如上舍之多買云書冊皆請於譯官貴胡人之雇車載出矣歸到柵門後因亂報心事擾亂全不撿察而來入京後覓得者不及五分之一而盡失之平生之恨也

○初八日己丑晴譯官於再昨日納紙時得紫黑紙一張三分劃之分呈于三使臣副使令公却而不受譯官憮然移而賜余余以為文房之用受之未必傷廉也受之告于令公令公曰譯官輩例以賄賂啗使臣一受其賂則輒陷其籠絡渠輩以此試我故却之而君則非使臣也受尺餘之紙何嫌焉云再昨日入

張庫時掌庫官誇示之云蜀之古產今絕種只有一
張云矣以賜譯官云可怪也
○初九日庚寅晴金常明送人請見金時裕〻〻告
往副令公謂之曰史策許改之後今已三年而尚未
見刊本刊役若畢後則當即頒我國何煩請於常明
哉所以屢〻懇請於常明者蓋欲周旋於未刊之前
冀蒙其力也今歸期不遠而何其泄〻無黑白也大
明萬曆年間以國系被誣有辨誣之事其時大明先
刻會典一卷而賜之今宜證其事而為覲矣我太祖時罪
人尹彝李初二人反入大明將辱國誣國系以為高
麗逆臣李仁任之後孫也中原信其言故自太祖時

遣使下詔而不得諱歷定宗太宗世宗文宗端宗世祖睿宗成宗燕山中宗仁宗明宗十三世不得改至宣祖大王時使臣俞政丞泓返時始得改賜焉得見康熙時抑民役之敕諭則田稅民役皆令以萬曆以前為法云今史集事獻不可以萬曆事為法乎必以此意語金常明也金時裕性以此意語常明常明曰汝之使臣何知吾心哉先刊一冊既有萬曆之事極好矣十三王亦以為好而但皇帝盡覽還下之前先請刊之者不敢內閣大臣亦有不可者奈何吾妻甥之子方叅任史局必有詳知之事若有所聞則當潛報於君君必秘而勿洩也云

○初十日辛卯晴。劉令公招金時裕謂之曰：聞十三王歸自圓明園，汝當往見，而吾有以貢米除減事問之，若陳其感謝之意也。時裕與吳持喆往十三王家，王見其子之疾少愈，喜焉，再三致謝，因謂時裕曰：皇上特為除減歲貢米，汝使臣以為何如？對曰：使臣自聞特旨，感祝不寐，謂卑職等曰：吾君凡為民除弊之事，與諸臣晝夜講究，雖毫末有益於民，喜不已焉，自此西路之民揀米輸送之弊太半蠲除矣，吾君聞此報，則其感悅尤何如哉？歸奏之日，使臣亦謂與有榮焉，卑職等偎趾允致謝於皇上之路矣，今對大王不

知所以仰謝也王喜曰是皇上之恩也又問曰歲貢之米出於何處不出於租稅而別有拮据之道耶答曰我國本無他稅凡國內所用及事大國者皆出於田稅故貢米亦出於稅也王曰出於稅則許多貢米其何能一樣精白無參差相雜之弊也答曰揀於數斗而取一升揀於數石而取一斗揀之又揀精之又精斗會升縣功役甚難自然廣斂故東國西路民稅千餘里只責出貢米百石爲弊之不廿此可知矣如此大弊從此特大減感祝何可盡道王曰此皇恩也云今番貢米獨減大抵十三王居間周旋之力也○

離家已五朔矣異域滯留歸期猶杳然隔歲離闊信絕路憂思戀慕與日俱深數日來寢食靡甘發乎生病矣輒憶朱夫子所云若有大段抑制不克苦思古之所遭患難有大不堪處較以自比則可以少安者因念洪皓之困冷山文天祥之困燕獄其厄窮已非我今日之可比又終絕歸期而猶能自生使我而不幸遇其地則當生狂疾不可一日支耶不如暫忍也以是自寬覺意思一時平常儘聖賢言語之有益於人也大矣

○十一日壬辰晴行中有士人白璜若從上使來頗

解卜筮教晨起迎致問慈親安否得未濟卦占辭吉利亦可慰也白生雖充行中、房來內本士族也故副使令公亦以客禮待焉○胡皇將以明日引見使臣平明廖琳持儀注来其文曰禮部謹奏聞祇承皇旨事臣等差前朝鮮琉球差來進貢正使引見於乾清宮令朝鮮國王差陪臣洛昌君李樘琉球國王尚敬差耳目官毛汝龍進貢來本月十二日巳時攷例令其仰瞻天顏而退日皇上御乾清宮寶座臣部堂官導來使李樘毛汝龍著渠國公服各齊通事一員由乾清宮西門進西階升至丹陛上西邊行三跪九

叩畢從乾清西門賜座右翊大臣座末賜茶使臣啜
茶皇上慰問畢臣部堂官導出至乾清門外謝恩爲
此謹具奏聞云云余告副使令公曰誣辱咨文及辨
史誣事但委諸譯官而无少伸精誠之路矣明日之
引見正使誠難得之好機會也問答之際略擧此說
親陳於胡皇以觀其俯仰似甚當以此意相議講定
何如公曰君言甚好今聞書狀會于上使相議云君
以吾言傳而議之也余卽往上房傳副使令公之意
因又告曰聞我使引對時彼必先問　國王安否云
若對之以　國王以史記下誣者之未得快見日夜

疚心矣又於國咨中皇旨極嚴方在悚縮不安中豈云安乎云爾則彼必有答辭矣又其次必問使臣安否云若答曰國王方在不安中臣子安得晏然聚首憂嘆寢食靡安臆塞度日云爾則彼又必有所答之辭矣彼雖無所答亦可以噴臣子區區憤痛之心未知如何上使曰此論誠好當商量云矣議者皆以爲不可謂燕中引見之禮非皇帝所問之言不敢發口又事涉很越決不可如是矣余又爭之曰此皆因其所問而對之也其言寧泯然無痕何妨之有我倘因此言而逢彼之怒決無大段觸忤之慮況主辱臣死

正今日事也豈拘於彼俗阿㣼乎彼然哉屢爭而羣
議當同不可回焉蓋誘於譯官輩而不得變通也余
歸白令公、、曰死奈何矣而已上使書狀相議書
出引對時問答另記送于令公、、以示余使余執
筆改書以送而議論携貳竟不用焉可恨未時提督
而人及通官来請上使肄習明日引對之儀蓋吐不
疏必平坐行不拱必垂手矣上使習禮畢通官言琉
球使必在朝鮮使之後見吾畢習禮也輒以一胡稱
朝鮮使又〻以一胡稱琉球使令隨其後習儀以示之
稱朝鮮使者笑而禁之稱琉球使者羣胡指示識

矣渠亦有羞色矣提督請見書勿記者而曰不善爲
甫不舉其當舉者舉其不當舉者云
○十二日癸巳風昧爽通官來請上使、、着公服
詣闕軍官首譯任譯皆隨去焉未時罷歸故往見上
使聞其言則從左闕门入、、東廳廊少休琉球使臣
已來待矣通官金章廻來傳金常明之言曰引對時
問答于皇帝之辭如此、、云故依其言改書勿記
坐待辰時提督及禮部筆帖式通官等請入而軍官
以下皆不得隨上使獨隨通官入午门左廳坐東廳
廊一等公 마이서 中書 댱툰쥬 從朝房出將接上使

上使令通官請行相見之禮兩人皆云未及見皇上之前不可先行私禮 오亓 先入 마이서 請上使入朝房對坐而談頃之自內厨設上使朝飯來匙筯皆以銀飯之美不减於宣郭之米饌皆奇品異味飯畢進酪茶矣 마이셔 先起入金章龜等請入由太和門東廡 쇼뎌 門入行數十步有一宮殿巋然臨路左以金字額曰中和殿〻八角而金碧玲瓏又行數十步又入一門又有一殿比太和殿似稍小而額云保和殿層階石欄高二丈餘過一門又入一門曰保和門提督導上使暫憩于門西廡上提督先入臥而出前導

入门行數十步又折而西行數十步有一门崔嵬曰
乾清门東西廊丹雘爍爛石欄如削玉綺佃若畫中
高低橫亘皆極奇巧禮部左右侍郎兩人來傳語于
通官曰引對時愼毋失禮也巳時 마이시 自內出傳
皇旨特除三跪九叩之禮仍使禮部兩侍郎前導以
入云遂與兩侍郎及金章龜入乾淸西廡门胡皇已
出坐榻上矣從西階升直到右挾门賜坐于右廡苐
二行大臣之班胡皇一聲似呼 약시 爲禮部左右侍郎
進伏於前聽言降傳于通官〻〻傳于使臣曰汝國
王平安耶上使對曰平安通官復傳侍郎〻〻告于

皇帝、、每問時爲聲則侍郎進前聽言以傳奏
又問曰使臣安過乎對曰幸蒙皇恩安過耳又傳語
曰汝爲國王宗親故引接于便殿以示殊遇之意汝
其知之乎對曰陪臣幸得仰覲耿光固已感激于心
況小邦頻被皇上格外之恩前年特除歲幣今又蠲
減貢米又至於陳請之說辨誣之事皆以特旨準請
而許之小邦君臣感祝盛德無以仰報非但一二陪
臣私相感頌而已胡皇聞之微笑而頷之使侍郎賜
茶以銀椀盛茶容一升餘難於盡飲徐啜至半胡皇
又使諭之曰若難盡飲多少惟量也遂退給通事胡

皇面大準隆眼彩內〻若電語聲非大呼而殷〻然响屋樑矣旣而又傳諭曰退在于乾清門外領賞也即行謝恩禮〻畢 마이어乞亦 二人持傳旨賜貂皮二十領焉初與琉球使在外廊內庭時皆遠其坐席引見時亦不同入今後於我使〻人諭琉球使曰朝鮮使則歲前來旣朝參故即爲引見汝等則入來不久猶未朝參故若同爲引見則進見之節有難使若以是引見廿後毋以先後意其接對之少異也初入時餽飯及出來後賜貂琉球使則皆闕之云〇禮部移文于館所移送濟州漂海人孫應星等九名其移

文曰主客司爲移附事福建巡撫常賚差遣官員伴
送琉球國進貢使臣上京時並附朝鮮國漂人九名
到本部〻〻處朝鮮孫應星等九人致前送漂人薩
厄等之例給粮車馬之今來朝鮮國進貢使洛昌君
橂使之率還本國處望旨自琉球館送于朝鮮貢使
所待率事還也付會同館云〻來付移文後處回文
去其回文曰朝鮮國陪臣洛昌君李橂呈爲明處事
今雍正六年二月十二日禮部所送本國漂人孫應
星等九名皆依擬考其名處之雍正六年二月日呈
云〻因留九人于館所蓋孫應星等皆濟州沙土格

軍也丙午二月初七日發船于濟州向海南地風勢
甚惡不能駕船漂于外洋漂蕩四方四十餘日只待
其死三月二十八日自泊一小島即琉球地方也島
居人來見問知爲朝鮮人牽往置其家先食糜粥次
〻餽飯使之安頓即通于王城往返二十五日始得
回答使上京都乘小舟越海三日後到陸而必待昏
夜後令登陸蓋使他國人不知其地形之如何也下
陸後則調發民人持杖挾左右行四月二十七日始
到王城外初使住民舍後築舍以處之又發丁壯構
守直幕於门外晝夜防守優給衣服粮饌又徃〻賜

宴待之極厚同年十二月十二日與該國貢使同時乘海丁未正月二十六日泊福建因留爲九月二十六日離發于福建向北京而皆給驛馬或値嶺路險絶處則各給丁壯二名使之擔過二月初六日始到北京萬死餘生見故國人嗚咽慟哭見之惻然矣九人皆能琉球言詳問其風俗地形皆不知之但云人心仁厚法令寬弘民无盜竊國無刑杖人死則鑿山爲窟築石爲屋寬廣其中其族黨死者皆納其窟中前設石門而閉之祭時則啓其門而祭之男女皆不着袴但以廣袖長衣自上覆下飲食極精潔女多美

色云而已又言琉球人每語譯輩曰我國每漂到汝
國則汝國輒殺之不送前後死而不還者不知爲幾
人而我等則不忍殺汝國若是撫恤以送云聞之令
人愧不得出言矣又言今論天下之強大則朝鮮當
爲中原之亞而若論禮義則朝鮮當爲首云九人中
一人能解諺文有日記云故欲採入于日錄中使之
持來以見則不能成字列無所錄之記到處呼天痛
苦之辭而已無可觀矣蓋聞琉球國在福建正東水
路二千七百里國內有三十六島而遠島則言語殊
異置譯以通并諸島地方計南北三千里東西六百

常作尚

里王城所在處距諸地南北三日半程東西一日半
程宗廟祭二十九代而列昭穆作聖廟享孔子爵品
略倣華制明史所云琉球國學中國者有以也國王
姓常氏名敬今年二十九自 현손시 始王於中山 琉球
亦謂之中山 至于今王傳世幾千年有餘康熙五十九年
庚子遣翰林檢討 회보 編修官 셔보광 冊封今王爲
琉球王其地皆於九十月耕田而種之五月百穀登
熟而收入六月後則大風頻起海濤遍揚收穫之早
畢由土之久曠以此也然故地雖暖而一年不得再
稼云

○十四日乙未大風十六王有腫病請見鍼醫金時裕率呉持喆往見十六王即康親王允禮也十三王捴朝廷事十六王捴閣內事云金時裕歸言允禮為人頗蕭灑有文雅氣像作小閣於池上居處其中名其堂曰知足堂々中左右列書冊萬卷庭馴一雙鶴多列花卉居處動止似有儒者風度而但四壁皆琉璃云時裕得知足堂三字及堂記搨本而來允禮所自製自寫者也

○十五日丙申

○十六日丁酉晴是日胡皇親祭文廟云○夕金時

裕自十三王家來言十三王昨往圓明園內臨行諭
其僚人曰頃者引見朝鮮使之日吾於榻前備陳事
情曰予病沉痼若已過屢年与死為隣矣意外得朝
鮮蔘以治顆有差減之漸而東使歸日已迫勢將未
逢而嚴舐犢之情不勝悶迫皇帝曰然則何不留其
醫也對曰諸王之擅留外國人有所不可也皇帝曰
然則以吾意留之云吾既得皇旨矣東使雖返其醫
則當留置汝以此意傳于鮮使所在之館也云蓋允
祥之病子弟三而胡皇憂之不常特命為世子云矣
○金時裕往金常明家得史誣改正本未刊前謄出

若所來甚秘之屛左右納于使臣蓋若得寄價之意也

新撰明史中前誣改正本曰天啓元年八月改朝鮮進貢之路使自海至登州直入京師時毛文龍以總兵將兵鎭皮島招集逃民爲兵責繼軍粮于朝鮮十一月琿(光海君諱)叅力難繼餉粮食請依萬曆東征時例運給山東穀從之三年四月琿侄(仁祖御諱)以昭敬王妃令廢琿權理國事命議政府移文于督撫毛文龍使之奏聞毛文龍白于登州巡撫袁可立上表言琿罪无道宜待大妃奏聞而許立之

其疏留中八月王大妃上疏請封仁祖御諱禮部尚書
林堯俞謂朝鮮廢立事內外諸臣有懷忠憤謂
當明其罪而討之若有謂宜勿遽討姑受貢與方
物而覈其首末若或有言當以大義責之察人情
之向背若或有言宜使仁祖御諱討賊自洗若諸議皆
可採用而其誠知其琿實悖戾而仁祖御諱之討反臣
奉朝廷者惟毛文龍一人而已皇上奉天討逆以
扶綱常此經法也又若念伊本稱恭順異於他宗
室則更遣直士信臣會同毛文龍驗朝鮮臣民再
三詢問明覈後更爲請裁於聖上制曰可十二月

禮部吏上言臣前共兵部移文于登州巡撫袁可立兼爲分付於毛文龍遣官查覈今見彼國所送公決十二張自宗室至八道臣民皆稱仁祖御諱爲恭又彼國陪臣相率哀籲言當此危急之時必須治國之君請先降勅諭使仁祖御諱摠理國事因令出兵備毛文龍設伏出計待漸有次第始遣重臣降封册之典庶不失受小邦固邊圉之道天子從之四年四月遂封仁祖御諱爲國王

○十七日戊戌陰午後禮部送謝恩禮物表冬至表萬壽節表正朝表回咨文四張來

○十八日己亥陰大風是日胡皇祭先農親耕耤田耤田在正陽門外年年親耕云○譯官回提督聞之則我國進奏使方入來云

○十九日庚子乍陰乍晴禮部送領賞咨文及方物咨文送譯人咨文三張來

其領賞咨文曰禮部為領賞事朝鮮國王姓諱差陪臣洛昌君李樘禮曹判書李世瑾等為萬壽聖節冬至元朝及年貢禮物敬奉以來照例萬壽節賞賜朝鮮國王二等玲瓏鞍一副二等馬一匹表緞五疋銀一百兩貂皮一百張洒銀一百五十兩

冬至賞賜表緞五疋裹緞五疋銀一百兩貂皮一百張細銀一百五十兩元朝賞賜二等玲瓏鞍一部二等馬一疋表緞五疋銀一百兩貂皮一百張細銀一百五十兩年貢賞賜表緞五疋裹緞五疋銀一百兩貂皮一百張細銀一百五十兩咨朝鮮國云云（合賞賜玲瓏鞍二部二等馬二疋表緞二十疋裹緞十疋銀二千兩也）其年貢回咨黃細苧布一百八十疋白細苧布六十疋紫細綿紬一百二十疋白細綿紬六十疋滿花方席十張白面紙四千卷以來年貢預受云其下言米六十石永永蠲減事矣

其送漂人咨回禮部為稟報事主客清吏司案呈禮科抄
出本部題前事內開議得先經署理福建巡撫毛文銓疏稱琉球國王
尚敬差耳目官毛汝龍恭進方物附搭飄風朝鮮國難番九名到閩具
題前來臣部議覆照例給與口糧與貢使一同赴京俟到京日詢明情由再行
議奏等因具題奉旨依議欽遵咨行該撫去後今准福建巡撫常賚差都
武騎〻並禄潮海伴送琉球國貢使赴京并附送漂風朝鮮國難番覓
名於本年正月初九日到部隨令高麗通事詢問供稱姓名叫做孫應
星高時悅傅起善韓俊信成二星金萬善金益金日煥高次
雄俱係朝鮮濟州地方人民同伴九人供諸現上故刪去查康熙三十七年
福建巡撫官夢仁將琉球國附搭漂風朝鮮人薩厄等十八

名臣部議令給口糧解送至京交與朝鮮國領陪官員從驛遞帶
回等具題奉旨依議今將孫應星等九名相應照薩尼等之例
沿途給與口糧車輛交與現在來京朝鮮進貢使臣洛昌君樘
俟事竣日帶回本國并知照朝鮮國王可也等雍正六年二月初六日
題本月初九日奉旨依議為此合咨前去查照施行

○二十日辛丑陰風平明上使率一行將詣闕領賞
副使令公稱病不出謂余曰拜跪龍庭非志士之所
甘心而以跛為託自處病廢既不得如李相尚真之
事則出疆從役之命義不敢辭故吾凡再為異域之
使而戊戌來時則自朝參至領賞皆稱病不參矣今

來若又欲如曩時則易致彼人之疑怒或因此生事則非奉使不辱之義又念朝參則乃傳君命也爲君命而屈或不害於義故黽勉隨參而至於頒賞則乃告歸受賜也又与朝參異焉吾門以不往者有區區所守也余對曰誠然此本小子之心也今行亦爲壯觀而客有拜犬羊之耻嘗有講論焉竊以爲今公既有戊戌之事今番亦應如之矣朝參時公入參故小子不敢自異忍辱而從後今承教意嘐有先獲我心之喜小子恒無異焉請毋往也因閑遂出長文別序以獻蓋長文知余不欲拜之意而有形於文字者故

也令公見畢憮然曰如此之文何爲持來難改哉君之透也卽封內藏之曰還渡鴨綠江後覔去也因復謂之曰君旣不欲參領賞則誰復勸之而吾旣稱病君又無端不參則行中必多言有不悅者君其代我而往亞夫之志雖謂難奪而君與我地異君毋固執也余遂不能爭爲使臣入闕領賞退至禮部參宴例也令公使余操筆以不得與宴之意作數行呈文與上使一行發行時令公謂上使曰領賞非但爲一行也以相答之禮其賜遺亦及於我　主上臣子誠不敢擅辭至於賜宴則不然但爲使臣設也且名之以

宴他時則受之誠無不可而今番之行則決宜不受何也見誣辱咨文之後國家之耻臣子之憤不可勝道豈可同於平時甘受其宴享之寵哉願領賞之後來禮部勿入大門一行於門外列坐地上吏精寫此呈之呈于禮部辭宴不受則於臣子之分少安矣幸勿循例受宴享必如吾言固辭也上使悅之招譯官議之譯官皆環目大驚曰若果如此則必大段生事又謂必見以鐵鞭驅出之辱云云議遂不行余曰若於門外再三辭之而不入上呈文請以此奏聞於皇帝禮部奏聞則雖大生事而幸矣禮部不爲奏聞還

給呈文而以鐵鞭毆而出之是為國家少伸分義也吾意則以為被毆於鐵鞭非辱伊榮也云尒而譯官之論竟行為大可慨也○行中二十九員詣闕至東華门外裹河春水正漲小舟横水上矣至五鳳门外御路上安一卓覆黄袱賞賜物件及文書列於其上云五鳳门外又置一座辇即古所謂黄屋也遠見已恍惚就而眡之屋上金頂子大於斗輮大於棟長屢丈四隅垂流蘇内寛如房中作御榻榻上鋪錦茵以手捫之而守者傍視不禁焉此辇即駕象者云一行入右廊少憇洪萬運請余見社稷故随入則右廡门

直西有周垣塗丹若錦東垣有三門而鎖之即社稷
門也其内空苑而側柏松檜蔚然南邊有大屋覆黄
尾即奉社主處也其垣外裹河之水環之廣數十步
深似屢丈其水上即禁墻〻〻之上作三層樓以臨
之樓下水上即大路也往来者影照水中水邊皆鋪
盤石与同行踞坐其上遍觀之時日氣頗暄神疲喉
渴賣茶之胡撑棚于路左烹茗以賣使驛卒買来飲
一椀猶未解渴已而將領賞云一行以次詣五鳳門
百步外御路列立禮部官及鴻臚官分立卓子左右
呼唱一行分三行〻〻禮畢鴻臚官唱名領賞先賜送

來　國家者兩馬一匹則上使騎受纏與軍牢又一
匹副使不入故尹五代受之其次一行又次第詣卓
前受之受畢行禮焉端門之深廣不及五鳳門之半
而廣猶五六間長可四五十步到其中若寮中甚黝
暗矣端門左右立石獅其外對立石柱於路左右而
其石温潤柔滑狀圓而色如玉鑄龍而盤其上高數
十丈大五六圍即大明時所云擎天白玉柱者也經
幾百年而色不變蓋非凡石也又出天安門其門外
又橫立兩石獅其外有橋似長虹跨襄河名擎天橋
荷葉蘆葦滿於橋下其外又對立擎天白玉柱於左

右与端门外所立者同爲南望太清门左坐東華门
至禮部与禮部侍郎 찬이개 先行跪叩之禮詣禮部
廳事、、極廣而中設廳爲壇如牀廣長可數間高
尺餘其上預設宴饌於桌卓矣侍郎主壁西向坐上
使書狀南向坐一行則壇下廳上鋪席於右邊預設
宴床二十七各就宴床前而坐其床四方可一丈所
陳之饌果楪外多不知名先進酪茶次進酒酬酢止
於三酌而味各異爲侍郎則以有臺金盃獻之我使
則以無臺金椀獻而一時同獻矣宴畢將撤床我國
驛卒及彼中下隸爭進攔取甚紛拏而侍郎不之禁

為既罷同侍郎降庭中行謝恩禮罷歸過玉河館渡
玉河橋過第七王之門第三雍正帝第官者數人守閽矣到
館所後禮部來設上馬宴於館所而侍郎不來提督
通官來參獨上使只與若箇譯官出先行謝恩禮而
受之譯官又要余出參余不出令公父謂曰此眞所
謂總小功之察也
○二十一日壬寅陰風數日前送金時裕於十三王
家謂其閽寺曰留置醫員既有皇旨則當奉行之不
暇而必有公文然后可以歸奏本國而於使行未發
之前速爲公文而送之也閽寺曰當歸通于圓明園

云矣過數日竟無消息昨日禮部宴享時上使語侍郎曰留置東醫有皇旨云而竟未見文字若以無公文輕先率去則事體未安未見公文而率尔留置則於道理不是必以此意通于十三王使無領賞後遲留之患也侍郎曰此言誠是也當以此意通于圓明園若得回報則雖夜可以作文字以送云昨夕禮部通于館所曰十三王以為方欲稟皇旨作咨文而皇帝今日午後來圓明園勢難遽爲変通使行始留待云矣今日禮部郎中持禮部公文來示其文曰禮部爲指揮事怡親王奏聞臣之子病近邀朝鮮醫員持

詰治療有效乞恩留京師調治待前頭謝恩使偕送還云云皇旨下曰甚好當指揮該國使臣洛昌君可遵行所留醫官幾人通官幾人下隷幾名馬幾匹醫官何姓名卽速報來以爲移文云云遂錄留置人馬之數及醫官姓名卽送于禮部蓋領責之翌日發行例也而以此待公文今日不得發行吳持詩庸醫也在本國時不甚知名矣至大國而能見重如此人之遇不遇本不係於才不才者皆如是可發一笑也○燕京水味不佳獨正陽門外有泉甘冽故自前我使入館送驛卒日日汲來而使軍官譯官輪回同往汲

來若恐以他水瞞之故也因成規例為余久繫鳥籠館裏不得隨意從出入每欲托以汲水臨官圖半日之遊玩而令公與之放書賭話不許暫離屢請而不得矣昨日東裝今日未發故請往見焉初不肯許強而後諾之乃率汲軍至正陽門正陽門非天子不得出入故常閉矣從左挾門出路左右市肆繁盛雄壯又北京中第一也即所過未嘗見者也層樓複屋堆錦列貨者絡連空接雲亘五里百工造紫斤鋸鑿銲鏟磨之聲殷殷若雷震動道路幾十里不絕行五里橋渡小溪路左長垣環數里其內多樹木驛卒謂其

中有皇陵云而清人不曾置陵於北京近處也未知爲何物也路右阜原頗廣即籍田處也行數里出外城門門上刻曰永定門其外有橋橋下淺水瀲淸漪活活環城而流可愛也又行五里到汲水處井深十丈餘井上懸轆轤守井之胡以桔槹引上汲水注於木槽小傍井同受錢於驛卒而稱以驛卒少給水直來訴於余余叱驛卒使之依前盡給驛卒始加給矣貯水于木缸載四駄而還到正陽門外外六七廿年女子凝粧盛飾或彈箏或歌舞人多聚觀其樂歌之平緩不似我國音樂殊无味矣至館日已夕矣◯

觀象監日官從使臣來者蓋將學籌計造曆之法也
自義州例給二百兩銀使以此賂欽天監內學之令
畨則譯尹竟不給銀故日官安重泰自備若干銀兩
略學籌法果知我東曆法刻數少差云
○二十二日癸卯朝雨申霽早起催飯整頓行裝吐
待浴文已時浴文始至即畢書狀啓出送先來軍官
李世尹譯官朴守承付家書落留金時裕吳持
誥午時離發于北京使臣不得乘轎於北京城中法
也而副使令公戊戌年稱病乘轎於館所而行矣今
畨亦如之異域經年馬首向故國一行喜氣揚揚若

扶細雨披雲時正和春杏花半開初出部門處處柳
色撒綠佳景可掬又此日細雨浥路地淨如洗纖塵
不起事事無不如意而但此生未可再作此行而燕
京勝蹟亦不能窮心玩賞三朔閉門若囚縶然而輒
離散亦不禁回首悵然且余於此行有三大恨焉足
跡所及纔踏古燕京之半不得渡易水遍韓魏入洛
陽長安遍踏中州擧目於江南佳麗之地以潤我心
胸此一恨也吾生世不及崔致遠李牧隱之時不得
參蒐科於中國以衣錦于東方此二恨也我生又不
及皇明之時隨白沙簡易諸賢之後目覩天朝禮樂

文物之盛以洗我眼目以大我文章此三恨也回念當時偏方扶桑之影西連金臺皇都太液之波東流青邱生於其時前何其榮也吾生苦晩恨何可涯焉上懷此想俯昂慷慨不覺涕淚、遥西眺矣出東華門軍牢始吹鑼驛卒作勸馬聲故國昔所聽之音又令人助喜也未到八里僅五里上使書狀始乘轎留兩行抵通州城西門、上刻曰神京左輔入內城宿前主人程文英家是日行四十六里

○二十三日甲辰乍陰乍晴日出後發從北门出江邊役夫千百爲羣方造舟斤鋸之聲震于數里矣東

南陞數里外舟檝星立嶋入來時所濟處也聯船爲
橋上覆以土堅如石橋矣時花雨新霽春氣藹然耕
者滿野而來耟或載于馬或載于驢騾又一奇觀也
沿路景物正好全忘行役之勞矣至烟郊堡方朝飯
一人騎馬過之而行色殊異問之則皇孫爲寒食祭
往山陵者云從官只六七也夕到三河縣宿前主人
馬治家○洪萬運以山海関出卜馱事先去每使臣
回還時商賈及譯官卜馱必落後不与使臣同出柵
門故追後出卜馱來時義州之民犯法冒死入銀貨
再開還門狼藉交易閑防之不嚴莫甚於此故朝廷

每申飭而猶不能禁矣副使令公留館時招首譯嚴
令付使臣未發前、期數日卜駄雇車使之先出送
今夜又先送洪萬運使行未到山海関之前使之一
一許數預出送関門俾无落後之弊又每使臣還時
歸心怳惚倍道趲站三日程常於兩日行之矣今番
則以爲若是則重載難於追及也三使相議日趲站
而行是日行八十里
○二十四日乙巳朝陰晚晴橋渡滹沱河過盤山下
立馬躑躅陞見蒼翠悵然者久之入來時風聞此山
之多勝景留館每慫恿於上使請於還時一登覽且

曰不見此山則輒還虛作此行也上使許其往見譯
官軍皆厭之盛稱其險峻曰棄馬步行數十里始入
盤谷欲窮源遍尋則難於久留欲入洞即還則徒勞
甬且險路遠步易於生病衆口同辭上使責介也惆
於徒步不果登蓋入燕後事无大小皆以此輩之手
操縱在乎唇吻間反覆故沿路遊玩亦每爲其沮戲
防塞可慨也已抵薊州入所主人王貞書家宿是日
行七十里○昏後上房所屬義州刷馬驅人吳國弼
死云甚慘且聞其有老母尤惻然久未得成眠矣上
使依古謄錄出不虞備銀二十兩使之治喪因使驛

牟出私馬運其屍以去○此日道中聞進奏使一行
来漸近云
○二十五日丙午陰晨使商賈別將姜守昌先馳去
迎進奏使一行令盡索行中所來家書要還來日出
後發渡漁陽橋抵蜂山店朝飯夕到玉田上使書狀
入懷綏館副使一行則入王林鸞家宿是日行六十
五里○入燕後每見封裹及褙接者皆用黃色麁紙
而麁軟若朽腐未知造以何物主胡葉造紙云故招
問之林鸞曰此則馬糞紙也取馬糞爲屑曝乾和灰
水湯出造紙云想若和楮浮出則似不異於藁精紙

又聞以藺皮亦造紙云余平生患於艱紙得此法東還後欲試用之詳錄焉

○二十六日丁未朝陰晚晴日出發到兩水橋、前之路因解凍泥融裹濕外堅人馬踐踏輒撼動若沒者然一里至沙流河朝飯方塲市日也羣胡雜遝矣因發既出城南陸路左忽大海洶湧接天無邊即所謂薊門烟樹詳視之竟不覺其非眞海也天光雲影隱映山霞海氣蔽虧近若波濤撓蕩遠若白雲鋪地眞天下之奇玩也嘗聞薊門煙樹陸之若大海波濤云而入來時殊未見其然以為傳者之誇說矣

今日果目見蓋一帶烟樹亘于廣野與眼力俱窮而
其下迷茫作波濤狀依然若舟泛水上島出海中
變幻莫狀蓋天晴日臨之時方分明若海濤云自此
到軟雞僅十三四里而其色一樣過此則不無遠樹
而但烟幕而已烟樹何處无之而獨称薊門者以此
誠未可窮其理也愈見愈奇當爲北京八景之首矣
夕到豐潤入解哥家宿是日行八十里
○二十七日戊申朝灑雨晚晴日出發到茶棚庵姜
守昌瘧肔而還一行下馬覓家書憑拆疾痛慈闈安
寧合眷無恙隔歲異域得家庭平安信其喜无涯如

[illegible]

得隔世消息喜極欲狂同於馬上執書循環讀而復讀行十里不能釋手矣一行上下皆得家室平安信而獨醫官金鎭雄聞父喪慘然矣到右舘陳奏使一行驛卒及刷馬驅人聯絡過去如見故人也抵棒子店正使沈政丞壽賢副使李明彦書狀趙鎭禧既先入矣三使臣直往其下處一行亦皆往候問而余獨在店舍矣適見申壽邦過去申壽邦者我國京居富商也渠家在新門外設藥局故余諳有數三面分矣招而問其入來之由曰以副使軍官入來云又問今番使臣進奏何事而來也答曰但辨誣厚咨文云

又聞以義州漢花趣事其後又出咨文來而其辱無異於平壤所見之咨云已可驚痛又聞今年正月初二日都城夜驚之變及湖南有掛書之變云雖不詳細不勝駭憤而猶未的信矣今公見陳奏使問之果然云世變可知也朝飯即發夕抵沙河驛入朝鮮館宿是日行九十六里昏後往吊金鎮雄

○二十八日己酉朝陰晚晴上使有疾不得早發故副房一行先發到沙河僅十里棗園艷陽濃於樹木生氣藹然可掬也路逢一僧肩負物兩手奉一案而來逢我一行每人前輒叩頭而兩手擧案置案於地

稽首案上十步九叩齒中之僧騎馬如平人服着不甚異奇刹皆連檐於閭閻中又家〻供佛人〻剃髮見之不可分辨而獨此僧禮貌恭謹至於如此可異也過野雞屯自此路邊及田疇皆種小桑而其枝葉茁長不擁腫若我國之楮木蓋取以剝其皮以爲紙云到安河店秣馬入來時由孤舟國故自此至永平府非來時路也因數行十三里過范家庄行三里渡小河溪、東西沙石堆一里餘蓋當潦雨則水洋溢輒爲大江故溢流餘痕猶在而然也行三里又渡一河廣數十步深過馬腳小雨則漲非舟不可渡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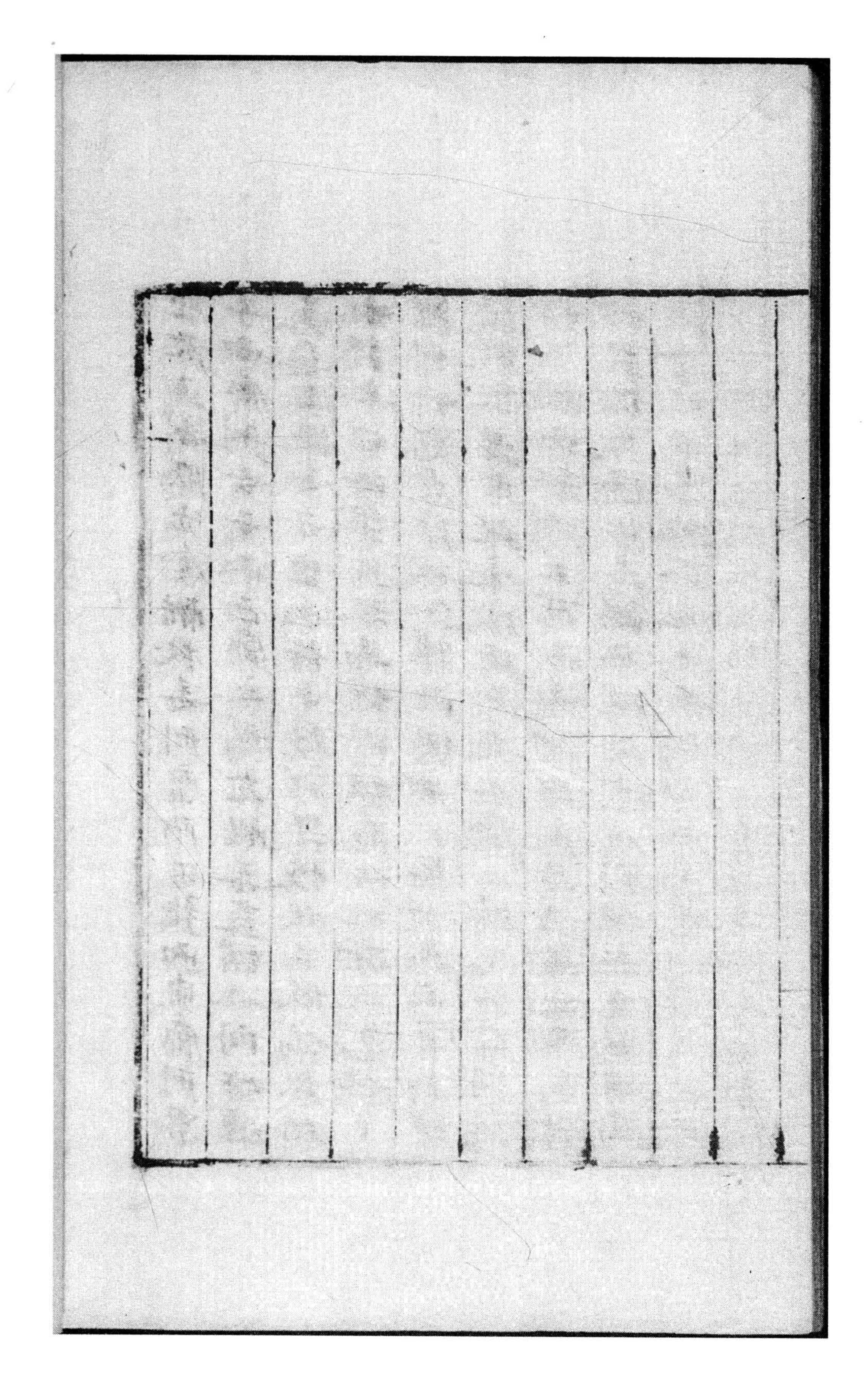
四里渡灤河以蜀黍幹作橋矣灤河左右白沙平鋪十餘里四面山氣清爽可愛由沙塲行四里渡青龍河橋下水清淺水底之石可數也路右有山陡起山上有大刹俯臨右北平古城青龍河灤河二水環內外雖未登覽景槩可以想知矣至永平府入漢人為漸家廟是日行六十里城之南門貼禁火令非但此邑所過官門里垣處處付此令矣嘗見小說言龍星主木春屬東方而心星主大火故春節則慮火戲而禁火焉以此寒食忌龍星有禁火之令非必為介子推而禁火也此言似有理庚詩寒食以忌火亦以此

也故周禮司烜氏二月以木鐸循國中警火遍鄉慮季春之火盛也蓋當春禁火者古制而中國至今遵行也歟

○二十九日庚戌夜雨朝霽猶霏微似霧雨後東風不停寒威尤異冬令晚發行五里馬首東望一山六峰小大參差環擁露見於雲外問其名曰撫寧縣天台山也其奇秀依俙如我都三角山面目不唯佳境可愛如見故國眼目慰悅矣入撫寧縣界天台山在路左近二里其峰巒之清秀皆奇岩故也連峯聳於空中形象突兀絶壁陡立誠奇絶矣自北京至此未

見一樹松自此山上田間往〻有松矣到背陰堡朝
飯因行十里繞天台山後而出其背不及前面之奇
而縹緲清秀竟是名山也天台山一抹翠色未了又
其下南望二十里外昌黎山峯起連天來迎於馬首
倚鞭周覽目不暇給矣入東嶽廟正殿主壁塑像戴
冕旒衣黼黻儼然天子冠服左右列侍之塑亦侯王
冠服東西廡廊設冥府刑殺之狀而諸官列坐椅上
夜叉捉致罪人於床下各隨生前所犯罪過之輕重
而施其刑或斬頭或截腰或割舌或拔目或剖其腸
或斮其手足或鋸或磨或因刀穿或投火井或剖腹

出胎或剖腸出食酷杖毒刑靡所不施而東廊刑男子西廊刑女子而西廊之刑尤酷毒蓋謂人間奸婬慝惡多從女子出也行中醫譯輩悚然不敢喘息相嚇謂之曰汝輩其敢爲奸耶試看此也皆失色惴惴陰邪奸惡者庶幾知懼而懲戒於萬一亦不害爲神道設教者耶然東嶽廟即天子祭山川之正大祠廟而乃假作鄙瑣不可知之神威爲佛法證地獄之説吁其悖矣過白石鋪自此山漸平野漸開矣到榆關店入前主人趙坦家是日行八十三里



四養齋外集桑蓬錄卷之十

○三月初一日辛亥晴山海關出一行卜駄時奔賁半日之晷故旣遣洪萬運促出昨日三使又相議出令一行明日必出關余與程璵白受采約回還時又作一夜話而其計左矣度程路夕當至關門想蒼黃出關門時必難往見其家而告別當於不相逢看故告于令公請先往令公許之鷄初鳴則飯於笥中與吳泰寧同發行十五里天始明矣過深河堡捨大路由程行五里復出大路抵鳳凰店出飯喫因發行自撫寧路右有卧龍山邐迤東走傍路或五里或十里

而或高或低巉巖崷崒如游龍如怒馬百里雄馳直
抵山海關路東邊則廣野濶間接天无際而但地勢
有高低眼界隘、阻礙矣過大理營溪邊柳樹千行
萬株連亘曠野而樹未嫩黄十里一色亦奇觀也抵
山海關入一程瑍家瑍与其兄弟出迎門外語喋、余
不能答程瑍顧謂驛卒曰東人雖初來而入北京回
還時無不爲漢語者獨汝老爺不能何也驛卒曰我
老爺三朔留館而閉門看書而已未嘗一對漢人語
故尚未知一句漢語矣瑍曰是也道尋之升堂即操紙
筆以問曰使行未及至而兄獨先来何也余答曰一

行今日將出關門与使行同來則怱遽之際恐不能
相見故獨先馳來也璵曰廷見厚意感謝不可道也
白舉人設帳于三臺以待兄矣問曰距此幾何璵曰
於山海關一百里於中後所二十里也問曰白舉人
家在此處而何故往在其地璵曰教後生也問曰白
兄所在處在道傍耶何以則可以相逢也璵曰第當
於明朝先通使之預待矣余曰今將出關門明朝始
通則恐有不及之患也璵曰第所乘馬甚快必先兄
行至矣兄去時所托四柱白兄皆已論斷而錄置矣
因出而示之余受納袖中問曰多勞白兄費神感謝

殊深白兄見吾弟之命而云何瑛之兄答曰聞白兄之諭曰尊李穎悟似早達而疾生則胃爍慮火之助病云余曰与白兄有明日之期而但此席不得相會可咄也伯程問曰貴國奥在明隆慶萬曆之際經倭難云倭是何國人也余曰倭國在我國之東大海中天下極東也伯程曰平生積疑矣今始豁然孤陋可愧也余曰島中小夷遠在天東聲聞不通如隔世兄惟其不知也何有於孤陋余以扇子簡紙丸藥贈瑛曰行橐幾盡無相表情者以若干土産奉別瑛曰數被厚贈愛之媿矣今日無可相贈到中後所持毛冠

一二略表寸心矣余曰慚鄙既之略些而還謝厚念若相報然尤為愧恩行資雖貧不乏魁帽不須煩嘉惠耳璞生余所贈紅簡紙屬余曰尊既既以紙欲更得心畫乞兄隨意寫字使別後朝夕寓想也余曰尊之請書非謂善書但欲得吾手蹟為別後面目誠感不鄙之厚意不宜以筆拙辭而行役撼頓之餘神憊氣疲平生拙筆尤將不成字不足浼高眼以此未敢奉教意璞曰但欲作別後顏面工拙不須論兄兄靳一揮灑之勞仍抽筆賜余再三強請不已余遂寫唐詩七絕一首以贈其詩曰何處合猢月下悲悠悠遠

容夢先知箏于城上閑山曲今日中原畫解吹書贈此詩若有意也程琰再三吟詠曰兄之書法極妙才溢毫端可嚬也當謹藏以供賞玩又請書給屢幅余曰今則疲困悠遠歸後或於往來便寫送矣琰曰今日一別不知可以繼此而得見乎余曰異域此別豈有後期第則兄再來之理兄或有東遊之意耶琰曰若顯貴則奉使出疆或允怔爲男子事未可知也伯程曰一別之後或有相聞之道乎余曰我使歲一來相聞或有便矣琰曰以書札往復迭慰三千里相思之懷尊其肯爲之耶余曰勤念至此厚意豈可忘也少焉一丫

纔自内出招程璵去未幾驛卒來告曰俄者使行已到将出関門余謂伯程曰一行已到将出関欲与尊仲别焉伯程曰家有祖母未知意别而招去彼當往見於下處矣驛卒更促曰出関迫矣余語伯程曰别後更逢此生未可得而忘〻分手懷抱之惡何可道也程執余手愀然相視良久矣余擧手以揖作别而行到今公所入之舍三使同會矣家主漢人也其子江造年十八眉目清秀可愛來揖余前問何說諸驛卒諭之曰老爺未知漢語江造即出筆墨書問曰三使何官余荅曰上使王孫洛昌君副使禮部尚書書狀

鳳閣舍人江造改容爲驛卒來告卜馱我盡出一行遂發至衙門前甲卒持白梃挾路列立考撿一行看官員列坐衙中洞開閑門以臨視之稅山海閑之內務府也出內閑門、外又有官員列坐椅上使甲卒點閱一行出外閑門亦然矣既出閑日已暮行二里昏後到二里店入漢人房知舜家病是日行九十里

○初二日壬子陰大風晚後發行南望望海樓粉堞嵯峨飛甍縹緲而其下海水汪洋東望曠野中貞女廟巋然入眼而層峯突兀若石假山焉過八里堡路左有環車屯聚而坐者馬四五十匹牛數十頭散在

其左右此即蒙古人云蓋蒙古清人亦謂之不合入
搆村舍故露屯於路中以經宿前後逢蒙古不知其
數而皆憩于野中未嘗入店舍矣至王家庄大風起
掀天動地飛石拔木風頭所驅觸馬不能行揚退數
步行中幾盡纓絶塵沙撲天晝晦若昏夜難辨咫尺
或止或行纔到中前所朝飯又發行至前屯衛風勢
愈惡不能作行下馬小憩又行至兩水河入前主人
狄慶裕家病是日行七十里廚房下人入去時失尹
之食器蓋不意其還覓矣狄慶裕得之謹藏出而給
之曰我則若是而汝輩入去時我闈中所貯羊裘二

領失焉顧覔還云云廚生聞而來告行中皆謂其言
未可知其的實縱其言爲的亦未知誰某盜竊无奈
何云余曰今行見之滿人外似貪暴而內實宜順不
如朝鮮人之狡詐此言似必非詐謬倘其言虛妄彼
既發口而乃掩蔽之不備償其価則一行皆將被陋
名又非見信於胡虜之道也行中皆曰上舍之言是
則是也而其於不知其誰所爲柰何余曰无已則有
一計焉劃房一行上下數十餘人也償其直而分收
之則一人所費不甚多分向渠言之虛實而如此則
吾之所處置也爲得當也行中皆不答余又曰下人

則吾當分付使之依吾言收出而尊單若不從吾議
則吾亦當白于令公而使之收合矣一行不得已始
慶裕問其個慶裕曰以銀八兩新買來云遂計一行
上下分定其價使之歸給驛卒輩諱云此必馬頭文
昌道之使倆也入北京後聞昌道賣羊裘二領之說
昌道安有裘哉已疑之矣此必主人之裘也云余而
昌道不能發明余方病卧使李益華治昌道之罪覔
給其個慶裕亂昌道之度棍力請勿治昌道既被罪
而猶不懲稱以業已噴用盡今無奈何云不給一文
而慶裕不復言余又分付依初議收合於行中充其

數以給慶裕固辭竟不受慶裕則事〻可嘉朝鮮人則事〻可愧也○余於路爲惡風所傷自前屯衛身體疼痛既入站舍病勢漸欲昏後渾身如火然不省人事飲蘇薑茶發汗過夜半後少差而猶無行役之望一行不可以一人之病皆遲滯等待行中稟于令公路留譯官及驛卒使之救護待稍痊雇車追及爲計余聞其議病中愈不勝心亂矣

○初三日癸丑晴鷄鳴後病勢似少減忍痛強起將治行同徵同行皆勸留曰強疾作行則必有添劇之慮云而余不從副使令公自昨夕聞余病劇過憂之

併人如飜連問加減招醫官金鎮雄使之救護至晚
聞余治行一喜一憂來見余謂之曰醫言君之病頗
不輕云數日留此調理待加痊後登途疾馳則猶可
及於渡江前矣若强疾行役則必添劇〻則死生
可慮雖不至此旬月內必不能作行是欲速而反遲
者也君何不智也吾今在獨窩孤寂无聊又以君疾
憂之眠不着自定落留之議心九不得已而勸君留
者蓋爲君深慮也勿固執從長者之言也余跪對曰
非不知然也晨後幸少瘳故敢爲行計爾疾病筋力
莫如當之者自知仰被恩覆庶不至於貽憂老爺矣

若一行盡去獨与數人落在異域則燥悪之性尤當
添病長夜思之計已熟矣若作行而果難強則落後
調攝未晚也令公亦不得奪其所執矣平明始發行
東方紅日方升行三十里過三臺子路邊有一人面
白而風采秀麗者余方痛且昏困無興况伏鞍而過
蹭見意以爲觀光之胡不知其爲白擧人也副使令
公自轎中瞠見知其爲白擧人意余之必相逢敘話
也行五里餘後謂余与白擧人語而未及追至令馬頭
候瞠余之來告馬頭以余之隨來轎後告令公恠問
曰逢白擧人何以遽離來也余答曰未曾逢着白擧

人也令公曰俄者村前美貌少年問何說話於驛卒者分明是白擧人何為未逢也余始覺路邊白面者為白擧人也於驛卒問曰其人問何言驛卒曰其人問此行為乙老爺行次耶云尒故答曰非也蓋白擧人欲見余出路邊問此副使行次耶云尒而驛卒誤聽而誤答之也余欲疾回馬往見而來已遠矣且病甚難於驅馳死奈何矣余於今行得程白托異域之契而白擧人則初逢纔一夜話新交之情未洽約還時更逢此計左矣且彼既辛勤出街路以待程璵所謂設帳以待者果信矣其殷勤之意可知而余適病

驛卒又誤聽竟失握別回首馬上悵缺難抑又念此生無更逢之期咄咄歎嗟而已過一臺子村前路左有庵子庵前有土屋四方僅如轎子大四壁無門但有一囱甚小前有小竇以席塞之所以出納飲食者云其中有竹篦聲錚錚不停問之則學道之僧在其中面壁坐晝夜念佛擊篦冬夜夏日其聲一刻不絶云云此可反而爲法也彼以虛誕之學猶刻苦工夫若此若使吾儒移彼刻苦之工加諸有用之學其有不得成者乎此朱夫子所以取瑞巖和尚之意也（朱子曰瑞巖有一僧每自問心惺惺乎又自答曰惺惺今之學者概不能如是）到中後所頭疼少

定神氣少勝罷朝飯後往訪程琰於其賣冠之肆琰方与譯官及商賈賣毛冠及帽子方專心於買賣凡言談之暇觀其氣色見余欣倒之状似不如前真爲賈豎貌様矣余嘗以渠爲可人爲儒者矣今日見之乃市中爭利之賤丈夫也意有所移處故向余懸戀之色所以不如前日也可惜也余嘗見雖讀書之人一移心於名利則無不失其本心者蓋爲名譽爲爵禄爲科爲財其所欲雖殊其欲利之心同也其移人則一也見程琰亦可以知所懲矣但觀人必於其黨而知之白擧人高士也沉潛經籍以訓誨後進爲業

其志不在於小成不惑於仕宦比諸程璵殆如鴻鵠之於壤虫而其相好若兄弟者又何也此未可知也今日若見白舉人則必不若是忡忡而巧相繾綣重可嘆也然吾既與璵情厚故後以箋中所餘一箋一墨二丸贈別璵以一毛冠贐余矣即還次舍使行方將發矣草草書數行札於白舉人見箋中只有鄉校讀書一卷而余之書又有余手蹟者故為其若見余也納諸書封中令壽鴻送于程璵使傳於白舉人夕到東關驛入前主人鬼成忠家宿是日行六十里

○初四日甲寅晴日出發至沙河所朝飯路邊村舍

貼春帖曰波濤入夢家鄉遠名利縻身客路長必江
南人而非行商則旅宦者之詩也見之助人客懷矣
過七里坡村中有一土屋羣胡聚門外者數十人皆
以白布纏頭蓋其家有喪故村人來會者爲吊服也
夕到寧遠衛入驛丞宋俊家是日行六十里
○初五日乙卯雨日晚冒雨發行內城東西門之間
數里中立高樓舁之以甎其下爲城門而作十字街
矣從東門出過廣野繞金汗將臺過其前蓋一山自
溫泉後邐迤西南馳來至城數里斜對城高起俯臨
城中而將臺在其上爲東北行八里渡一溪大剎臨

路右曰永寧寺、後有烟臺尚宛然路邊他烟臺皆狀圓而此烟臺獨四稜也自此行山谷中十里而但山氣不麁不高矣朝飯連山驛日方午雨始霽乃發行路左之山積雪映日景色甚佳但雨後風寒可欠到塔山白石平鋪塗上廣長可數十步入去時見日出處也海中島山露眞面目於午日之下全山皆石而首尾端正前面平妍如環錦屛入去時則以此處于眼前礙於觀日出爲欠今見其奇玅如此如人有是才則有是病也惟君子不器無往而不可凡人厚重則遲鈍英敏則輕浮有長必有其短取長棄短天

下無棄人世之掌銓衡者過此地而作此想否歟其
海之南即我國宣川郭山界云到高橋堡入滿人正
黃旗劉二哥家是日行六十里
○初六日丙辰晴松山堡朝飯仍發行馬首北望有
山數峰奇秀高聳半空依然如我都三角山即十三
山也到小凌河入前主人東世蘭家是日行五十六
里
○初七日丁巳風寒平明發至大凌河朝飯到十三
山日未申矣入正黃旗李克明家是日行六十二里
○初八日戊午晴主胡自願將盜行中卜馱行中覺

之防守甚嚴曰不能成其懲使行朝將發時反以失
却渠家器為訖稱以搜橐行中卜駄執廚房下人要
解卜駄使不得發行咆哮欲作亂令公招譯官嚴嘖
譯官輩誘之脅之百般恐嚇良久始止矣過五臺子
自此東南五里外大海接天行四五十里眼底无礙
北望醫巫閭山漸效奇秀矣到閭陽驛上使與書狀
將入醫巫閭山見桃花洞余將從焉令公謂余病新
瘳升降峻險易於添損止之甚嚴余強請再三不得
已許之遂發行過常興店捨大路北行二里過北鎮
鋪城周二里又行十餘里過一臺二臺三臺直對北

鎮廟從山裏北行五六里地勢漸高矣過北鎮廟從
山阜行一里始到醫巫閭山下山腰禪庵寄在巖厓
若數處也又過一里至一邨粉墻環繞一阜其內尾
屋稍滿有一老翁扶杖出門外熟視吾一行而面貌
蒼古態度閒靜長目美鬚見其表可知其裏又見其
屋之陋如彼而適棲於巖硐之間不穢其深僻亦可
以情知其志趣矣無乃恥爲許魯齋者歟(許衡以宋儒仕於元)
雖未及於此亦似志潔不求爲名者然疾下馬欲試
問之而語既不相通我雖知彼彼將不知我矣暫見
必不輕道中心且行忙不可留過其前式於鞍上以

寓欽敬之意過後頻回首望見彼亦見吾氣色注目於余繞山既遠之後猶佇立以望焉無亦知余之意而然耶其居背山臨水左右岩石清奇地僻景幽矣咸過其家墻外復從山南而上蕭灑草堂臨溪依巖者往往而在又渡清溪發行二里到山底有一老僧向村邊來遠望我一行即蒼黃還上山去一行乃踵其後行自此登山全山皆被石路險急不能乘馬上使以下皆步登崎嶇行三里上卅露菴菴之於上山未及三分之一而已与世絶矣菴搆於巖上顧視若無涯垠斷岩爲庭而老柳根着岩崖枝條上數適覆一

庭〻左鑿岩爲方沼引巖後泉水滿貯其中矣一老釋顚倒矣出迎其驚喜之色溢於面貌若逢既死之親戚持茶勸一行曰峻險之路勞於登陟喉應渴矣請解渴也有情之狀款曲藹然且形容清癯如瘦鶴无毫末塵世氣象即俄者見吾一行而蒼黃還來者也蓋將下山去見客來而先歸者也自遼東來數千里間逢僧者多而今日到此初見高僧嘗聞今日中原皆薙髮故有志者托名浮屠以泯其跡以自異於平民之剃髮者云如錢牧齋者亦以此也此僧無乃牧齋之一類歟見吾東方之人而若彼欣倒者貴我邦

之獨能保有中原文物而然耶誠然矣則尤可貴也
亦可傷也茶罷其僧導我至菴門外指示壁上視之
則有小紙題寫著曰自廣寧城登醫巫閭山入石棚
上觀音閣望見遼野憩清安寺返甘露庵坐庭畔炊
飯老柳交枝壽藤覆地清風徐徐滿林中飯罷而歸
同遊者瀋陽鄭泰記 庚子九月二日丙寅海東人完
山李器之題云到異域得見我東人手蹟其喜如見
故人也從庵後又緣巖攀崖而上數百步入石窟窟
門凡四面皆築石爲之若城門窟凡兩層下層如屋
上層如樓由下層攀岩上到上層窟中頗廣狀如我

國永春南用窟而但不袜此名觀音窟李嚣之所云
石棚者指此也其中安石佛五六軀左右小佛又十
餘窟中若石室遊山者多仰而題名前後我國使臣
姓名姓〻而在上使書狀皆題名余以詩題名曰長
嘯天地窄手中劍尺三誰知姜浩溥字留一奇男題
雖遍覽窟上巖石覆全山一岩聳起棲天碧色如削
玉渴虎奔獅不足比其怒牛鬼蛇神不足喻其恠馬
還之文李白之詩不足以比其雄偉飄逸張顛之草
道玄之畫不足以像其變幻奇詭矣其巖前面大鐫
醫閭佳勝四字而其字一畫之大如一席廣其右刻

文石奇觀四字、畫差小其下皆有細字刻款名者而高遠不可下矣然而筆法皆極雄壯刻之名山不甚僭也其左又刻大篆而年代已久風雨洗磨字畫漫漶不可識但其巖如削立數千丈上無依倚之處下無攀緣之路而能駕空鐫刻若此雖使鬼尚難能矣何代何人之好事者果能爲此也殆非人力所能及者然瞠之魄飄心掉矣環其下攀巖而右北上數三里踰嶺、上兩邊有巖對峙自作門闌若削成其左巖刻曰桃花洞蓋踰此嶺則谷中及海上皆立者皆桃樹故洞名曰桃花、、方欲半笑矣逾嶺入洞

洞中寛濶蓋山上開野而四面巖石圍繞若雕鏤若鏟削若奇〻怪〻不可名狀岩巔稍平處皆構屋安佛像焉地既異域而四山接天洞壑深邃離絶塵埃已遠回顧人間眞如隔世若入仙家冥府同行雖數十人之多而猶孤寂悽楚而心懔懔矣東南陡巖巒聳立其上有石築若小城者卽所謂觀音閣也余初意吾一行雖未能窮搜奇境而既已到此觀音閣則必皆登覽矣及逾嶺少下一行就松下少憩各飮一盃後輒欲還向來路無前進意余想此生不可再作此行若不一登觀音閣以快吾心目則不如初不入

此山其根死後猶宜耿ヽ也遂獨自踏落行到其下
蓋因巖勢而作爲城门ヽ上刻曰白雲關门傍壁立
丂仞四字大明萬曆時都督馬永筆也入白雲關回
見間行已逾嶺落日已迫山西矣獨登甚危心頗惧
矣而強大膽收着神屬着魄攀崖緣壁而登凡兩巖
以成之階爲兩層最上臺作小閣而冠其巔即所謂
觀音閣也其中多古跡安觀音佛像其傍斷岩刻碑
及立小石碣若不可勝記既登覽則蓋此巖即觀音
窟後岩突兀聳立之頭上也舉目而瞻千里遠野如
庭際萬頃滄海若盃水眼底所見之境直与天爲限

我東一域亦必在我眼前而但目力既窮未知何處爲其地自非魯門辨匹練之眼何以與此然而登泰山小天下之志今始推知矣但境深且險寂无人蹤孤危慘慄神悽骨寒且其高若浮半空其危若將傾墮而日又向曛矣千年古跡剝落荒涼而巖阤遍址古佛石上列塑老妖依然若古廟若鬼窟愀乎危慄不可久留古蹟及碑刻不能詳覽而下出白雲觀回頭仰視猶覺俄者登臨之爲悚然也桃花洞決非塵世人之居既閉洞門則飛鳥猿猱亦將不能入雖武陵桃源何以過此因行既遍嶺心始平欲看岩上碑

刻而日已昏難於下手矣還到甘露菴同行恠余之
久不還問何往余曰獨登白雲關見觀音閣而來矣
聞者皆驚曰可謂鐵石人也老釋出米二斗炊飯以
待鋪席巖下環坐而食以行中持來米將償之老釋
堅辭不受曰行中下人初請出米炊飯故還給而出
吾米炊爲者欲受之初豈以吾米炊進耶終不受以
若干紙筆贈之又不受曰不知人之厚意必欲相報
慨然也余使譯官解諭曰知君厚意甯無相爲禮如
于土産非曰相報聊以表情也禮不宜却此亦不受
則是外待吾輩也且欲獨賢也人之厚意是誰不知

也云余則始乃受之而叩頭焉一行將歸其僧隨至山下百拜叩頭以辭別時悵然有悲色尤可憂也問其名曰修行余拈立馬前諭之曰行色悠悠縱未能深言見君貌而知君之中心矣必須好在久生見好時也僧又叩頭吾一行雜來迴遠而猶佇立而望一行回顧則必叩頭而輒稽至于地行中人屢顧每每如之其見我輩而慇懃鄭重若是懇懇者其意必有以也与我者登山時扶杖立墻外者僧隱而避世者歟若然則可謂地得其人人得其地也今日之行不唯賞醫巫閭名山而已又得見二人焉亦幸也盖醫

巫閭山自十三山之北橫亘東馳過閭陽驛又東馳抵廣寧衛北俯臨路邊幾七十里其間峰巒之特立有名者有望海峰分水峰龍王峯寶珠峰望聖峯峯焉有七小庵二大刹其北即蒙古地也此山繚繞奇秀蓊鬱峻偉若千兵萬馬之雄馳而無憤怒之容奇岩怪石斷立削成而无騰躑之態宏壯而不麤妍媚而不弱難以畫圖形容蓋天北地東之第一名山也自燕京東之遼東瀋陽北之烏刺船廠凡數千里之間惟此山屹然獨立於荒漠之地是宜愈顯其名而惟其在於盧龍塞外與戎狄之地爲鄰遠中原

千里騷人墨客之好遊賞者足跡罕到故未嘗一得其品題評論以膾炙人口蓋以未逢子厚之文章故反不能与柳州永州之小阜斷壑爭名於世此山之寃屈不顯者久矣嗚呼豈惟山哉人亦有焉或抱美材蔵利器未逢知己之一顧則有蔽而不顯者或有坐地寒微則不能自顯於世沉棄以終其年者如此類安知其幾人哉坐於其地而見阨於世豈獨此山爲然哉且余於此山尤有所貴焉以其爲我東諸山之祖宗也大抵天下之山皆崑崙之子孫也崑崙起於天下之西其終枝則南馳過雲南爲南岳衡山曰

爲九嶷山廬山武夷山會稽天台山至浙江海邊而止中枝則入蜀爲岷山劍閣又爲中嶽嵩山至楚而止又自岷山爲鳥鼠山爲西嶽華山爲洛陽長安初枝則繞黃河後入胡地爲天山陰山自陰山之下長城之内爲北岳恒山又過韓魏爲東岳泰山而止於齊魯地又自陰山繞長城後爲燕然山回下長城内爲天壽山即北京主山也自燕然山又東馳爲角山九门山又馳東北至此而爲此山又東馳環抱遼瀋千里之野爲華夷地界内外之门國因北走復驅東南爲長白山又爲白頭山白頭山之後支則北入爲

寧古塔其前支則南下爲我國八路諸山今若爲此山作譜則當以崑崙爲始祖五嶽其兄弟白頭山其宗孫金剛山妙香山頭流山太白山即可謂其子孫也我東之多名山其氣脉有所降也此山寧不可貴也况此山入於韓封十二山中曾被古聖王封典代受王者陞秩之禮尤可重也但名山必有水而此山巖石若彼之奇而獨無水甘露菴前右邊之右有溪流痕而非夏潦時則輒乾涸唯庵後有泉而水脉不大此可爲天地間一大憾矣然曾子固不能詩而不害爲文章此山之無水又何妨於爲名山乎白雲觀闕

前有一井古人單言此泉行石底湧出世露處之後而為井云而未信其的然也凡名山必生寶貨甫雅曰東方之美有醫巫閭之珣玗琪玉美 未知今尚有此否也但吾於此遊有遺恨者行色悤忙同行無具好眼膽者可与共為日勢且暮不能恣意窮搜足目所及未及百分之一歸路不禁十步九回首矣下山日已昏矣行十餘里二更後抵新廣寧副使令公既入驛丞李士傑家將待余歸明燭而坐矣公問入山光景余口談山容以對之公屢促席前坐曰君口吃不善言語而能善道山水如此聞之如吾目見也鷄鳴

酒就寢是日行九十里

○初九日己未晩雨辰時乃霽發行至中安堡朝飯夕抵小黑山宿程五材家是日行七十里

○初十日庚申前夜雨風寒平明發見遠山雪光皓皚矣到新店朝飯夕至二道井入滿人那剛家往訪張寅亮所托筭命者見之則各布斗數又演數句於後而已最未神奇當初之徵亮高價者可笑也張家西有一屋最富積穀如阜卽我國人丙子被虜者之子孫也其近族在本國者今多有宰相五六年前一參判以副使入來至此招見相持而泣多給行中財

物回以致富云馬頭姜忠信其時隨來知其事故言於余且言其人与其掌相爲六寸親云蓋自鴨緑至石門嶺皆我國人子孫海州遼東之際則華人鮮人女真人相半云○今日朝起全面皆浮兩頭眩腰脚皆痛不能行步神憊氣蕭終日不得振蓋病餘又受傷於桃花洞之役故也是日行六十里

○十一日辛酉晴大風晩發抵一板門朝飯到白旗堡宿李相儒家是日行五十里

○十二日壬戌晴午後大風日出發至蘆溝河聯繫小舟三隻覆板其上以渡人兩沙工不用篙係長繩

於兩岸舟皆循縄往來河廣未十步深丈餘抵大黃
旗堡朝飯行路之胡傳言朝鮮賫咨官金行告入來
明日當相逢云夕到周流河堡入滿人曹元功家是
日行七十里○昏後金行告果入來一行皆得見家
書而余獨家在於鄉故未見家書但承見令公季氏
書傳憑聞安否而已金行告甚秘其入來之事令公
屏左右從容問之曰進奏使入來時京中議廷
將以下誣事入北京後呈文禮部決計以來矣既蒙
行後朝廷考承文院舊謄録則自過去丁丑至康熙
時其間國家之見辱於清人非一再而未嘗有一番

呈文發明之舉蓋以於胡虜得其惡言不足怒故也
呈文既無前覩文慮或因而生事特通于進奏使〻
停呈文之舉而專价無稱托之辭乃作言進貢誠文
席使臣發行時因忙急初封四件以送今追造三件
使追使臣入來之意言之以此入來云
○十三日癸亥晴曉發入城北門出東門城周纔一
里餘於岸上矣過城渡一溪〻分流處派自此路渟
多水爛融沒馬蹄跬〻沒及馬腹而不能行嘗見唐
書太宗代高句麗時至遼澤塗泥渟二百餘里不通
人馬乃布土為橋既渡之後撤棄其土以固軍心云

即此地也今遼東地遇雨則道多墊沒處蓋亦天設之險也至周流河繫兩大舡鋪板以濟河廣倍於蘆溝河水色黑濁蓋兩岸無沙石而皆黑土故土解而水黑也抵邊城宿滿人王膺集家未至邊城十里東望長阜亘大野若若城郭然地名邊城以此也其下海波洶湧若薊門烟樹近見之則亦非水也是日行四十一里

○十四日甲子晴寒未明發東南行渡磨刀橋〻古石梁今則木橋矣水廣未十步而頗深焉且多魚有一人捕魚滿筐而太半鯉也大皆尺餘至永安橋朝

飯馳到瀋陽日未及申矣三使皆入朝鮮館以棟宿
故余痛東門外村家是日行六十五里
○十五日乙丑終日雨雪嚴寒甚於冬令不得發行
令公使譯官探鴨江越邊兩艘船乘來之犯越人姓
名以來則當初被囚鳳凰城章京 가산 者今保放于 가
西門內民家云使上房軍官韓守岳往問曲折則
산 答云犯越人中挺二十七名自瀋陽刑部鞫問則
其供曰乘船至中江近處矣朝鮮人出來欲奪船中
雜物彼此相鬪之際果致傷殺而刑部又問汝輩船
載何物將往何處答曰同類中多入 山採蔘者故船

載粮米酒麵。介刑部又問汝輩潛入採蔘之際彼我
兩地充守者乎。又答曰果為鳳城甲軍章京等所捉
不得已出死中求生之計多給賄賂脫身以免也云
이 약 、以此鳳凰城將白什屯章京 리산 마샵 야오 甫古
甲辛六十名皆已捉因失瀋陽將軍決其罪 비ㄱ
심 최 각산 則減死充軍犯越殺人之魁三人則將待
秋而斬其外次次用律甲辛量輕重將施罰而今將
以此奏聞于北京待皇旨來知其末梢決斷之何如
云
○十六日丙寅晴晩發渡混河編蜀黍幹為橋而崩

頹半離水中矣三使以下皆下馬步行扶護以渡猶患其危廣數十步色黝黝不知深淺矣至白塔朝飯先遣任譯往柵門使之先事周旋於出卜駄之際回行過沙河廣數十步深纔沒脚是日乍雨而霽道旣歷埃風和日暄放轡大野中故國漸近人氣亦似清快一行喜氣揚揚抵十里堡有川廣可十步設木橋焉川之北有村纔數十戶村西有古城而今盡頹圮董卞其周回矣川南又有邨五十餘戶而墻頹屋破只存其墟昔十八九宿驛丞滿人李嘉寮是日行六十五里

○十七日丁卯雲霧四塞雨意甚濃行到爛泥堡朝飯回顧所謂白塔已入望過防虛所望西南樹林繞曠野兩白塔即所稱華表柱岸然高聳浮在蒼茫之上亦奇賞也抵新遼東宿李季豐家是日行六十里

○十八日戊辰陰風平明發渡太子河未一里又渡小河廣可十餘步橋半頹矣沿河東行繞新遼東行五里渡斗河廣可數十步深三四尺水底多石湍甚急焉過阿彌庄行數里路入山谷中山川風景依然若朝鮮矣行從遼野來眼底廣濶心与境會坦爲曠爽既入山中輒覺頗深邃心亦隨境而幽閒子思所

謂君子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者譬之蓋如此
即隨所遇之境而心從而安之〻謂歟抵冷井朝飯
自北京至遼東水味大抵不佳自太子河始差勝至
此水味甚清冽村名之爲冷井以此也登程後余又
晝夜不離於副使令公左右或三使同會則余別定
下處而一行譯官軍官所會處非但紛擾亦厭於混
雜副房一行外不與他房一行同入矣此邸則山谷
數家而已三使臣會一舍四十餘人一行又會一舍
矣主胡新得子婦最艷其女方纔諸少年譯官輩就
其傍環坐戲謔其女羞愧面赤而不避去纔綠自若

愛譯官之扇香頸有欲取之意數目之譯官解香以
賜又着不受諸譯官以受之爲是之意屢諭之始受
之而面向於壁出手受之其女之姑在傍見之以爲
愛其子婦而羣戲也喜色滿面矣過山海關後每見
則入主處主胡家少年女子單至前坐於側煩遠路
之穩返因求香及針言語親近余輒正色叱驛卒責
其不能禁止使之驅出則彼皆艴然變色向驛卒
曰諸老爺皆親愛吾輩而汝之老爺獨若是無情何
也自入去時爲主人面熟矣何无人情也驛卒答曰
諸老爺非驛官則武官也而我老爺則獨儒生也我

國禮法甚嚴男女異路不相狎昵故然也非无人情而然也胡女聞其言則或有頷可而入去者或有愈怒睨目反唇視余喃喃而入去者矣回顧行路左右山上雜花多開春景正爛方可遊賞路邊溪巖倍奇於入來之時若初見者然蓋去時則氷雪封地不可見真面目而今始呈露又粧之以春景故也到三流河路左有百丈懸崖頫臨川水絶壁陡立而崖腰斷巖通一線路一胡驅牛循崖而來境些景奇堪可入畫矣其川一派而曲曲折旋由大路則五渡經行則三渡故曰三流河今從左邊小路來故凡三渡焉過

此後則川邊山底多奇巖巨石其偃蹇詭怪爭為奇特之狀者不可勝數或如人立或如鳥翔或卧或倚或聚或散倒水者若牛馬飲川負山者若虎豹踞巖獅鬪龍驤鱗舞鬣躍不足諭其狀矣野性癖於水石對之輒倚鞍欣然頓忘行役之勞也至根子山入前主人王弘之家宿是日行八十里

○十九日己巳晴日出發沿溪東行入谷中路左之山無他木但山杏星立花方盛開渾山爛紅若錦帳過小石嶺路右清澗鳴出岩間水觸石怒激聲瀧瀧不止者十餘里由水聲中行可以醒俗耳而滌煩襟

也逾青石嶺過甜水站就溪畔朝飯一行圍坐巖上喫飯亦有奇致矣逾會寧嶺其險不及青石嶺而峻高則加焉逾嶺入谷行十里循崖行崖高我百丈其下溪水廣可十步而頗深崖之東有山亦百丈餘其上有小塔而高十丈塔傍有石碑頹垣猶存蓋古寺址云至連山關宿滿人許長春家是日行七十里主胡壁上貼春帖曰居家萬事皆當忍教子千法莫若勤可謂知其要矣

○二十日庚午晴曉發至沓洞朝飯於溪邊抵通遠堡入前主人陳先傳家日尚早矣副房辦小饌就溪

邊一行會食義州問安吏持饌物及朝報政紙而來矣是日行六十里

○二十一日辛未晴日出發至八渡河朝飯逾大長嶺渡靉北河春水方漲廣可三十步水力甚急矣此水為義州三江之上流故義州人漁者往往乘船至此云抵松站宿蔚主人劉畢家是日行五十九里

○二十二日壬申晴昧爽發凡渡十一溪而 안패친 안다호 外皆無名矣未至鳳凰城三里朝飯於川邊初意欲過柵門疾馳而來矣一行卜駄未及到者多自柵門必先搜驗然後出送一行者規式也先出亦

無益且栅门人家甚少謂一行人馬不可容也遂入鳳凰城入滿人盧善長家宿是日行四十二里○余平生着睡則一頓穩眠直到天明後始覺今行每夜困眠下隸理行裝待臨發時必再三呼醒始覺矣昨夜鷄未鳴而覺今夜又夜未半而覺心自疑焉慮或慈候有未寧歟仍心動不能定轉輾久之不復入睡方憂慮滿心忽聽门外若有叩门使開者而明是我國人聲也蹴醒乾糧庫直李泰和使出見泰和還云義州將校持副使本宅書簡來而其校自门隙諭之曰國家逆賊大起賊兵陣於素沙都元帥將兵往征

云矣不意聞其言驚疑未知其信否而余家距素沙二十里也經年於絶域今始歸來鄕國漸近而喜憂未定方撫桃憒悅之際遽聞此報危惧之心若湯火忽呼燭着衣忙詣令公寢所白京書之來令公拆見家書余傍視則一如平時无他說惟尹丘書以爲欲往迎矣國家有事變不得下去云未知爲何變也去年冬使臣之未發也朝廷聞湖南扶安邊山盜賊多也聚送備邊郎金潤往見金潤未返而使臣發行矣入來時夜夜侍令公話時或道時憂語及邊山賊事又以爲可以深憂也令公笑曰吾東方即今安有賊

哉若有之則不過草賊類耳　聖上臨乎上君勿空
爲過慮也余又告曰不然其於不軌之徒半國内何
哉早晩必有變也今公不惟不信我乎以余爲妄人
也及到榛子店逢進奏使聞全羅道有掛書之變也
始稍疑之至是問於余曰君有憂慮之言而吾不信
君矣君言其將驗歟義州將校口傳之説甚驚愕尹
丘之書又可疑君度何如余對曰此事誠早晩當出
而但似太悤遽是未可知也今流之書无一言所報
雖出於謹慎之意而太省〻未知於道理爲是也公
曰遠寄外國恐洩漏故也不報爲宜也余曰士庶人

家則不報或不害也而今公則國家宰相也國之安
否比之家信所當先欲聞也今亂華不報邦國之不
安但報家內之安信恐不得爲是道理也今公曰児
單之是非論之不悪何以則可聞的報也余曰書状
亦得其家書想必詳知矣公曰君往見而問之也余
答曰恐不深言的奇於小子令老爺使人問安否又
言今當往見云余則老爺於書状齒爵俱尊彼不宜
坐待老爺之往而即先來見來即屏左右從容問之
可以得其詳矣今公從余言書状果即來余趍出左
右處无人食頃書状還去令公即招余謂之曰君之

前言果中矣朝廷一邊設鞫一邊出兵往討云老夫立朝非不久矣閱世非不多矣猶漠然不知世道人心之至於此極也君能先見而言之者何也余答曰不軌之徒內懷怨懟之心外行煽動之計伊來有年矣此皆天地間厲氣所鍾而生天固厚其惡而戮之譬如大腫必膿潰而後止此輩之必謀逆無智愚皆知之而獨公寡合於世故為之者則憚而不洩憂之者則外待而不言以此舉世皆知而公之所以獨未知也今公曰此將何如余對曰此不似么麽百姓之一時屈起若李施愛李夢鶴之事李施愛世祖朝起吉州李夢鶴宣祖

朝廷洪州適閥閲巨族倡附盤結不知其幾家此誠劇賊也況賊起於鄉內任地方之臣不能討滅至於叢都城兵往討云其賊勢必有深可憂者但已設羈云則其徒黨必有見捉者故也謀計綻露機事沮敗矣況反逆稽小者正道此事也或意不足深憂也令公曰君言是也因即通于上使促發行焉

○二十三日癸酉晴天未明發行馳到柵門日猶未及辰矣鳳凰城將尚未至朝飯罷始至云送諸譯請開門日過午至未門猶未開令公招首譯將治不善周旋之罪諸譯始乃悚懼奔告城將〻〻乃開門點

視行中卜駄無禁物而後乃許出門卜駄未必盡解
往〻不撿而出然既出門日已欲昏矣義州鎮軍火
軍来待於柵外者屢日云行過孔巖昏不下路明炬
行至温井夜將半矣一行止而炊食又即發燃炬行
到馬轉坂天始明矣譯官輩於柵門覔卜駄移載於
義州雇馬故落後追来者處〻逢虎僅免傷害而商
賈別將及多持卜駄之譯官則皆留在於柵外云是
日晝行四十里夜行六十里

○二十四日甲戌晴天明後行二十里到九連城朝
飯即發統軍亭已入望臆悦之中故國漸近而憂慮

愈增矣渡中江義州府尹李茶唉妓女來待回渡鴨
江入義州日未及夕得見京師朝報又聞灣尹言蓋
李麟佐與其黨圖不軌自稱大元帥起嶺南朴弼夢
於配所偽稱遇赦蒙放為都承旨起而應之弼夢之
從弟弼顯方為泰仁倅起泰仁兵以應之南泰徵方
為捕盜使納內應李思晟以平安兵使將約日同發
矣泰徵則未及發而拿入鞫廳思晟則禁府都事下
來拿去麟佐則潛入清州執兵使李鳳祥營將南延
年使降皆不屈罵賊死兵曹判書吳命恒為三道都
巡撫將兵出征守禦使金重器出屯水原黃海兵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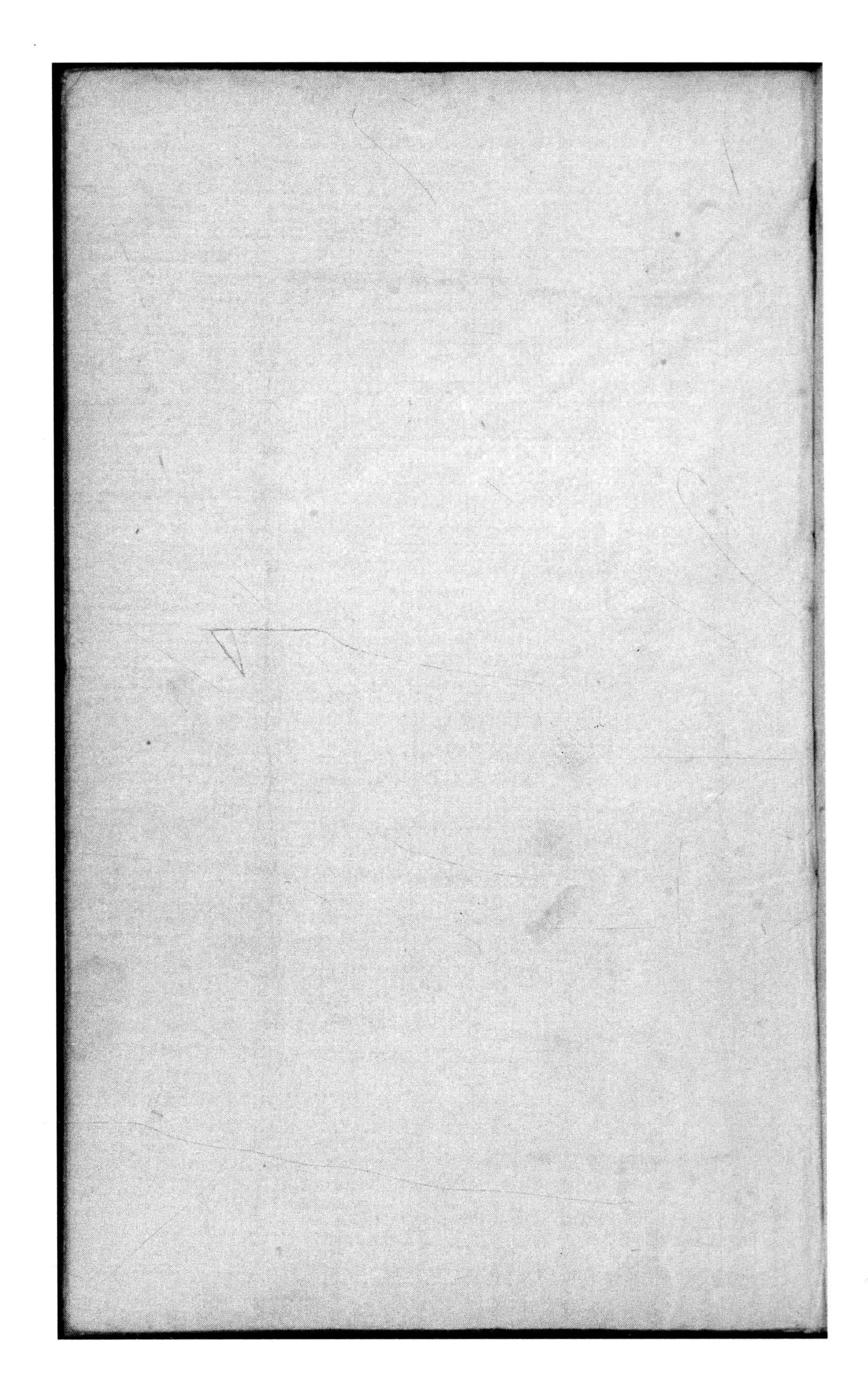
元百榛屯闊仙嶺云噫彼麟佐以逆家孫世繼其惡
譬如梟雛根子以惡國圖逆爲世業者於渠何怪但
渺夢世被國恩位至宰相國人太半欲殺渠而聖
上曲意生全賂施還謫之蜀眞所謂生死肉骨者也
君恩之罔極何如而乃忍甘爲如此之事直欲手斬
其頭而不可得也李兵使南營將之立慬可謂難靜
李不愧爲忠武公之孫南不愧於張巡之南霽雲凡
三南觀察節度之臣不當愧而死耶余嘗謂我國四
百年人才之盛可與宋代相比學問之儒賢勿論其
心事光明功業卓犖磊磊軒天地者得三人焉而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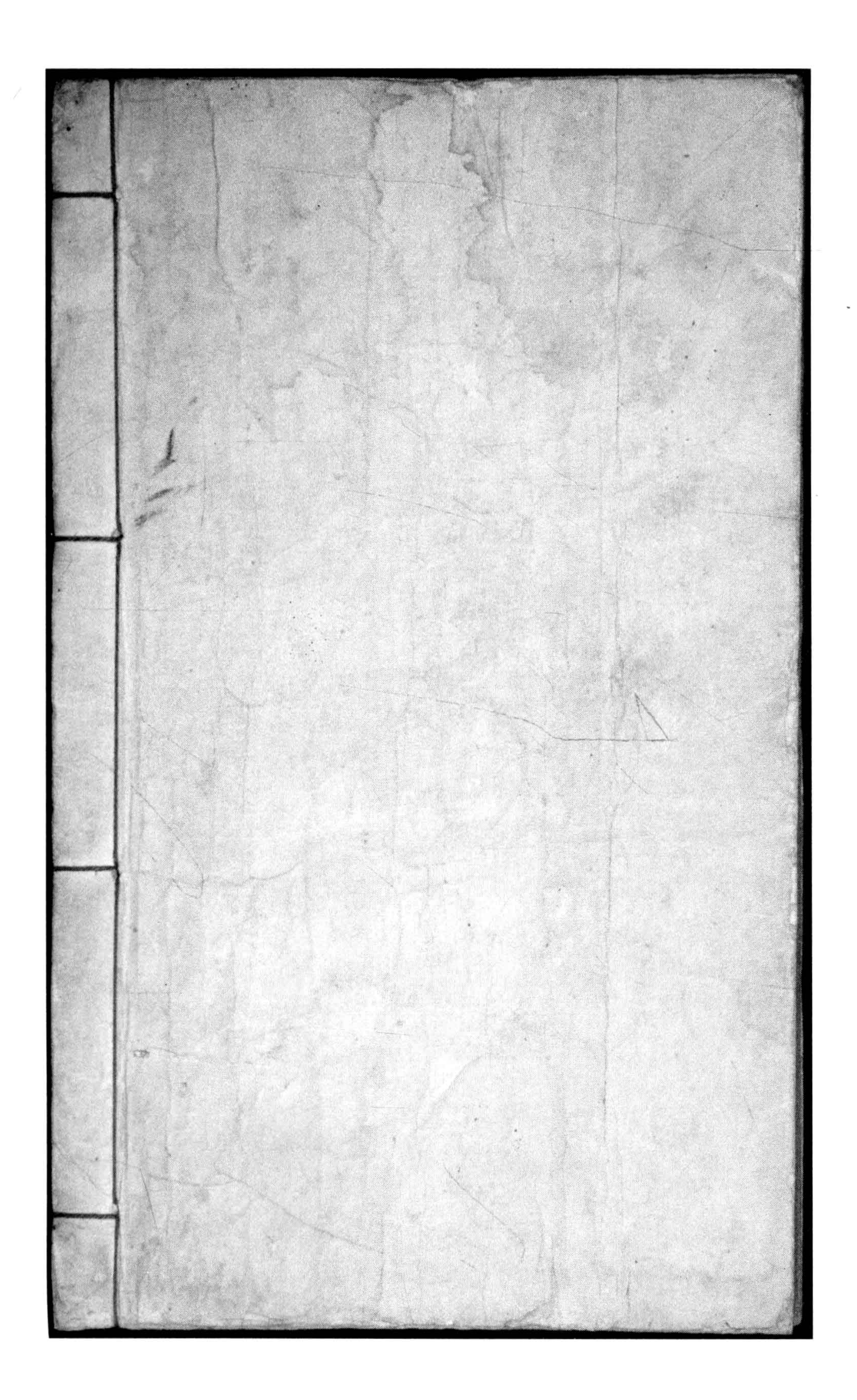
不在於文臣之類其一李忠武舜臣也其一遼東伯金應河也其一林忠愍慶業也雖武不幸未得盡成其志而其遺馥餘烈可與天地同傳我國教化大明誠海東之周邦而三百年內只有若干人皆出於武臣矣今番逆賊乃史牒之所未見也而屹然為賊所憚先裹首被殺使數千里東方得免死人之恥者又出介胄之列可異也聞此則讀書者亦可以自厲也夫謹按李南二公遇害之蹟雖同時立節各有其寔且有洪霖事而公不及之蓋公時從他國返只以聞諸灣上傳說者記之故也若以宗蹟錄之則恐當曰賊入清州殺兵使李鳳祥裨將洪霖死之執潛將南延年使降罵賊不屈死云余乃得正耳令公以為國家昇平久矣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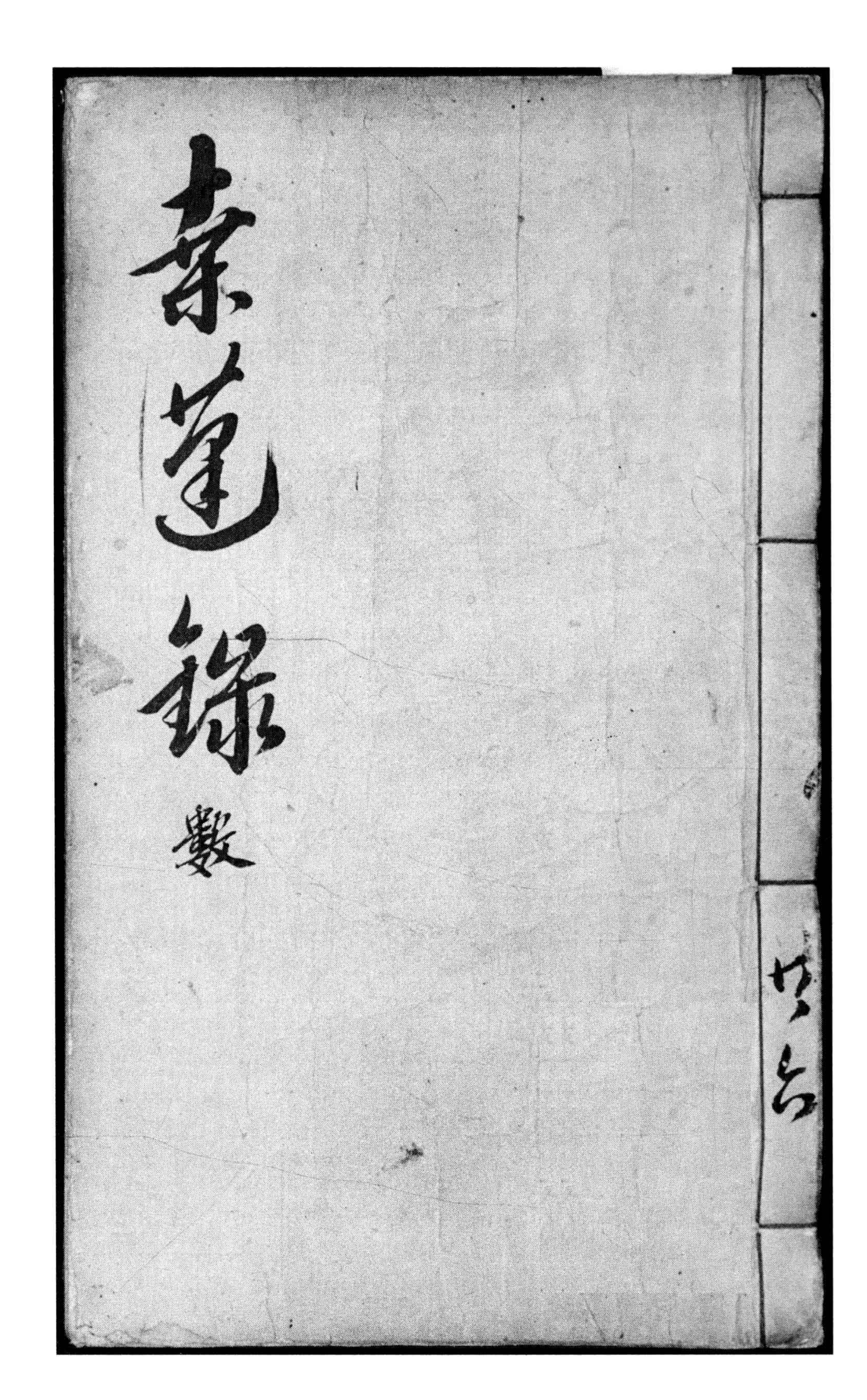
未嘗見寇賊而不意逆亂至此遠想　九重宵旰之
憂臣子奔問之行不宜少緩也初欲秣馬即發晝夜
疾馳倍日意行將離發余告曰聞賊變起於不意國
內人心鼎沸漢江以南皆負携老弱而避隱焉閭閻
一空正當農時皆將廢農云此事之為國憂甚於逆
變獨西關姑未至於避難西方來裝觀望稍騷則將
盡走云若見使臣之晝夜意行西路人心又將倍加
騷擾此豈小患哉上使即國家至親也老爺國家宰
相也書狀侍從名官也其舉措寔有係於人心之所
見以為安危矣奔問雖急一兩日遲速別无關係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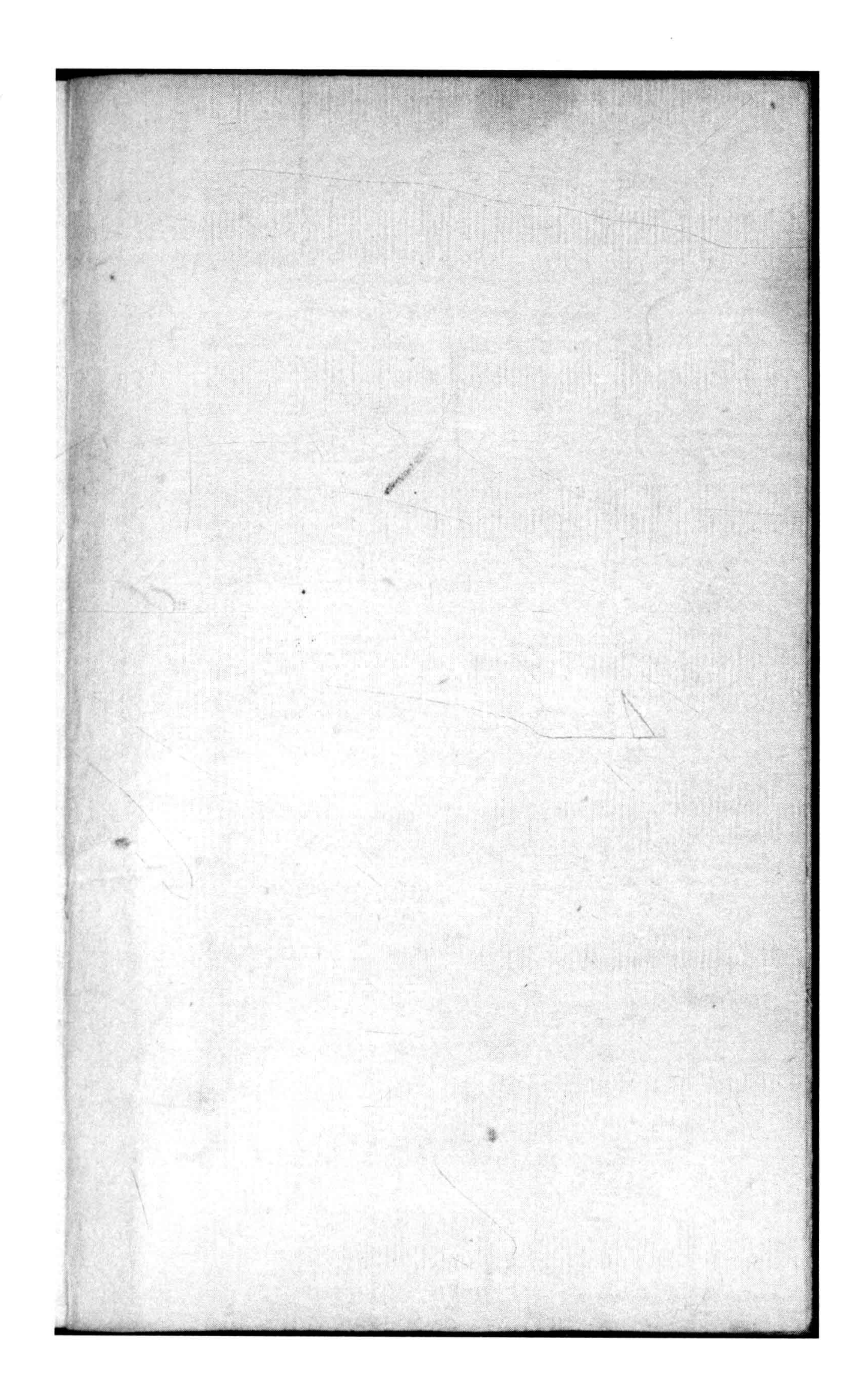
國事而一道百姓之安危係此願爲國深思焉一行之人家盡在京死患也獨小子老親在鄉且近於賊起之地心曲之亂歸意之忙豈同於他人而恐驕撓一道之人心故不敢煩一己之私計敢告淺見也令公曰君言不爲無見吾且思之方沉吟未定矣適其時陪持々狀啓以撥馬往京師下來方醉酒纔入城門便狂呼於路上曰賊勢大熾京中無可道也義州人聞其言將波蕩胥傳浮言莫可鎭定云令公遂以此意通于上使而議之乃敢留一日將以鎭人心焉是日行四十里

〇二十五日乙亥晴因留自再昨日夜不得一交睫觸風露疾馳五十餘里一行上下無人不痛〇聞丙姓騷動者見使行之留頗鎮定云〇余渡江入我境內家信死可聞之道欲疾馳先歸請於令公〻〻曰君有賢季君孰知其為人雖倉卒當難其所以處者必有長策君毋過慮也況當兵亂有路阻之患千里遠程何可孤行聞君自聞難報不能寐不能食云以君之躁若先我獨行則君必不計晨夕倍道直進矣吾體君之戀闕至意決不捨君也余再三固請而公禁不使更言無如何矣






桑蓬錄



四養齋外集桑蓬錄卷之十一

○三月二十六日丙子晴曉發至所串朝飯抵龍川聽流堂中火時方暮春草木向榮杜鵑滿山而間之以杏花堂前三沼水皆盈滿巖花倒映池中地境蕭灑時物繁華正堪遊賞而憂愁烘動志意忙迫名區佳賞如夢卜花影水聲皆助人心亂而已仍叢行到
輦
鐵山宿車連館是日行百里

○二十七日丁丑晴曉發至宣川朝飯招李深之女給茶啖入郭山雲興館中火到定州宿是日行一百十里

○二十八日戊寅晴曉發納清亭朝飯嘉山中火到
安州宿是日行一百二十里○兵使李師周入見令
公令公問拿去思晟之事 對曰思晟出於賊招
最緊思晟本嚄昔宿將且有能名而關西又一國精
兵處也 上懲李适之變西顧而憂不時拜我令代
其職与拿來都事當刻同爲下直 上引見使近至
御床前時領相左相同爲入侍 上戒之曰卿到彼
若有難便之事便宜從事也因親授一封紙又 下
教曰中路密開見依此爲之也既出城外屏人開見
則乃海西監兵營發兵符也蓋 上意或思晟逆王

命若李适之事則慮事之難平故先使黃海監兵使
發兵阻要害處而後往捕也令兵使陣洞仙嶺監司
領軍來會于開城皆　上計也晝夜疾馳至安州抵
兵營門外初傳拿命而門久不開故或慮变生乃揚
言新兵使來營外矣其言宣布已而兵營所屬將校
以下一時聞新兵使至其在營中者皆退出不可止
矣思晟始乃開門被拿云令公入運籌軒即兵使正
衙也庭左略堆作事之具皆思晟所令作者見者皆
謂如此排鋪者皆欲為逆之謀也余曰朝廷本不知
人平日滿朝多有力薦此賊者倘使逆謀至今未著

則此等設施亦將稱譽之不暇矣聞者皆笑得見御巡撫勝捷之書蓋吳命恒至安城擊賊斬若干首級之捷也雖未得其詳遠聞勝賊之報宗社之慶不可勝道也聞西路人心見金吾郎及撥馬之頻頻往來騷動之餘又聞海西發兵最為擾亂矣見使行之不思遽還此少為鎮定云路傍閭閻安堵耕田自若如平時可稱異世界也

○二十九日己卯晴曉發抵肅川朝飯肅川府使魚有琦新到任余未曾相識矣相與道亂離言魚謂余曰頃晨拿來之信未到之前有私通飛傳者故敢見

之以拿命將下去之意馳通于安州兵營者也即楚其私通矣因兩金吾郎事及宣傳官果至仍下去以此愍晟未及先期知其將拿矣又曰金吾郎及宣傳官乘飛馹晝夜馳到而其私通先來晟賊心腹爪牙之棋布可知也余曰列邑所未得為者主倅能為之使凶逆不得預先聞知倉卒不能出謀束手就擒公於愍晟之擒其功大矣為公謝之但有一事雖治逆時鞫法至嚴且密凡金吾郎事既承拿人之命過家門而不敢入雖父兄子弟不敢道其向某地拿某人也今乃漏泄　王命使能飛傳若非愍晟之血黨必

不然矣公若捉其來傳者次次窮覈以覈其本則可得其沖漏之跡而咄哉公能為彼而不能為此也魚曰然哉吾未及思也余後更思之魚之言近令人疑訝何哉若恩歲之血黨欲漏沖筭命之下去則此明使其預知而出訃也欲使為李适斬都事起兵以反之事也何等重大何等秘密之事而不以同黨中善走者晝夜趲去乃令次次傳去又為私通使之屢經人眼耶此未可知之說也夕到順安病是日行一百二十里

○三十日庚辰晴鷄鳴發至平壤朝飯中和府使金

沈以平壤兼官方來待見余至逆勞之因扼腕憤惋曰今番逆亂誠一國臣民之所共憤疾者而吾所以切齒者倍於他人焉入其中者孰非相知者也而吾與鄭顯有翼平生交遊其情厚無異親戚豈知其包藏禍心至此極哉每每思之睡中亦驚夢中猶惕追欲以手劍寸剮恨未得作南方一倅以成此願也其忠憤慷慨溢於言貌余曰人心不可測也雖潛蓄禍心於胸肚之間竊積異志於晴昧之地而固非同計而參謀者雖朋友儕流安能揣知哉今監之不知而交遊也無怪且此賊頗皆文翰才幹稍勝於流輩者

云令監儕輩孰不与之交哉而但逆鄧既露之後則
人皆諱其所相知而令監獨揚言之不少隱秘亦可
知其心之光明矣爲公賀金又曰朝廷雖如監兵使
之重任本不擇人度量今日之爲三南方伯連帥者
則此類皆將不降則走爾彼將何所爲哉是可寒心
也余曰誠然矣吾平日固知令監之才識不草〻也
其勉之也時危如此君辱如此〻令監輩捨身報國
之秋嘗与衙頭有翼之類交遊者亦醒惕更厲處也
令監既知之矣願令監常以無忝爲遼東伯之孫爲
心則庶幾賢矣金曰逐下之言甚好吾雖駑劣謹當

銘肺云

按公答韓進士後述書論桑蓬錄有曰還到平壤條高論大抵是矣而亦有不然者（韓公書有疑金沈之辭故也）假令盜跖其凶暴未著之前假飾伯夷之迹則伯夷豈能逆探其前頭必爲盜跖而不与之友耶王莽邪恐謙恭學道之日仁弘賊鏑高談義理之時雖聖賢何能早卞於未然耶雖曰先覺者爲賢若以此太主張則恐駸駸然易入於億逆之病矣愚於其人所以期待之者不但止於忠憤慷慨所存光明而已而其書法止如此者蓋務從簡約姑以

畧示其人在僕同類中決不宜以一例視之而已
高論尚以爲過耶使其人不死愚之言安將有見
信於人之日只可以姑待之三字仰對不復費辭
分疏而今不幸已作古人矣愚又安可含默不言
不一白其人之心迹耶讀前史見人有被誣如淮
陰侯初死反形而學受惡名若尚欲考論事迹而
出脫之況与其人有契乎請以愚之所嘗耳聞目
覩者略陳其一二願高明更加審察焉其人世世
將家子又早事弓馬而自少立心律已一如端士
雖有操守嘗謂愚曰男兒當畏史筆不當以一時

之毁譽動其心而為之前却也其所執已非常調
凡流之所可致及而其自期待也本不草草未嘗
操觚學為之而其文浩汗滂沛頃刻掃累幅但不
能刻畫雕鏤筆法頗遒勁矯健少時已書人屏簇
及登仕籍人有求者輒曰筆翰非武夫所業且以
此傳播于世是亦求名也是亦夸矜自衒之一道
亦悔少時事耳吾不復為曰不復以隻字与人自
少喜讀書既出仕盡則无暇讀書故夜必讀書但
既高年既富而雖夏夜非疾病則未嘗一日不讀而
必夜分乃寐兵書無不貫穿而最喜讀看綱目宋

名臣錄自警編等書游宦外方必携以行但不欲以此見知於人故世无知其人之能文者以此近來武臣之稍出頭角者无不為承旨而夫〻獨不与遊其恬退不附權门從可知矣壯年經歲於鄴度營者屢矣而不但一不與妓輩狎近亦未嘗与之接話而竟夜刻苦讀書无異寒士此亦讀書者之所難能也況在武夫乎其為人剛毅厚重量亦不窄而見人有不是事有不義輒不能容又簡重罕言語故自其未顯時人已憚之且天性方峻耿守堅確故人不敢干以私屢典大邑雄藩而门無

請囑其爲節度也朝廷問遺惟循例而已惟勤於饋遺士友蓋其愛才好士出於真情其按海西節度也以錢六百兩分賀筆墨饋寒士雖其親戚有官職者一不及焉近來能歷児之職便同告朔之羊故武夫鮮有讀兵書者及其爲臺上也月講之會親自授受考試以行賞罰誨諭諄悉又過數番後即行黜陟曰武夫不知兵書陣法將焉用之宜可令充位備數而徒費廩祿耶由此武夫讀兵書如會講儒生之爲未數月无不請練者去年家弟上京適值　陵幸欲仰瞻　天顔与數三儕友鞠

躬以伺於儀禮門路傍凡從官過大臣以下亦人
在傍者指點告曰彼某官某也不改容自若也及
夫夫過其前忽洒然變色曰可怕哉彼某也家宰
問其故市人曰三公不足畏而彼某獨可畏也蓋
市童街卒漸亦知其威名矣凡兵書陣法手自抄
書者前後不知幾卷嘗閱其屢易為必有成書而
不以示人故不知為何如矣方技雜術亦無不涉
獵其精粗淺深果未知如何而蓋無全然不知者
觸於地理書全無功夫云矣及其先考後因不復
來往閒問今此云云特其表襮粗淺之一端耳然

亦可以知其中之所有矣此皆耳目之所覩記非
傳聞之不的者此豈草草者耶僞科罷後聞其欲
自廢爲歸農於東州之計愚愛其才惜其人欲挽
其行回其心委往問之曰一榜皆自廢耶曰聞今
秋將有科皆歡踴躍先登矣豈復有如愚之愚而
甘自廢耶曰遼東伯以後世受　國恩爲何如哉
而以君之才不思所以少報萬一耶曰吾非全無
知識者此義吾豈不知況身現生世豈不願立揚
而吾射藝亦不後於人雖了許多好科擧僥倖一
第又復如此此命也命其可倖免耶依松楸有薄

田數頃賣弓矢買農牛一頭吾足以自老矣賢良
科罷榜後買冊欲復入場屋者吾竊以爲耻勿謂
武夫無守也然 國有緩急吾豈以退耕於野而
惜一死耶且士大夫進退關係風俗此亦所以報
國恩也愚曰不知僞科之爲可耻者豈能知進退
之義也曰此係黨論非武夫之所与知也假令僞
科尚今不復則必甘作東州一農民枯項以死而
不悔矣其人不知爲不義而爲之則容或有之知
其不義則雖斬頭穴胷萬死撓歷之理愚獨知其
人之如此斷可以質言矣來諭所謂雖或不知其

包藏禍心至於如此其非端人吉士則槩可揣得夫夫於此未有所處者雖令其人復生固無辭可下然以此而并與其事敗之後寢驚夢愕者而疵議之則不亦冤乎蓋想像其為人雖朋儕親密之間必不敢以此謀禍心開口說道於其前矣其不知也必矣既不知其包藏禍心則兩賊事未敗之前以文翰氣槩為儕輩之所推奬為第一流者也夫夫也雖或揣得其必非吉人端士以親者不失其為親故者不失其為故之義其不能一朝遽有斥絶者或非畏事知人最難不必以其不知人而

嘗責深誅也既不知其腸心而与之親密則追念
其交游匪人悔之莫及則寢驚夢愕亦其勢宜尒
也妖腰既斷而獄情株連人皆諱其識面之不暇
而夫〻也獨敢公頌言不諱者亦可以知其心事矣
以此恨不得手刃此賊斬作万段忠憤慷慨之意
勃〻乎溢於辭表則鄭說云〻亦何不可之有若果
少知其凶謀則人情不甚相遠必將掩藏之不暇
矣聞其言亦可知其外面則親密而臟腑則未嘗相
照也只有一事可暴其衷不知其謀也何者當其
時武夫之与兩賊通謀者無不援以重權假以利

器締結盤據於遠近內外而夫夫雖自退讓其才器膽略之拔萃出類世所共知也乃今屏竄棲遑於一小邑則兩賊之憚其人而不敢泄其謀也必矣夫夫也與兩賊若是其親厚死同而不與聞於亡謀者豈非近於劉安所謂漢廷獨一汲黯者耶以此則其人豈不重可敬也耶愚於遠桑蓬錄中故自畧其辭以避近名之嫌者有三焉愚不料夫夫之草草以死常謂其畢竟爲烈丈夫樹大勇業當爲今世之一人也死疑矣若費辭摸詡摩性贅舉則是爲徼恩於異日烜赫之後而欲以此得知

人之名於世也故於此略其辭焉嵩飫聞思晟之名欲一見其面久矣次安州日始見之聞其言纔一飯之頃而卒作向已覺瀉必非今人而宲有噎鄙之意故去時日記中極詆傳者之誤畢竟之不遺餘力矣及還渠已頭鬚蓑街矣若盡載去時所錄則人必以爲追錄於事後故於思晟略其辭十不載一二焉還到鳳城初聞變報之夜与副使令公所言偶多巧中故渡江後令公見即報謂余曰吾以子謂拙措大粗餘交耳乃有肺臟如是人固未易知也至黃州又謂之曰鳳城夜所云云愼勿

復語人也人必以吾為知情也若盡載其語則不
但涉於徵名必不見信於人而徒招強曉事之誚
故亦皆略之矣愚之論夫〻語自以為略其辭而
高明反以過獎疑之信乎論人之難而立言之不
易〻也浩溥便侗無所知識而畎畝中私憂過慮
常以為世道人心既无可為國勢廟略又无可恃
而環顧一世人物眇然此正朱子所謂天故不生
才於今日者也如有緩急絶未見有十分擬議者
愚意所恃賴惟有此公一箇人遙聞其長逝宣敢
以瞽眼所見將不得聞知人之名為恨而已也宗

爲宗國悼惜之地耳慝於此盛氣貴驕不憚支離
者蓋窮自附於闡幽叢潛樂道人之善也慝稚簡
勞苦不阿好而私於既滑之一武夫也未知又以
爲如何也云云

慝晟泰徵已斬云喜欲狂矣到中和中火夕入黃州
是日行一百六十里黃州兵使元百揆來見令公言
動兵時事曰一面徵兵列邑一面先帥手下兵慝陡
洞仙嶺而慝列邑疲弊之兵必不能一齊盡來矣畢
竟隨其遠近皆及期日而來會無一落漏者其中三
人方有病擔舁而來四人年皆六十餘下令曰病者

歸老者歸老者四人挺身出白曰我等鬢髮雖白驕
躰則不多讓於少者當此變亂以老不用則國家深
恩何時報哉請從軍不許死生矣辭氣憤〻若有喬
不顧身之意聞之涕自流矣使之至前慰勞而奬嘆
之以酒饌刻别優饋之而見人心之如此知平賊不
難也云蓋兵使陣于洞仙嶺應晟拿去之後解陣而
歸矣○閔西巡撫使趙趾彬巡路見合公因傳喝於
余請見曰吾知足下之來此而未得相見何也余答
曰雲泥懸絶不敢自通也趙復曰雖欲忘童時相識
之情獨不念屢代交好如親戚之事乎云夜就營幕

與三從兄聯枕
○四月初一日辛巳晴鷄鳴發鳳山朝飯劍水中火
入瑞興宿是日行一百十里
○初二日壬午晴曉發至葱秀朝飯先來軍官尹도
自京還下來迎候令公退謂余曰自北京以先來出
時至坡州〻〻牧請見吾与李世邦朴守采同入見
州牧曰聞姜某入燕京後鞭撻驛卒凌蔑譯官驕恣
作亂一行不勝其苦云副使令公以淸簡謹愼有名
於世而但不知人致此弊君同行而何不抑制任其
所爲以貽羞於副使令公也云〻聞之極驚怪未及

答朴守釆輒對曰吾亦行中譯官而未嘗見其人之淩蔑譯官也其人儒者故雖不與吾輩昵狎相混而爲人仁慈未見有暇怒之事且行中凡事一無所干涉又晝夜不離副使令公左右雖欲作亂亦無其暇矣恐傳聞之言誇毋耳余繼曰吾則其人之同僚也言或不公而此則譯官也受淩蔑於其人則無爲之發明之理其言衒爲公論恐執事聞中間虛浪之訛言也坡牧橫盛氣噴薄曰吾聞之的實君輩毋飾辭也因詈罵君不已意君必有痛嫌於坡牧者也入去時以君之着儒服爲咎多般張皇者觀之亦可知其

然矣余曰平生不相識面安有嫌惡者哉傳其說於坡牧者妄言誣我也非聽者之故也尹曰渡鴨江後事誰見誰聞而傳于坡牧者哉可怪云矣蓋余今番之行誠如朴譯之言余无庸自費辭發明余自顧全無慊然之事矣世之毁譽多孟浪大抵如此益知行路之爲難矣○回行平山中火平山府使言於令公曰陣於洞仙嶺時本府千摠有老母矣聞千摠蒼黃入官家將赴戰也其母執袖泣謂曰汝當亂離棄老我而何往千摠曰國難方急不暇顧私也遂截袖而出往于陣渠以身係於國臨急勇決得如此甚嘉尙

此事誠奇矣亂平後吾將報巡營賞之云 ○宿金川
是日行一百十里
○初三日癸未晴鷄鳴發開城府朝飯長湍中火到
坡州宿是日行一百四十里
○初四日甲申晴雞鳴發高陽朝飯入京時舍弟送
余至此約回還時來迎於此矣輒逢亂離其不能來
則固也而渡江後一行皆陸續得見家書而余獨家
在於鄉故一未聞慈闈安否　王城漸近而心事漸
益錯亂聞三南大路處處設防守軍兵譏詞甚嚴行
人無標者或拘留或稍殊常則即斬之故多有曖昧

被殺者云余今入京後當即尋鄉路矣可以預慮且
一行太半是三南驛卒也入京後各向渠家時或易
逢傷害以此意告于令公〻〻曰奈何余對曰費白
紙數丈而足矣公曰作之以來也余於其前即令持
白紙來裁割數寸各寫驛卒名〻下書曰入北京還
去之馬頭沿路譏察勿禁云通于上使持印來各打
印納于令公請署給公曰最善思矣即着手決而分
給焉驛卒輩皆謝曰吾輩未得思矣若是軫念今則
可以免事歸家云余奴寄生亦給一張焉○副房軋
糧庫直金泰和遭其母訃慘矣○促程行到慕華館

令公季氏亦善公出迎令公矣既入城三使臣則直
詣　闕復命余則直至令公本宅家信无可聞之道
將欲尋見長文即因騎驛馬至南大門〻左右列隥
鎗刀軍卒防守者出而牽馬將至都將前為先將縛
驛卒及寄生余使寄生出高陽所造給之標紙以示
之軍卒呈于官員詳驗然後乃釋為纔出南門逢韓
持平季明氏驚喜如見天上人馬上相揖而言韓持
平曰吾奔問來時過平澤入貴弟一境皆避難去而
尊季獨在家自若合家平安矣聞其言喜而欲狂不
能出語矣至長文家長文方為嶺南安撫使朴師洙

從事陞嶺南未返夕還令公第告季明之言于令公令公喜曰吾言不信乎一行皆爲君危之而吾獨不憂者以熟知君季之能也雖當倉卒其所處置知其必有過於人者故也因道入　闕復命之事曰　上引見三使臣令公奏曰敵仗　王靈得免墮棄　王命於道路公私可幸而但其間北方消息屢到　國家之辱罔極已不可道復國內逆亂大起史牒之所未見也切悲痛心直不欲生而幸賴　聖算之神妙巨魁就戮　宗社之慶何可勝達　上答曰何時无逆而豈復有如今日之逆變也｜上使出史謄改本

謄取者以獻 上出前使臣所納本較準以看曰
下教曰每本有少異處而大體則同也上使又啓達
以胡嘉珮債事内閣回議文字謄出者 上無發落
爲上使又啓曰金常明爲本朝誠有誠悃言言稱我
國君其爲人忠款决非詐也 上曰如彼之類尚有
向本朝之誠而今此凶逆之徒何心腸也爲 教云
矣是日行八十里
○初五日乙丙晴以奴名呈備邊司言随北京使行
今纔出来而意於覲親將往平澤道路譏詗甚嚴行
人或拘留或殺害者多云云乞令沿路勿侵云云請啃

閑焉

○初六日丙戌晴余將急往覲親而死馬令公許借坐馬矣適長文家有平澤順歸馬故因借之

○初七日丁亥晴平明發行聞大路則防守之軍尤頗數布列云而以為行大路而後庶免意外之患也將向龍仁路抵漢江防守者欲執而拘之出示備關乃捨令渡船前路防守處皆然漢江邊斬人首級以懸者有五六船人指云彼皆行人無標故斬之者云到鷺室店々人避難空死人使寄生盡搜村中有一老嫗隱處云招令造飯喫即行夕入龍仁子山包驛村

宿

○初八日戊子晴昧爽發入菁湖店朝飯家漸近而

憂慮益燥不能喫一匙飯取捷徑渡下弓里浦過下

弓里村而猶未覺飢矣纔過下弓里村有一漢子迎

來見我而拜余問汝安在對曰居邑內余又問汝聞

吾家安否乎對曰李進士主入邑內作舍今來在矣

聞其言即腹飢發不能定神伏鞍行一里少鎮定矣過

邑內前舍弟迎來余遙問何以知吾之來而迎出也

舍弟曰近日亂中不意其來歸亦未知使行之入來

矣自今朝心動若兄之來歸也無心於看役連陞道

路遠〻望見知其果來歸矣仍与同到家慈親聞余來到忙不及履跣至于大門內迎之亂中合家安吉經年異域無事還歸家內之慰悅如逢大慶其奇幸何啻如張騫之入西域而初返家鄉哉今行離膝下七朔許往返凡行六千五百餘里矣時一邨避亂閭閻空虛而舍弟獨安坐不動余問其不避之由舍弟曰凡所以避難者必詳知賊之起於某處然后方避危就安也一境之人無識見緒處聞風驚散環目失覗顛而失措如此則雖自謂避亂而亦安知不反向危地也當思遠則愈緩徐然後始可免後悔故計欲

詳探賊奇而移避焉方詢探之際王師下來賊勢漸衰故因不動焉此固料之熟矣境內之人信余言欲同去就者有略千人矣亂前欲移徙于邑內未及設始而遭亂故因即入邑內作舍而日日躬親出往看役一日不止一境人心亦賴此少能鎮定邑內之人皆曰而不出去云又聞其變亂時處置之計料事之智皆一一中竅縝密无失着着副使令公之言果中矣果能知人矣

詩

在應按　公平生不喜為詩為亦不收錄其燕行詩不但中路失半稿雖保有全稿亦似無多又未知桑蓬錄原本中入載与否在應彙於編　公遺稿時從舊簏退楮中得撒幅蠹敗腐傷過半者裂紙揀其墨畫可卞若干篇附諸集其中凡燕行時作者僅二十六首今述此編謹取而錄于左

發慕華館

臨岐掩抑動悲謳刺、非關兒女愁無地復瞻明日

月從今啟讀曹春秋歸輪漫惜西郊別皮幣徒深
北闕猶有足未能東海蹈旅行那忍向燕州

南至夜次書狀學士韻

秣馬脂車坐待明儒冠堪愧趲王程梅花縛約他鄉
色豆粥慇懃故國情世運即今看天解吾行何事頻
陽生閉閑靜養無餘術不用吟哦賦北征

龍灣

龍灣直北走燕京鶴野遼雲入望平天地中間三大
水山河表裏一孤城倚樓長嘯羈人恨撫劍高歌志
士情歲歲金繒走此路何人慷慨請長纓

初以白衣來中路換戎袍戲吟

武緯文經各異施儒冠戎服亦隨時蘇帝政欲從軍去章甫爲庸適越爲太學當年老進士塞門今日拙偏裨傍人莫笑無身手龍虎風雲領略知

再和書狀學士韻

假裝日〻趂天明此去燕京萬里程聞鴈不禁思弟淚望雲想得倚閭情哀笳一曲胡山暮畫角三聲漢月生五夜龍灣偷宴樂那堪異域又長征

發灣館

鴨岫雄蟠壓東隈龍灣一曲抱城迴長途遣悶詩三

疊旅館開懷酒一盃蘊鄙昔聞君子仗毛錐今愧墜

儒來雖然買骨終娸駿請看昭王舊築臺

九連城途中

故鄉雲樹首回頻不信吾行已塞瀕古木參天山有

虎黃茅匝地野無人寬心只賴三杯酒撲面其如數

斗塵漸覺離親為日久九連城下一沾巾

又疊明字

左海昆虫亦 大明吾行忍向薊州程傷心天地孤

臣淚擧目山河烈士情塵晴百年胡運盛河清何日

聖人生嗚呼 寧考齋深痛誰識當時志北征

其二

當今東域獨休明可啓他時華夏程　列聖承〻堯舜理羣儒斤〻孔周情幸逢盛際叨覲見敢向偏邦恨晩生一片保他乾淨地畏天不必怨西征

入棚

邊胡誠異物風氣果如何鬼貌頭仍禿鳥言口半吃兩三層肆列八九梵宮多對此便嘔穢長懷付短歌

高嶺途中　會寧嶺

屹然高嶺鬩天限南北関塞上穿重險寰中擬大觀嵯峨氷滿路巉巖雪封山摠頓艱危地吾心自在閒

夜投甜水顧盡林家

天涯誰晤語殊俗日相親臭味陣如狗笑啼畧似人
聯鞭朝莅列投店夜為隣肝膽雖胡越冝推一視仁

復疊寃字

穆陵至德蕩寧寃時運如何去不回藩服奠安恩似海
皇壇菲祀淚盈杯公然玉帛朝天路痛矣金繒報壤來身上戎衣激慷慨長驅欲蹴單于臺

青石嶺喉渴喫雪

攀險穿危去未休氣疲胸喘汗沾裘無端重起文園病掬雪飲來沃渴喉

狼子山途中偶吟

額角東偏一秀才白衣猥逐使車來常嫌齷齪胸懷窄冀得寰區眼孔開羯狗腥羶今作塞皇王文物已成灰却從燕市悲歌去詩律徒增一格哀

華表柱

巋然一塔逗斜暉影斷千秋鶴不歸人去鳥還言恍惚天荒地老迹依微遼東城郭今猶在薊北山河昔已非回首滄桑無語立傷時吊古淚沾衣

所謂華表柱者非真華表乃　大明正德己巳遼東帥臣[illegible]燦所築浮圖也因慨然有吟

天下尊夷鬼浮圖忽地高千尋諸佛像一尺餘人膏
遂令帝王地終成戎狄巢靜言思厥咎陸氏罪難逃

右北平復疊明字

李廣遺城夕照明重関遮截華夷程蕭條異代懷人
感俛仰千秋思漢情天意若教胡運盡地靈定孕勇
奉生英風猛氣飛騰地想像當年北首征

清聖廟

首陽山下灤河濱古廟歸然閱幾春莫曰新王非義
主只緣故國有忠臣誰知赳赳揚鷹志爭似堂堂叩
馬人箕子遺邦衣尚白精靈倘識舊商民

又次碑上祖澤潞韻

清聖祠堂凜肅森何人不起秉彝心奠楹莫認姬家制戴尋猶傳殷氏稽宗社興亡元自古乾坤變革孰如今春秋苾芬靈應吐黍稷雖馨亦陸沉

薊門烟樹疊明字

和霧和烟影滅明繚繞十里薊門程依々水墨圖中意點々河橋別後情怯底晴天陰雨至必然平地海波生燕都八景斯為最兮付詩寬紀北征

燕郊舖即古燕市

舉目今何世腥塵暗九區山河俱涕淚天地一嗚呼

懷抱同兒女態也愧丈夫燕南屠肆裏尚有酒人乎

山海關次韓知樞韻

欲問崇禎事遺民孰老翁尊周星拱北思漢海朝東
日月誰天下風塵尚域中九州多少士倘有秉彝同

澄海樓次壁上韻

腥波澒洞汨東西泉水朝宗路已迷天辭何秀清宇
宙陸沉無地駕虹霓胸吞夢藪山河窄氣壓龍庭日
月低倚劍悲歌仍痛哭誰教黃屋坐單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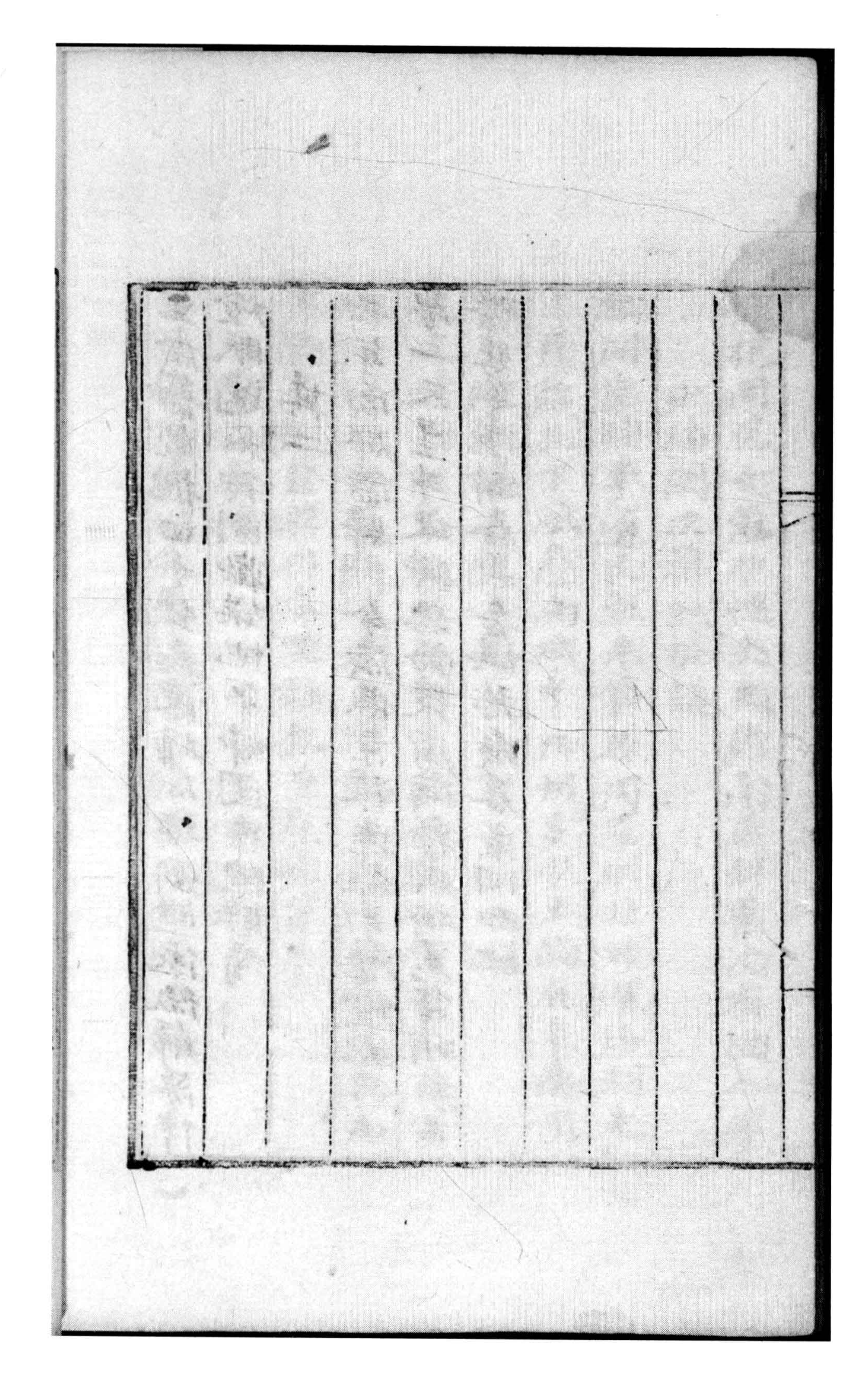
除夜感懷

古月狂風異域天更逢除夕倍淒然鄉關遠隔三千

里歲籥處拋四十年磊落雄心橫劍坐依微歸夢伴燈眠遙知侍側歡娛地弟姊團欒繞膝前

其二

去年南郡滯歸期今歲燕京帳遠離半壁燈花殊域夢一天星斗故鄉思酪漿虜酒難成醉羌笛胡笳不勝悲每值新春兼喜懼愁看暮景日西馳



附公從孫存齋公送行詩序

送從祖養直氏之燕序

吾從祖養直氏文章士也以白衣從行人赴燕時崇禎甲申後八十四年十一月丙辰也余酌而贐曰今子之行必有詩有文吾翹足而竢矣 缺 矣養直氏噓唏曰吾不幸而不遇崔東皐之時也何用詩文爲哉 缺 水樓館只大書曰大明朝鮮進士姜浩溥足矣何用詩文爲哉余 缺 不能語也吁其意戚矣吾於子又將何辭以贈其行乎吾亦欲無言 缺 也然吾念吾祖今行有二喜有二憂吾雖欲無言

詩乎吾聞文主於氣 缺 主於理二而一也爲文章亦必有登泰山小天下之氣象然後方可 缺 大力量大規模矣曩吾祖東遊小白西臨溟海蓋已有小魯之志矣吾觀其文章已非小力量小規模矣今子過山海闊縱觀天下之大吾知其不待登泰山之頂而已必有小天下之志矣歸而發之文章其許大力量規模又豈今日比也此一喜也子嘗有志儒者之學夫儒者工夫只要存之於靜而驗之於動蘊之於內而運之於外吾祖平日工夫其存諸靜而蘊諸內者吾不識其何如而今將驗之於動運之於外矣朱子所

謂必從閙處（缺）處鍛鍊過者以吾祖今日工夫而其
要張子所謂千萬人中常知有我以是敬也況天下
之事變無窮而吾心之權度不差則其於酬酢萬變
亦可以長吾之知矣吾知吾祖之學必益進於今日
之行矣此二喜也但吾聞黄河已清矣旋頭已晦矣
百年之胡運已窮矣其必有應期眞人已有天下三
之二（缺）　有燕趙慷慨之士延子于遼西之路要与
之並驅中原則子將何以對之其（缺）　顧身字可
憂者一也吾又聞東郡之石有黥首之刻黥首何知
然理亦不（缺）　華陰道中若有遺璧于子要傳滈池

君若子將何以處之其能恬然不動心乎可憂者二也向子之言曰吾欲入皇極殿不拜〻小節也事之難處有甚於此者必先講之於無事之日無忽方可應之於有事之時無差也傳曰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今吾之憂皆人之所不憂其憂人之所不憂欲吾祖辨之早而講之熟也吾祖果以爲如何抑吾有說焉人有萬里之役而神不疲氣不餒者子知其術乎夫心者神之舍而氣之帥也必也棲心於清淨淡泊之地无使有外物之累其身雖奔走於山河萬里之外而其心不与之俱往常夷然若晴窓棐几之

下靜對方冊之時則其神常烱然而其氣常浩然也其於應天下事亦將如衡稱物無錙銖差也何憂乎其神之疲而其氣之餒也吾所以贐吾祖萬里之行者不外此言矣子其試之若夫詩文特末技耳子之所不屑吾又何斷斷於子乎是日從孫奎煥長文贈之以言又繼之以三絶用陽関體詩曰

百年天地獨憑欄送子陽関白日寒若逢燕趙悲歌士須說吾東大報壇

幾日君行鴨水湄遼山暮雨莫躕踟悽愴九連城外路鬼神猶泣　孝宗詩

歸來小白又西行極目山河萬里城文章不在書千
卷今去應看雎渙清

附公與程白書 公還後十年丁巳

與程秀才瑛

丁巳十月二十二日海東姜浩溥西向拜手謹問玉章兄座下中後所一別倏忽十年矣又豈但十年而已計此生無復重逢之期生離卽是死別安得不悽黯傷神与兄問荅語一〻錄在紙上每兄往來懷中輒一披閱恍然如促膝不覺天東地北之千里而遠而山川之間之也差足以慰兄亦同此懷否吾東人尊慕明道先生殆不在孔孟下故視吾兄猶闕里遺胤此心所以懸仰不但以異域數夕邂逅之好而已

也兄其領會否奉問兄重侍下湛樂諸況何如伏惟
萬福第奉覲教子杜门讀書粗不失腐儒本色耳書
尺相問之約非敢忽忘而家在鄉曲罕入京都使行
發時每相緯繾且家第嘗有遠遊之願故說與兄言
其早晩一來其計又差池未果以此闕然以至于今
秖自耿耿今行副使金公粗有契誼故憑附一書金
公回第慣聞兄名望兄要白兄就拜次舍使車還倘
細聞兄還消息始信惠州不在天上矣每念頃歲西
遊只爲壯觀之計而既不能渡易水趁韓魏入宛洛
遍踏中國以快吾心目以償其夙昔之願足迹所及

者局促于燕東一域而已而又不能遍勝探奇恣意
窮搜此爲遺恨但所以自慰者以得吾兄与白兄獲
附下風以托異域神契而來時與白兄巧違不得握
手叙別此尤爲悵觖如失至今作惡耳留別書想傳
之矣今有書候白兄煩兄便答付回便也奉別時兄
要弟拙筆擬作別後想念之寄而病憊無意况約束
還後因便風書寄矣久念好意不可終孤兹忘其拙
陋書呈而先生贊弟之拙風采小器量正与心畫一
般兄見此如見弟面矣兄亦隨意作字投惠俾作替
面之資如何瞻望西天無異〻世臨風不勝忉怛惟乞

千萬保重以慰顒望紙箋略甚可愧而無表菲忱笑
頌爲伏惟照察

與白舉人受采

年月日姜浩溥謹奉書獻于庚元白舉人座下三壂
巧違之恨至今耿耿元既懇懃柬候於路周第方辰
過其前而其未相遇豈不異哉第之不知地之爲三臺
固也而適値病臥又何爲而然也是若有魔然異域
託契固是千載奇逢豈造物小兒妬猜而沮戲之邪
抑悲其生離便作死別不令作握手歔唏邪每思之不
禁咄咄仰惟清標雅儀森然在目而重逢之期今生

未可卜區〻者慕仰一念殆同卷中人耳自小黒山因玉章兄聞兄芳名傾注之久幸遂既見之願而倥偬一夜話不能万一所懷不得質問經籍討論文章以各究所學之淺深抱此種〻蘊結當與此生終始矣山海悠〻一別今十一年矣汝惟素履貞吉眷集均慶恭問兄所業何工所讀何書東偏肉眼雖不敢自謂粗有藻鑑而若其風采之鑠於外而才氣之淵於中者自不能諱得於乍見之際以兄之美姿高才出一口氣因還以鳴世而驚人占魁科取顯仕不翹摘髭易矣苟欲韜光鏟彩不自表見於世則已不

者必已位於朝先顯矣敢問盛意何居兄其渴志而行乎世則奉使東來亦庶其早晏事拱手以俟耳第本駑才耳兒時不知其不才亦嘗有志於文章中歲以後不但自覺其才之不可強亦以為小技而棄之始乃反而求之於斯學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日間所業非程朱書不讀而唯是性懶質朽年邁才退尚未免為鄉人悼嘆奈何來時至中後所以數字留別以贖者一冊寄懷其冊第手澤所存而第之印章着在上頭兄每披閱想必如見吾人矣使行歲一往每欲寄聲而跧伏窮鄉綿纏未果今去副价令

公有夙昔之好故憑附尺書想兄如得隔世音信矣副使公回弟既聞兄名必欲一見煩兄就拜次舍可聞弟還信息使行還弟亦可以細叩兄動止矣且聰俯賜答字以慰千里相思之懷也兄表德云何亦及爲貧兄以爲禮簡紙摺扇忘略伴書句外諸非遠書可既惟冀千萬珍重益究遠大之業以副遠者之望安得一笑相迎以叙此曠積也引領西天不勝瞻詠拳拳之至伏惟照察

並附與丁巳冬至副使金參判　備送桑蓬

錄書略

云云燕行日記苦無信便今始拜呈而但荒陋不足
以一歷崇覽耳曾聞我東人入燕者心醉眼眩其所
見人人皆殊此固坐於眼孔之窄力量之小耳且馬
上不能隨即載錄必待夜裏歇泊後始乃追記其終
日所覆歷其不能无差爽亦固也其得失亦不逊於
沿路臨眺之下矣但山川來歷関防形勢則自以爲
看得不甚鹵莽閣下試察其所見之不謬否也但其
中所言無非觸忤於彼虜而貽禍於我東者當入其
地而以此謄諸紙墨想來猶令人不敢喘雖萬无宣
泄之慮而其在十分周愼之道恐不宜携入彼地未

知以為如何無已則伏乞閣之非披覽時則輒穿鎖
之徂勿離机邊如何却有小事仰懇以一書問程瑛
白受來茲以封上伏乞軒東到彼後命舍人丁寧傳
送勿使浮沉如何程白皆居山海関而程則间壓於
中後所未至関二日程使東所過大路耳且程乃明
道後裔而白則彼中大儒也星軺至関日招見談話
如何彼皆身胡而心華若見我人如見故國人其心
豈不可嘉邪以就拜次舍之意言于書中耳且自遼
至燕筭命之精博無出白右者邀問前途否泰恐亦
无妨耳○桑蓬録首編乃我東游山記故燕行為第

二卷與程白問荅具在經覽可以知其人之可愛矣
○渡江後漠然不知地勢故艱辛得瀋陽地圖摸入
瀋陽下而龍灣以西山海以東皆在其中渡江後以
此考之則地形大槩可以領畧矣○孤竹國眞天下
絶勝之地其時極欲描寫以来而不得至今寤寐不
能忘行中例有畫師隨去者登淸風臺坐採薇齊命
工至前指授意匠眼力所及處皆令繹思排布使山
川勝槩廟宇制度一一移載於一幅紙上當爲奇玩
如何○地用莫如車而我東不知兵車輜車之制故
平時有運輸之難亂時無陣壘之具大是欠缺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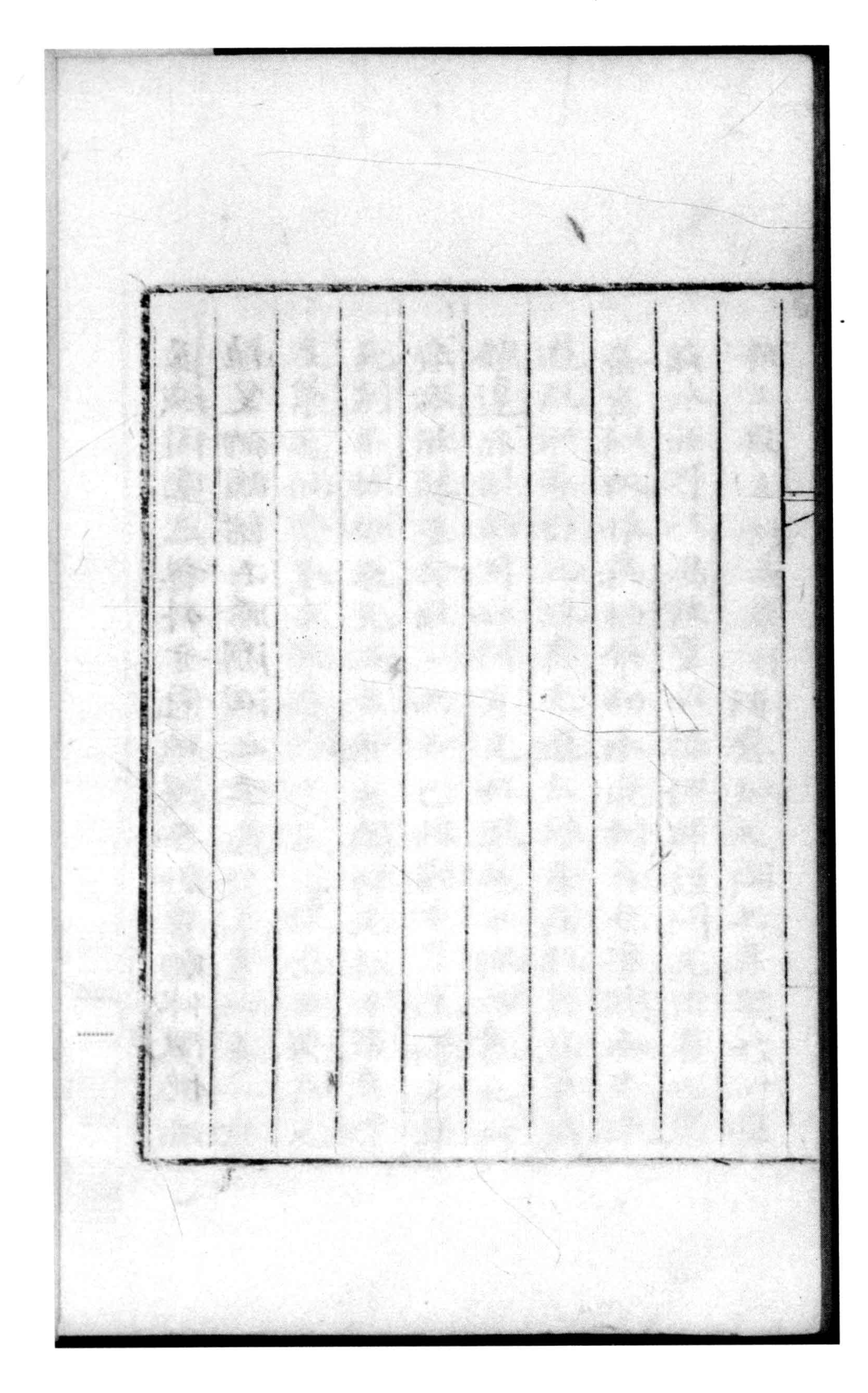
難碑用惟步艤之制尤為便詂又易於使用費省而功能頃已略陳矣誠望必得一隻而來使東人做效而遍行之則惠善而利博矣如何○日記中所欲知而未得者如臘用何支日之類望須詢問如何

又附程瑛書半段

在應嵩從家間長老聞程白抵公書函非一再而舊蹟皆散失無從可攷今於敗楮中得數寸紙即程瑛書而逸其上半截餘董二百餘字以其古跡為可貴也故聊載茲編之末云尔

缺上段未知爲幾行 消息知天倫之樂聚於一堂菽水亦可以鳴歡宦必祿仕耶謹問兄侍省下康泰寔似伏惟膺福僕幼承庭訓有意凌鵾無志遠遊既以家計之故奔走遼左雖身在敗負然事與願違亦計無可如何再兄於風塵中輒物色之此感激欣慰至今耿耿而知己相對不可復得生離死別不誠如吾兄所云耶久聞仲兄雄才富有曾及第否倘紫氣東來獲作竟夜之談當不異與兄握手促膝時也去冬底白兄適赴選京師未及與副使面話已將與僕書付閱矣謹寄聯一副以作

異域同室之想外方冠戴帽各二事聊伸微忱統
惟笑納臨楮不勝溯洄之至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